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Raymond Radiguet

Le Diable au corps Le Bal du comte d'Orgel

[法] 雷蒙·拉迪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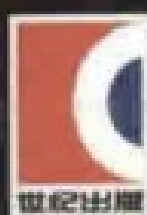
魔鬼附身

程曾厚 沈志明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DG



被誉为“本（20）世纪天才少年”的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 1903—1923）只活了短短二十年，可他天才的一生犹如明亮而短促的闪电，给后人留下了两部光芒四射的爱情名篇：《魔鬼附身》和《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已成传世杰作。

《魔鬼附身》是作者根据自己十五岁时的爱情经历写成的。小说中，十六岁的男主人公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了桃色的罗曼史，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在这一“危险的关系中”，他男子汉的本能与特点脱颖而出，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成熟与练达使人意想不到，“难道我就是魔鬼？”他自问。不，他并不是魔鬼，却有魔鬼附身。收入本书的另一名作《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讲述一个贵族青年对一位冰清玉洁的伯爵夫人的爱恋与追求，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作者“爱情总是无望、爱情总是不幸”的主题。这两部作品被日本八十多位作家评为“本（20）世纪最佳爱情小说”。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5208-9



9 787532 752089 >

定价：2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PDG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柳鸣九 主编

Raymond Radiguet

[法] 雷蒙·拉迪盖 著

Le Diable au corps
Le Bal du comte d'Orgel

魔鬼附身

程曾厚 沈志明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附身/(法)拉迪盖(Radiguet, R.)著;程曾厚,沈志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

ISBN 978-7-5327-5208-9

I. ①魔… II. ①拉…②程…③沈… III. ①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716 号

Raymond Radiguet

Le Diable au corps

Le Bal du comte d'Orgel

魔鬼附身 [法]拉迪盖 著 程曾厚 沈志明等 译

责任编辑/冯 涛 装帧设计/王小阳 韵 真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28,000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8,000 册

ISBN 978-7-5327-5208-9/I·2974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总序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总序

.....

柳鸣九

时至今日，二十世纪已经落幕十年，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版图中堪称数一数二大国的世纪文学，早已很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译介，我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惨淡经营多年，总算做成了 F·20 丛书七十种。这套书出版后，深得读书界、文化界的重视与喜爱，特别得到了文学创作界的青睐，近年来，国内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询此套书的“下落”，听说，还有不少法兰西文学之友为了搜全这套绝版书而不惜花高价去淘书……所有这些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需求。

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学品位与巨大的社会文化积累热情，决定在 F·20 丛书的基础上，推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值此“译丛”问世之际，兹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轮廓与发展，提供一个简要的勾画与说明，权作为“译丛”的总序。

首先是关于开篇问题。文学史上的“开篇”绝不可能是指最初

的一些时辰或最初几个年月，它往往以数年计、十年计，其实就是指文学的初期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开篇与前几个世纪文学的开篇颇不一样，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每个世纪文学的开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个一个世纪，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学居绝对优势地位，如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文学，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十八世纪的启蒙文学，而十九世纪也是由浪漫主义占有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优势。二十世纪文学不同，从其初期开始，就显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现实主义——自然挟十九世纪后期强大的声势，到这个世纪强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战刚过，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线》；之二，人文主义传统在法国本就根深蒂固，进入二十世纪就长出了纪德这一具有强旺生命力的参天大树，而罗曼·罗兰则实际上以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为法国文学赢得了较早的一份诺贝尔奖的荣耀；之三，现代主义的新潮继象征主义诗歌之后，也发展提升到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阿波利奈尔与克洛岱尔都是显赫的弄潮人物。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间，构成了真正百花齐放的盛况，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多源头、多元化的发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进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开局的基础上，开始呈现出了全面的繁荣。其中最令人瞩目的重大文学现象就是小说中心理现实主义质的新发展与心理现代主义的登台展现，前者的重量级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亚克，后者辉煌的创业者是普鲁斯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划时代意义，构成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第一流的实绩成就，早已获得广泛的世界声誉。而在他们之

后，继续沿着心理现代主义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丽·萨洛特，前呼后应，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脉络，而萨洛特又由于其长期以来心理小说实验的新潮性而到二战之后又被划入了“新小说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从人文主义传统中，继纪德、罗曼·罗兰之后，又陆续不断涌出一批杰出的传承者，虽然他们都基本上散发出传统人文精神的气息，但在二十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各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并以出色的文学创作丰富了这种久远但生命力极为强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经典的历史文化并有全新的体验与创见，如尤瑟纳尔，有的以新人文学者的辨析态度审视人生，如莫洛亚，有的在二十世纪人类大大开拓了空间活动的时代，抒写那种空前的“凌绝顶”的新感受，如圣爱克苏贝里，有的在宗教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对灵魂与信仰进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贝尔纳诺斯，有的在田园牧歌的旧瓶中，装进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奥诺，有的承继了卢梭主义并将“绿色崇拜”发展到了极致，如巴赞，有的对二十世纪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双重从属”、“双重依恋”、“双重游离”有了复杂表述，如特洛亚，……等等。当然，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点，往往并不止一个，不止一方面，他们前者呼，后者应，从世纪之初到世纪之末络绎不绝，颇成声势，他们都享用着人类文化天空中这一股长存的人文浩气，有力而优美地搏动着这一股浩气，而他们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们所开阔的一大片文学天空，在法国二十世纪也许算得上是较为清新、健康、纯净的天空。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要算是声势浩大、旗帜鲜明的一股潮流了，这个世纪的自然主义文学虽然没有左拉式的大家与《卢贡-马卡尔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龚古尔学院这样一个长存的组织与龚古尔文学奖这样一个持久的机制，这个组织像是把信众聚集在一起的教堂，这个机制像永远飘扬的一面旗帜，它们激励着自然主义倾向的文学不断发展并保持它在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强势的存在，从上个世纪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龚古尔文学奖的颁布一直是文学界的盛事，因此，法国二十世纪凡具有写实倾向的小说佳作，几乎很少不出自龚古尔文学奖，甚至有不止一个倾向颇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鲁斯特与马尔罗，颇显其广容性，但不可否认，写实的艺术风格仍是这一类文学最基本的特征，而时至今日，从这一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佳作名著的数量已经不胜枚举，不断有文学新秀输入其新鲜血液。“译丛”中将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是法国文学中信众最多、参与者最多的文学潮流，因为，人们对文学更为普遍的期待毕竟是认识世界、认识生活与认识人性，而且径直摹写现实也是文学中相对便捷的一条道路。

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与社会政治关系紧密的是抵抗文学与左翼文学。在三十年代后期，随着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法国就产生了反法西斯文学，马尔罗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更产生了抵抗文学。从十九世纪后期普法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人在实战中都是一败涂地，面对敌人从来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倒是在文

学中，却从不缺乏民族抵抗，这就是反映二战题材的抵抗文学，其中有些佳作在战后问世后，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或其他文学奖，如居尔蒂斯、加斯卡尔、梅尔勒莱的作品，构成法国文学的一大实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同类文学相比，要算成就较为突出了。由于从事这类作品写作的作家有些是共产党员作家或左倾作家，如阿拉贡、特丽奥莱，有的本来置身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潮流中，如居尔蒂斯，有的是并非以文学为终身事业的，如创作了抵抗文学经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维尔高尔，因而，抵抗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上的一个类别，在作家队伍的构成上，往往与其他类别存在着较多的重叠。

左翼文学是直接于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甚至具有某种程度同一性的文学，特别在二战后，这种文学依托国际上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背景，曾经显得声势特别浩大，它拥有自己的作家队伍，拥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纲领与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一时颇具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像阿拉贡这样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学领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强制束缚，这股潮流中相当长一个时期里的大量文学作品，能经受时间考验具有艺术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无几，作为这股文学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贡得到公认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后期转向，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圣周风雨录》，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又伤害了一些有才能有个性的作家，如罗歇·瓦扬与杜拉斯都曾受到开除出党的处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于前苏联一连串对东欧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国内的声望锐降，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退党，左翼文学到七八十年代已经是销声匿迹了，最后只成为了法国文学史

上最显赫一时，但却没有多少文学实业值得回味的一种文学。

从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马尔罗、萨特、加缪的相继出现与成功，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头等大事，构成了当代法兰西精神文化的辉煌，他们每一个人都具有非凡的个性魅力与厚重的文学业绩。马尔罗从个人冒险家到传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誉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题材的小说与卷帙浩繁的艺术史论著而令举世瞩目，萨特从一个书斋思想者到介入文学的作家到社会斗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论著与介入文学的作品而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了一代宗师，加缪从来既是一个严肃的思想者，也是一个长期从事过社会实践、具有坚苦卓绝品格的斗士，以其深刻大气具有悲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学的顶峰。

法国当代文学中这三个巨人，虽然各有不同的特色与风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把哲理带给了文学，或者说用文学艺术的经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亲和力的哲理。这是法国文化人的崇尚与强项，是法国文学传统中一个闪光的高峰，而这三个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远的影响，则是因为他们都紧紧把握着人类的状况、人类的存在条件、人类面对的挑战这样一系列带普遍性与根本性的问题，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启迪与召唤意义的宣示，即马尔罗的越超论，萨特的自我选择论与加缪的反抗荒诞论，对于千千万万有文化教养、爱思索的人群来说，都是一道道精神灵光。就这三个巨人的共同特点而言，似乎他们共同组成“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伟大哲人”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们各自的内容丰富，业绩厚重，足以分别构成整整三章，

人们难以想象，如果缺了这三章，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会是什么样子。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热烈的关注、研究与探讨的另一大片新奇风光，是小说艺术中的新实验，即通称的“新小说”。它基本上是二战后五十年代发轫流行的文学现象，但经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进行此种新实验的娜塔丽·萨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声势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罗伯-葛利叶、布托、娜塔丽·萨洛特与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创作业绩，到八十年代，其势头渐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时期，对于这个流派来说就足够在世界范围里造成声势、奠定地位了。由于这个流派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叙述结构上、在对人隐秘心理活动的描写方式上，都对传统的小说艺术有了极大的突破与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纪文学仍以书本与语言文字为传达工具的条件下，一切前卫的小说形式都已经运用到了极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了超前运作的空间，加以，这个小说流派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无一不有相当数量的理论文字，对小说艺术的新实验作出了深入的阐述，因此，整个这个流派也就成为欧美文艺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并且以它为基础平台之一，操演起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体系。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洛德·西蒙，标志着国际上对这个文学流派的认同与“盖棺定论”，也标志着作为一个流派的“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当然，它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辙痕是不可磨灭的，即使是在一个句号之后，仍将有零星的后继者走这条道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索莱斯的《女人们》(1983)就是一例。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最后一个具有流派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在我看来，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个人就曾明确预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法国文学不会再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流派了，本世纪的文学将以新寓言派作结”。当然，这里所说的“流派”，只不过是某种创作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二十世纪文学中愈来愈不再存在过去那种具有“结社”性质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过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一批创作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而已，其中，最为出色、最为著名的有米歇尔·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与莫狄亚诺等，而说他们有相似处，就是因为他们都力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某种哲理寓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精彩而凝练的哲理找到最贴切、最恰当的现实生活形态与艺术表现方式，他们之所以在法国上个世纪的文学中光辉四射，就在于他们以语言的艺术达到了上述两个方面完美的结合，既在思想上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强烈启迪，又在艺术上提供给人以经典文学的美感，如果说新寓言派的作家与马尔罗、萨特、加缪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上述三位哲人都致力于表述各自独特的中心哲理并力图围绕这个中心建立自己的论说体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则是致力于表现各自色彩纷呈的生活智慧与独特寓意。但不论怎样，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证明，在法国文学里一直存在一种永恒的动力，那就是对思想内涵，对隽永哲理，对精神力量的执着追求。

法兰西是一个崇尚个性自由的民族，法国文学遵奉的最高准则是追求创作个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数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艺术风格往往都发源于斯。法国文学领域从来都是各种风格纷竞自

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适于个性化发展的二十世纪，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卓尔不群、独来独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对于文学史而言，虽然总有分门别类、归纳概括的需要，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难以归类的作家为数实在很多，他们之所以难以归类就在于他们创作个性的独特与张扬，而这，倒又成为了他们的共同点，特别是他们都把自我个性，自我精神，自我状态张扬而毫无顾虑地升华为文学这样一个特色，从拉迪盖、塞利纳、柯莱特，到让·热内、杜拉斯、萨冈，哪一位的作品中不有一个极为张扬的大写特写的“我”字？这倒使我们有可能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统称为“自我个性张扬的才人”。

文学史上的任何归纳都是相对的，由于作家作品都很复杂，具有多种成分与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只一重从属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归纳、分门别类，仅仅是为了给读者提供参考，便于他们进行梳理与研究。

2010年4月

译本序

一颗早慧失落的流星

——拉迪盖的两部小说

柳鸣九

这两部小说出自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之手，《魔鬼附身》是他十七岁时在一个假期里写出来的，《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则是他十九岁时的作品。然而，这两部小说却绝非幼稚不堪的涂鸦之作，它们的成熟使人惊奇，它们的情趣与风格使人着迷，以至人们在面对法国二十世纪小说的时候，不能不重视它们的存在，而这个青年人，雷蒙·拉迪盖，在刚写完他的后一部小说《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刚出版了他的前一部小说《魔鬼附身》的同一年，就去世了，只活到了二十岁，在法国现代文学中留下了惆怅与对他未可限量的前景的猜想。

他就像是在天边出现的一颗流星，晶莹明亮，极有风致地在天空里划出一道光的轨迹，突然就殒灭了。

这颗流失了的星，似乎没有归宿，其实，它在法国文学中也属于一个星座，每当我想起拉迪盖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韩波，想起了杜雅尔丹，想起了傅尼埃。

韩波，这个十九世纪后期的绝代诗才，十五岁时就显露出惊人的诗歌才华，十七岁到十九岁写出了奠定了他不朽文学地位的《灵

光集》中所有的诗篇，从二十岁，他就永远搁笔了，并从文坛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到异域蛮荒去冒险，似乎要故意扔掷掉自己的生命。

杜雅尔丹，这个有创造性的青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创作了一部可算得上是欧洲文学中第一部意识流小说的作品《月桂树已被砍尽》，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成为了西方心理现代主义的先驱，而后，他就在各种浅尝辄止的文化游戏中虚掷自己的时日与才华了。

傅尼埃则是在二十七岁时发表了他盛誉经久不衰的小说名著《大个儿莫尔纳》，而第二年就牺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这一批出生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青年人，一个个聪慧早熟，无不在三十岁以前、有的甚至不到二十岁，就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业绩，而其高度是很多人以毕生的精力也未能达到的。他们都像流星一样，光华四射地出现在法国文学的天空，而后又很快就消失，我觉得不妨把他们称为早慧流失的星群。拉迪盖就是这个星群中的一颗。

他早熟得异乎寻常，《魔鬼附身》这部小说就是一个明证。它是根据拉迪盖自己十五岁时的爱情经历写成的，其主人公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在小说里，这个十六岁的主人公与一个有夫之妇发生了桃色的罗曼史，并且有了一个私生子，虽然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但孩子最后却顺利地归在她丈夫的名下。十六岁就当上了父亲，而且是在复杂微妙的情況下当上了父亲，遇上这种一般人生活中少有的

奇特际遇，这个少年也不由得反问自己：“有了个婴儿，却又不是我的弟弟或妹妹，难道我就这么成熟吗？”

这一“危险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可并不是一个被已婚少妇玛特诱惑而失足的受害者，即使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唐璜的话，那么他身上生来就有唐璜的影子。当他第一次与这个玛特见面时，在普通日常的谈话中，他就嗅出了这个女子可能对自己的未婚夫有所不满而感到快意，并且有意通过说谎，在某个微妙的问题上与她达成一种默契，形成“我们之间的秘密”，还能灵敏地感到自己比周围田野美景更能吸引对方的注意而自得。这种向异性渗透接近的艺术，他在小小的年纪竟无师自通，其早熟不能不使人惊奇。在他们第二次见面中，当她为自己的结婚购置家具衣被时，他又强使她违反自己与未婚夫的兴趣而根据他的喜爱去选定式样与颜色，并且为自己的胜利、为自己在玛特的婚姻生活中打下了一个无形的烙印而高兴。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早熟的性意识了，而且，他已经像一个成熟的将军考虑战略问题与征战得失那样，思考着他与玛特关系中每一个细节所具有的意义。小小年纪就已如此，骨子里多少有一股坏劲，如果按人性的善与恶两大类别加以划分，这种人性表态也许不得不划入恶的范畴，“难道我就是恶魔？”他自己也有点怀疑。不，他并不是魔鬼，但确有魔鬼附身。

早熟就是魔鬼的领域。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就是在魔鬼的唆使下偷食了智慧之果而成熟的，而人一旦脱离了混沌纯朴的状态而进入成熟期，似乎就永远不能再摆脱魔鬼的阴影了，这就成为了人性中两大基本成分中的恶。人性恶在道德领域里是最能引起骇世惊俗的效果的，其实，人性恶只是再自然不过、再合理不过的东

西，这不必归罪于基督教神话中撒旦的唆使，也不必指责哲学界人性恶论者的学说，因为很简单，从猿到人，人是猴子变的，人本来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正因为人性恶是一种自然之态，那么，人在偷食了禁果而开始变得成熟的人性启蒙的那种情态，不也有几分自然可爱之处吗？这就是拉迪盖魔鬼附身而不使人反感、倒使人喜爱的原因，这正如早熟得过分因而“乖僻邪谬”的贾宝玉招人喜爱一样。

心理上的早熟，并不等于文学上的早慧，不过，在拉迪盖身上，两者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合的，当他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他没有走上那种偏重于描述自身之外的客观现实生活的道路，而走上了偏重于展示自我的道路，于是，他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为了自我性灵的表现，自我的早熟也就转化成他在文学上的早慧，他早熟的爱情，用他自己的比喻来说，如同可以使大地丰收的毛毛雨那样，自然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光彩。

这部小说作为一种早慧的文学现象，其成就就在于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颇具魅力的自我个性，展示出这个少年在吞食了撒旦指点的禁果之后第一次性觉醒与走向成熟的复杂状态。

这个少年人无疑像《红楼梦》里的那块鲜莹明洁的顽石一样，有一股聪俊灵秀之气。他天资丰厚，在学校成绩优异，分内的那些功课，他应付起来轻而易举，他有的是剩余的充沛精力与无处可使的智力，他需要宣泄消耗自己的精力与聪明。于是，很早就常去偷吻小女孩的嘴唇，给同班的女同学写求爱信，在大战的混乱时期“趁火打劫”，为了贪玩，唯恐天下不乱，“恨不得放把火烧掉巴

黎”，一遇上奇特热闹甚至是悲惨不幸的场面，就兴奋好奇得昏倒过去，一看见别人有莽撞出格的行为，自己就不由得“喜出望外”等等。所有这些举止反应都带有儿童残余的稚气，更打上鲜明的少年人的顽性的烙印。但从这种稚气与顽性中，他的男子汉的本能与特点却脱颖而出，他见了少女就懂得如何取悦对方，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成熟与油练是使人意想不到的，他像一个有经验的男人一样，在玛特与瑞典姑娘之间作了爱情与作乐的区别，对前者的爱并不妨碍与后者的逢场作戏，在心理上竟能心安理得保持平衡；同样，他在人情世故上的洞察力也惊人地成熟了起来，他对围绕着自己与玛特的私情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家庭矛盾的理解、他对双方父母在这桩私情案上的复杂态度的观察，都是在一般少年人身上所难以见到的；他为了掩盖是他使得玛特怀有身孕的真相，而要玛特到自己丈夫那里去过一些日子的行为，更是像一个狡猾诡诈的情夫。这是就拉迪盖所描绘的处于两个不同年龄层次的临界线上的人物形象。

从这个人物形象的个性内容来说，则是对自由自在的追求。

“本能是我们的指路人”，他自己这样总结说，而顺乎本能，跟着本能走，就是他对自我的设计，甚至他这样宣称：“我是多么喜欢永远也不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当然就更不会让自己的行为通过严肃理性思考的检验与审查，更不会把自己的行为置于某种规范的束缚之下。这种精神状态就是自由自在，用今天流行的歌词来说，就是“跟着感觉走，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这种任性之所致、任情之所致的个性，就使得这个人物具有一种自由的风度与潇洒的魅力。他具有这种风致，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的玛特，何尝不是也具有这种风致？她那种追求自由自在的个

性比她的情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她要直接承受着这桩私情所引起的种种责备与难堪，她只有在更大的程度上“跟着感觉走”，才能在巨大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后退，才能那样没有保留地、毫无顾忌地、几乎带有些许奴性地深挚地爱着她的情人。拉迪盖描绘出了这一对亚当夏娃觉醒时的真实自然的人性，而且是怀着自己切身的体验与感情来进行描绘的，由此，他使自己的亚当夏娃赢得了读者的巨大同情。

拉迪盖这部带自传性质的小说，所采用的角度与方式是自我叙述。在文学史上，以“我”为叙述角度的小说，很多都是心理小说。这是一种必然性。把叙述角度确定为“我”，当然就意味着对其他观察角度与叙述角度的舍弃，实际上也就是舍弃了小说中通常有的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既能上天、也能入地的上帝式的多角度叙述的方便。也许只有最不明智的作家才会采用这种叙述方式来完成叙述某一复杂的、多方面的事物及其历史过程的任务，但是，自我叙述的角度在舍弃了上述叙事方便的同时，却又获得了一种揭示内心深处隐秘活动的方便，这种方法与上帝式的钻进人物内心的方法相比，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更为真实自然，更为似乎可信。拉迪盖的自传体小说采用这种方式是再自然不过的，由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了心理小说的性质。

心理小说中有叙事成分，叙事小说有心理描写，以至有时难以确定一部小说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别。而拉迪盖的《魔鬼附身》作为一部心理小说，虽然有相当多的叙事成分，但其中的叙事成分往往是从属于心理描写成分的。作者是根据表现心理内容的需要才叙

述事件过程的，不仅对儿时的几个互不连贯的事件的叙述是如此，而且对构成一个完整故事的爱情过程的叙述也是如此，与其说他在叙述爱情故事の詳細始末，不如说是选取了爱情过程中的某些客观情境来分析与诉说自我的心态，他对心态与感情的分析是那么关注，甚至他从来没有对女主人公的容貌作过充分的描写。而正因为这次私情一方面因其早熟而显得特殊，另一方面又因为它给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竟带来了一个私生子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微妙问题而更为特殊，这就使读者看到了不同于很多爱情心理小说的一种特定心态的披露。

从作品中的故事来看，如果说，这个未成年的“我”是过早地在干一件三十岁的男人所干的事的话，是过早地在过一种真正成年人的生活的话，那么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内容来看，则是他在于这件成年人的事的时候，却又保持着他那个年龄、甚至小于他那个年龄的天真气。既然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年龄都逃不脱天真气”，那么，他这个年龄的心态里当然就有更多的天真。他第一次与玛特亲吻就想在她身上咬出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以及他对女性乳房的渴求，都残存着婴儿的某种本能；他要弄捉奸者邻居的心理显然还带有几分顽童的习性；他在玛特面前那种心血来潮、反复无常、缺乏理性的心态，很像得宠的孩子在母亲面前的任性；他得知玛特怀孕后的惊慌、对责任的恐惧、对前途的担忧以及他不稳定的情绪、莫名其妙的烦躁，正反映了一个少年人的幼稚；他对于和玛特一道过田园生活的理想，表现出了他的天真；他与玛特在街头踟蹰虽疲惫不堪却又不敢到旅馆里开一个房间休息，甚至还给自己胆怯找借口、设置障碍的心理活动，则充分地说明了他还只不过是一

个腼腆的大毛孩子，说明了“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还有很多路要走”。在他身上，显然存在着两对矛盾，一是他的年龄与他的所作所为的矛盾，一是他的所作所为与他心态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他处于未成年与将成年的临界线上身心与行为的不平衡表现，是他处于临界线上身心的临界状态。拉迪盖从人物的这两对矛盾中发掘出了戏剧性与辩证关系，这就使他的小说的心理内容具有了深度与特色，而且，它是以拉迪盖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为基础写出来的，因而也就特别真切，格外自然。

拉迪盖从小就酷爱文学阅读，常因沉醉于文学作品而荒废了学业，其父曾经强迫他学习希腊文与拉丁文以求纠正他的偏向，但无济于事。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特别喜爱的少数几个作家中，有十七世纪的拉法耶特夫人、十九世纪的斯丹达尔与在他不久后以《追忆逝水年华》的成功而闻名于世的普鲁斯特，而这三位作家都是以心理描写见长，在法国文学史上分别代表着心理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兴趣无疑对拉迪盖文学创作的定向起了巨大的作用，他的《魔鬼附身》就其追忆往事与过去的心理感受而言，何尝不就是他自己的《追忆逝水年华》，这部小说中的“我”那种经常“观察着自己这颗涉世不深的心灵”、不断对自己的感情进行分析的习惯，几乎完全是从于连·索黑尔那里学来的，而在他的第二部小说《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中，他从拉法耶特夫人的《克莱芙王妃》那里所受到的影响则是再明显不过了。

《克莱芙王妃》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小说，是法国心理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它以十六世纪法国宫廷

中的一个三角恋爱故事为题材，通过宫廷与上流社会的日常生活，着力描绘了贵族男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心理。《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之所以是一部《克莱芙王妃》式的作品，就在于它在格局上、在基本内容上、在描绘爱情心理的方法上，无不颇为相似。

在《克莱芙王妃》中，是一对贵族夫妇之间有了一个第三者的介入，然而，这一合法婚姻出乎意料地牢固，以至始终没有形成《阿道尔夫》、《包法利夫人》与《安娜·卡列尼娜》中那样明朗的三角格局，而只是一种准三角格局。《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也是如此，主人公弗朗索瓦爱上了德·奥热尔伯爵夫人，但德·奥热尔伯爵夫妇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足够的隙缝可以容纳一个第三者，尽管伯爵夫人的心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直到小说的最后，也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朗的三角关系，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克莱芙王妃》式的准三角格局。

在基本内容上，《克莱芙王妃》所表现的其实是一个“原地踏步”、没有行动、没有结果的婚外爱情故事，如果我们是把克莱芙王妃与恋爱着她的内穆尔公爵视为真正的男女主人公的话。同样，拉迪盖的《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的基本内容，也不过是弗朗索瓦与伯爵夫人之间没有任何结果、没有完全明朗化的心心相印而已，对于弗朗索瓦这个主人公来说，这只是他一大堆仰慕、思念、情愫，只是一朵没有结果的花。要说弗朗索瓦是一个介入者是不确切的，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介入的意愿，而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他其实只是一个渗入者，只是渗入到了伯爵夫人的心头。从这种格局与基本内容，就不难看出《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和《克莱芙王妃》都不是写爱情行动与爱情情节的小说，而是写感情活动

的小说，而且这种相似的格局与基本内容，也决定了这两部小说在描写感情活动上的特点。

在《克莱芙王妃》中，男女主人公互相产生了爱慕，然而，这种感情并不可能得到发展。女主人公的守身如玉、品德高尚而又才貌双全的丈夫的存在、宫廷生活中的礼仪、贵族阶级内人际关系的准则以及侯门府第之间的距离与障碍，构成了一个个阻挡着爱情之溪的乱石堆，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只能在这些乱石堆的中间蜿蜒流淌，潺潺潜行，因此，作者对人物感情活动的描绘，就只能结合着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枝末节了。这种特点，几乎原封不动地表现在《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中，在这里，伯爵夫人生性洁雅，又具有严肃的道德情操，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平庸可厌之辈，而是巴黎上流社会中出众的风雅人士，两夫妇琴瑟和谐，情笃意浓，另一方面，男主人公弗朗索瓦又不是一个进取精神十足的顽强的介入者，倒颇有一些清高淡泊的习性，加以还有巴黎风雅上流社会交往的规范与生活环境的间隔。因此，拉迪盖严格根据人物性格与生活真实的要求，很聪明地、很有节制地从不制造情场上进退攻防的事件与戏剧性的变化，从不让他的人物的感情在爱海波涛中大起大落地沉浮，而是让他们心底油然而生的柔情爱意，在日常生活的细小事件上、在平淡无奇的交往中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这种出色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艺术就使得他的《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成为了几乎可与《克莱芙王妃》媲美的佳作，虽然，它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拉法耶特夫人的代表作还不可相提并论。

法国文学中这一群天才少年，除了都是才华横溢外，在气质特

点上也颇有相似。拉迪盖就像韩波那样，也有明显的颓废倾向，而在浮浪习性上，他又与杜雅尔丹相近。他生活放荡不羁，早熟的身体无疑要颇受断丧，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竟使他夭折于二十岁的英年。如果他不是这样过早地逝世，如果他还多有些时日致力于文学创作，我想，法国二十世纪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将另有一番光景。

目 次

1	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轮廓（总序）	柳鸣九
1	一颗早慧失落的流星（译本序）	柳鸣九
1	魔鬼附身.....	程曾厚、程干泽译
121	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	沈志明译
255	作者简介.....	肖 菲

魔鬼附身

程曾厚 程千泽 译

我很快会招来不少指责的，可我对此有什么办法呢？要是说我在大战^①爆发前就满了十二岁，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也许，这个非常时期使我产生的心神不宁，是人们在这个年龄从来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使我们不顾自己的模样去充当大人。因此，在一个即使是成年人也会感到困惑的故事里，我的行为举止还是个孩子。并不是只有我才是如此。我的同学们对这个时期留下的回忆，也会有别于他们的兄长辈的。对我已有非议的那些人，请他们设想一下，这场战争对众多小小年纪的男孩子来说，是个什么情形——四年的漫漫长假啊！

那时我们住在 F 城，靠着马恩河^②。

我的父母不大赞成男女同学间有亲密的友情。情欲在我们身上萌生，其表露还是盲目的；情欲在这种男女同学的友情中只会成熟，而不是削弱。

我从来不是一个幻想家。对比较轻信的别人来说是幻想的事，在我看来，却如同干酪之于猫一样现实，虽说有玻璃罩隔着。不过，罩子是存在的。

罩子一破，猫就抓住机会，即使打破罩子、割破手的正是它的主人们也罢。

直到十二岁，我还没有和谁调过情。只有一次是例外，为了一个叫嘉尔曼的小姑娘。我让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孩给她送去一封信，在信里向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慕之心。我斗胆这样表白爱情，是求她给我一次约会。信在早晨她上学之前交到了她手上。我早就注意到只有这个小姑娘和我相似，因为她整齐清洁，而且上学时由一个妹妹陪着，这和我由弟弟陪着上学的情形一样。我为了让这两个知情人不说出去，想象着也得要把他们配成一对。于是我以还不会写字的弟弟的名义，给福维特小姐写了封信和我的信附在一起。我把我的打算告诉了弟弟，说我们运气真好，正好碰上了两姐妹，她们和我们年龄相仿，而且她们的教名又都那么别致。我的父母很宠爱我，从不对我大声呵责；在和他们吃过午饭回校上课时，我伤心地发现，我以前并没有看错嘉尔曼的那副正经派头。

同学们刚刚在自己课桌上坐好，校长走了进来。我呢，这时正居高临下，以全班第一名优秀生的资格，蹲在教室墙上的壁橱里，拿朗读用的书籍。同学们起立。校长手里拿着一封信。我的两条腿软了，书掉了下来。我在捡书的时候，校长和老师在谈话。前几排座位上的同学已经朝我转过身来，因为他们听见低声提到我的名字。我在教室后面，满脸通红。校长终于叫我了。他对我写一封十二行字的信而没有一个错误表示祝贺，这是想把我惩罚得巧妙些，同时，又不致引起学生们不好的想法。他问我是不是自己写的，随后他请我跟他上办公室去。我根本没去。他在院子里将我训斥了一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马恩河，法国塞纳河支流。

顿。我的道德观给搅得一塌糊涂，是因为他认为，损害这个小姑娘的名誉（她的父母把我的求爱信交给了他），与偷拿一张信纸的性质同样严重。他吓唬我要把这封信送到我家里去。我恳求他千万别这样。他让了步；但对我说，他要留着这封信，只要下一次再犯，他便再也不能包庇我这种恶劣行径了。

既胆大包天，又胆小腼腆，我这样兼而有之使我家里的人捉摸不透，而且使他们上当。这像在学校里一样，我的天禀，其实是地地道道的懒惰，使大家把我当成了一名好学生。

我回到班上。老师阴阳怪气的，称我为唐璜^①。这使我好不受宠若惊，尤其因为他对我提到的一部作品的名字，是我知道而其他同学不知道的。他的一声“你好呀，唐璜”，还有我那副会意的笑样儿，使得全班对我刮目相看。大概全班早已经知道，我曾叫低班一个小孩给一位“妞儿”——就像小学生刻薄话里用的称呼——带过一封信。这小孩姓梅萨热；我选中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个姓^②。虽说如此，这个名字还是给了我信心的。

一点钟时，我还曾恳求校长什么也别告诉我父亲，可四点钟时，我却急着把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了他。并没有什么事逼我非要这么做不可。我和盘托出是出于坦率。我知道父亲是不会生气的，我毕竟为父亲能得知我的这次壮举而满心欢喜。

我如实说出了真情，而且还骄傲地补充说，校长曾答应我对此事绝对保密（就像答应一个大人似的）。父亲想弄清楚这个爱情故事

① 莫里哀喜剧和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勾引和玩弄女性为能事的纨绔子弟。

② 梅萨热（Messenger），法文意为“信使”。

是不是我彻头彻尾编造出来的。他登门来到校长家。拜访中，他顺便提到这件事，认为这是个大玩笑。“什么？”校长马上说，大吃一惊，又十分窘困。“这事他告诉您啦？他还求我别讲出来，还说否则您会要他的命的。”

他这番谎话使他得到了谅解。校长撒谎更助长了我男子汉的陶醉感。这件事，使我立刻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对我直递眼色。校长压下一肚子怨气；这个不幸的人对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一无所知：我父亲对他的做法很反感，决定让我念完这学年便把我带走。当时是六月初。我母亲不愿这件事影响我的获奖，影响我的荣誉，有心准备留待发奖以后再谈这件事。这天到了，亏得校长偏心——他隐约有点为自己说谎话的后果在担心——我作为全班唯一的学生，获得了优秀奖也可以兼得的金花冠。算计并不高明：学校为这件事损失了两名优秀生，因为该项优秀奖获得者的父亲，让他儿子退学了。

一些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是引诱别人来上当的工具。

母亲觉得我年纪太小，还不能上亨利四世中学。她的想法，是指我乘火车去上学年纪太小。我在家里待了两年，独自学习。

我要让自己尽情地快活一下，因为我能花四个小时就把功课做好，那是老同学们两天也完不成的，因此我有大半天的自由时间。我常常一个人在马恩河边散步。对这条河，我们的感情很深。妹妹们在说起塞纳河时都会说：“一条马恩河”罢了。我甚至不顾父亲的禁令，常常到他的小船上去。不过我没有划桨，心里还不敢承认是怕父亲的缘故——反正就是怕。我躺在船里看书。1913 和 1914 年

间，有两百本书在船上读完了。根本不是有人所谓的坏书，倒都是些优秀作品，即使不就思想而言，至少从价值上来讲是如此。因此，好久以后，当我到了青少年对《玫瑰丛刊》的那些书嗤之以鼻的年龄时，我却迷上它们孩子气的情趣，而本来我在这个时候是怎么也不会去读的。

消遣与学习这样交替进行，其坏处便是把我整年的时光变成了虚有其名的假期。这一来，我每天的功课是不费力气的事情。但是，尽管我学习的时间比别人少，但在他们放假的时候我倒要学习，因此，这不费力气的事情就成了一只猫终生都会拖着挂在尾巴上的软木塞；而也许，这只猫倒更喜欢在煎锅里好好吃上一个个月呢。

真正的假期快到了，我对它毫不在意，因为这对我来说，日常生活照旧。猫一直在盯着玻璃罩里的干酪。可战争来了。战争打破了玻璃罩。主人们要去敲打别的猫，这只猫可就快活了。

老实说，在法国，人人都觉得快活。孩子们腋下夹着奖品书，在各式布告前挤成一团。家家户户的惊恐不安，给不用功的学生钻了空子。

每天吃过晚饭，我们都要到离家两公里外的J车站去，看军用列车经过。我们带上风铃草花，扔给士兵。一些身穿大褂的太太，把红葡萄酒灌进军用水壶，大手大脚地撒在满地鲜花的站台上。这一切给我留下了烟花般的回忆。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葡萄酒给糟蹋掉，这么多的花儿遭了殃。我们必须在全家的窗台上都挂满彩旗。

没多久，我们就不再去J车站了。弟妹们都开始抱怨起战争

来，觉得这场仗打得太久了。战争使他们没法去海边度假。他们习惯于很迟起身，却必须6点钟就去买报纸。多可怜的消遣！但到8月20日前后^①，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又怀上了希望。大人们在饭桌上待的时间很长，他们也就不走开，留下来听父亲谈动身的事。大概交通工具会发生问题，就得骑自行车走很远的路。弟弟们和小妹开玩笑。她的自行车轮儿直径才四十公分：“我们把你一个人撂在路上吧！”妹妹抽抽搭搭地哭了。可擦车时，大家的劲头别提有多大了！谁也不懒。他们还提议给我的车修一修。天一亮他们就起身打听消息。人人都觉得奇怪，而我总算发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动机何在：骑自行车旅行！一直骑到海边呢！而且是一个比以往更远、更美丽的大海。他们恨不得放把火烧掉巴黎，好早点动身。使欧洲恐惧的事情，却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希望。

孩子们的利己主义和我们的利己主义，是否就那么不同呢？夏天在乡下，我们诅咒下雨，而农民却需要雨水。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28日爆发。

一场大灾难没有预兆就发生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奥地利的谋杀案^①，卡约^②诉讼案掀起的风暴，散发出一般令人窒息的气氛，助长了乌七八糟事情的繁衍滋生。因此，我所真正记得的战争，要比这场战争更早。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兄弟几个，时常嘲弄我们的一个邻居。这是个可笑的家伙，矮矮的个头，下巴上一撮白色山羊胡子，披一件带风帽的斗篷。他是市会议员，姓马雷肖，大家喊他马雷肖大爷。虽说我们是隔壁邻居，可我们就是不肯和他打招呼。这使他非常恼火。结果有一天，他再也耐不住了，在路上冲我们走来，对我们说：“好哇！就不和一位市议员打个招呼？”我们逃开了。打这次失礼之后，对立便公开化了。不过一位市议员又能对我们怎么样呢？弟弟们在放学回来和去上学时，总要拉拉他家的门铃，胆子比他家的狗还大——这只狗大概有我这个岁数了，用不着害怕它。

1914年7月14日^③的前一天，我去接几个弟弟时，看见马雷肖家的栅栏门前聚集了一大堆人，好不奇怪。几株修剪过的椴树，没有完全遮挡住他家花园深处的别墅。从下午两点开始，他家那个年轻女仆因为疯了，躲在屋顶上不肯下来。马雷肖一家给这件丑事吓得关上了百叶窗。这一来，因为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屋顶上的疯姑娘就更岌岌可危了。有几个人嚷嚷着，对她东家不想一点办法救下

这个不幸的姑娘而表示愤慨。她在瓦片上东倒西歪的，可又不像是喝醉了酒。我真想能一直呆在那里，可是母亲派家里的女仆来喊我们回去做功课。要是没有这种事，我也就失掉热闹的机会啦。我走开时，心里失望透了，祈求上帝，等我去车站接父亲时女仆还在屋顶上。

她还在自己待的地方，可是从巴黎来的旅客寥寥无几，而且要赶着回去吃晚饭，不愿错过庆祝舞会。他们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她望了一会儿。

尽管如此，对这个女仆来说，到这时为止还只不过是一场多少公开了的彩排而已。按照惯例，彩排应当在晚上开始，光辉夺目的彩灯会为彩排构成逼真的舞台脚灯。大街上有彩灯，花园里也有彩灯，因为马雷肖一家尽管装做人不在家，却也不敢不和地方名流一样来个灯火通明。屋顶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缓步走来走去，仿佛是在彩旗招展的轮船甲板上踱步似的。她的声音不像是人声，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温和得使人直起鸡皮疙瘩；这声音大大增添了这个罪恶之家的怪诞气氛。

小市镇的消防队员都是“志愿人员”，所以他们成天关心的不是水龙而是其它事情。这是些奶牛商，糕点商，锁匠，他们干完活儿以后才来救火——要是火还没自己熄灭的话。我们的这些消防队

①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继位王子弗朗索斯-斐迪南大公和王妃，被一波斯尼亚大学生刺死。

② 卡约(1863—1944)，法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分子怀疑他通敌，引起一场政治风暴。

③ 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

员，从战争动员一开始，还同时又是一支神秘的民防队员，从事巡逻、操练、查夜。这些好汉终于来了。他们拨开人群。

有个女人走上前来。这是马雷肖的对头，也是位市议员的妻子。她替疯姑娘打抱不平已经叽里呱啦好一阵了。她叮咛消防队长：“请你们想办法好言好语劝住她。可怜的小姑娘在这户人家要挨打，看不到一点好脸色。尤其是，要是她这样做是怕给打发回家，没有安身之地，那就告诉她，我把她接到我家里去。她的工钱我加倍。”

这种哗众取宠的好心肠在人群中效果平平。大家讨厌这位太太。人们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抓住疯姑娘。消防队员共有六人，他们攀上栅栏，围住屋子，从四面一起往上爬。可是，刚有一个队员在屋顶上露面，人群就大声喊叫起来，像是在木偶剧场里看戏的孩子们，告诉那个不幸的姑娘。

“你们闭嘴吧！”那位太太叫道。这一来，人群反而都喊起来了：“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疯姑娘听到这些喊声，抓起瓦片。有一块击中已经爬上了屋脊的一个消防队员的帽盔，其余五个人赶紧下去了。

市政府广场上的打靶摊、回转木马场和售货铺都在抱怨，一个原本应当生意兴隆的晚上，却眼睁睁见不到什么顾客。这时候，那些胆大妄为的游手好闲之徒，翻过围墙，挤在草坪上看这场围捕。疯姑娘说了一些话——我已忘了——声音中有一种深沉而无可奈何的凄凉，这是确信自己有理而大家都错了才有的凄凉。游手好闲之徒对这种场面比逛集市兴致更高，却又想兼顾两边的乐趣。因此，他们虽然担心疯姑娘在他们不在时给抓住，还是跑着去遛了一趟木

马。另外一些人要安分些，他们在椴树枝头上安下身来，仿佛在看万塞讷^①的大检阅，满足于燃放烟火，点响爆竹。

人们可以想象马雷肖夫妇的焦急不安。他们呆在自己家里，被围困在这一片响声和这一片火光里。

善心大发的太太的丈夫，那位市议员，爬上栅栏门的小墙，对这幢屋子主人的怯懦行径即席发表了一通演说。大家朝他鼓掌。

疯姑娘以为这掌声是为她鼓的，便向大家行礼，两边腋下都夹着一叠瓦片，因为每当有帽盔闪出亮光来，她都要扔上一片。她用她那可怕的声音表示谢意，谢谢大家终于理解了她的意思。我想起了某个姑娘，是当海盗船长的，她独自留在渐渐下沉的船上。

人群觉得有点乏味，便散开了。我曾想和父亲一起留下来，而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下让心头狂跳的瘾，带着她一家子又是骑木马，又是玩上下盘旋的滑车道。当然，比起弟弟们来，我觉得自己这种古怪的瘾要大得多。我喜欢我的心跳得快，跳得疯疯癫癫的。而这个场面非常具有诗意，使我更能得到满足。“你的脸色多苍白啊！”母亲已经说了。我找了个借口，说是给烟火照的。我说，是这些烟火使我的脸色发青。

“我担心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她对父亲说。

“噢，”父亲答道，“没有哪个人心更硬啦。除了给兔子剥皮，他什么都能看。”

我父亲这么说，是要让我留下来。但他知道，这种场面使我受到了震动。我感到他也是受到震动的。我要他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肩

^① 万塞讷，巴黎东部小城，有城堡及其他法国王室遗迹。

上，好看得更清楚些。事实上，我快昏过去了，两条腿再也支持不住啦。

现在只有二十来个人了。我们听见号角响了起来。这是火把游行开始了。

百十支火把突然照亮了疯姑娘，就像舞台脚灯亮过以后，镁光闪烁，在给一位新明星拍照似的。这时，她摆摆手作出告别的样子，以为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或者，只不过以为大家马上要来抓她吧，她纵身跳下屋顶，坠落时撞穿了挑棚，发出一阵可怕的爆裂声，最后，趴在了石头台阶上。直到此刻，虽然我耳朵里嗡嗡直响，心儿都快要跳出来，可我都尽量忍住了。但是，当我听到大家在喊：“她还活着”，我昏了过去，从父亲肩上跌了下来。

我醒过来后，父亲带我来到马恩河边。我们躺在草地上，没有说话，在那里待得很晚。

回来时，我觉得在栅栏门后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女仆的幽灵！这是马雷肖大爷，戴着棉布软帽，在查看损失，看他的挑棚，他的瓦片，他的草地，他的花丛，看他沾满血迹的台阶，看他已经毁了的名声。

我之所以一定要说说这个插曲，是因为它比任何别的事情能叫人更好地理解这段不平常的战争时期；现实事物的诗意比起绚丽的色彩，留给我的印象要强烈得多。

我们听到了炮声。莫城^①附近正在厮杀。据说，在离我们这儿十五公里远的拉尼附近，抓到了敌人的一些枪骑兵。我姑母讲起，她有个女友，在最初几天就逃难走了，走之前将几座挂钟和一些沙丁鱼罐头埋在自家花园里。这时我问父亲，用什么法子把我们的旧书带走，丢掉这些书对我损失太大了。

结果，就在我们准备逃难时，报纸告诉我们，不用费事了^②。

妹妹们现在常到J车站去，带上几篮送给伤兵的梨子。在这以前，她们好些美好的打算都落了空，便找了个补救的办法，也不算了不起：等她们到达J车站时，篮子里几乎都已经空啦！

我应当去上亨利四世中学了，但父亲宁可让我在乡下再留一年。这个死气沉沉的冬天里，我唯一的消遣，便是跑着去我们那个卖报纸的老板娘铺子里，一定要买到一份《词语报》。我喜欢这份报纸，它每星期六出版。这一天我起身从来没有迟过。

春天来临。我最初的放肆行为使这个春天很轻松愉快。那年春天有好几次，我借口要作募捐，穿得衣冠楚楚地满街跑，右边跟着个小姑娘。我拿捐款箱；她呢，拿着放有捐款徽章的小筐。第二次募捐一开始，同伴们就教我利用这些自由自在的日子，大家把我塞到一个小姑娘的怀里。打这开始，我们便在早上尽可能多地募集钱，中午时将捐款交给那位女慈善家。然后便去谢纳维耶尔镇的山

坡上整天淘气。我第一次交了一个朋友，我喜欢和她的妹妹一起募捐。我第一次与一个和我同样成熟的男孩子谈得投机，甚至对他秀气的相貌和放肆的举止都佩服。我们都看不起与自己一般大的孩子，这使我们更加接近。我们自认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事物，最后，我们自认只有自己才配得到女人的青睐。我们觉得自己已是男子汉了。巧得很，我们接下来也不会分手，勒内已经在上亨利四世中学，而我也将在三年级他的那个班。他原是不打算学希腊文的；他为我作出了极大的牺牲，说服他父母让他学。因此，我们以后将始终在一起。由于他没上过第一年的课，逼得他只好专门补习起来。勒内的父母给闹糊涂了，前一年，因为勒内恳求，才同意他不学希腊文。在这件事上，他们看出我良好的影响所起的作用。如果说他们对勒内的其他同学不加干涉，那么我至少是他们赞成的唯一朋友。

第一次，这年的假期没有一天对我再是苦不堪言的了。我这才明白，任何人都不能不受自己年龄的限制；我还明白，只要有人愿意关心我，方式又合自己的心意，我那种危险的自傲立刻就像冰雪一般地融化了。我们彼此都主动接近，这使我们每个人的自尊心非走不可的路缩短了一半。

开学那天，勒内当了我难能可贵的一位向导。

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什么事都成了一种乐趣；而我这个孤单单

① 莫城，法国塞纳—马恩省山城，位于马恩河畔。

② 1914年8月，德军攻入法国，9月上旬在马恩河地区与法、英联军展开大战，结果德军失败，被迫后撤。

便一步也迈不了的人，却喜欢上了那一天两次的步行，从亨利四世中学走到巴士底车站。我们再从那里乘火车。

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别的友谊，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每星期四可以淘气——和那些小姑娘一起，这是我这位朋友的父母给我们好意找来的，他们请自己儿子的男友和女儿的女友一起午后来吃点心。我们骗取她们的好感，她们借口反正是游戏，也骗取我们的

明媚宜人的季节来到了，父亲喜欢带上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远处散步。我们最喜欢去的一处地方是奥梅松，顺着勒莫布拉河往前走。这条河宽仅一米，穿过一片草地，那里长的一些花儿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见不到的，名字我已忘了。在贸然踩上去的脚下，一丛丛水田芥或是薄荷草遮没了河水发源处。这条河在春天带走成千上万朵白色的、粉红色的英国山楂花花瓣。

1917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就像我们惯常的做法那样，乘上去拉瓦雷恩的火车，再从那里步行去奥梅松。父亲告诉我，说我们在拉瓦雷恩会见到一些和蔼可亲的人，格朗吉耶一家。我是知道他们的，因为我曾在一次画展的展品目录上见到过他们女儿的名字：玛特。有一天，我曾听到父母亲说起有位格朗吉耶先生要来拜访。他来了，带着满满一纸盒这位十八岁女儿的画作。玛特在生病；她父亲大概是想叫她意外地吃惊一下，要求让她的水彩画在一次慈善画展上展出，而我母亲是这次展览的主席。这些水彩画毫无新奇之处；从画上可以感到，这是个挺用心的女学生，上图画课时伸出舌头，舐着画笔。

在拉瓦雷恩车站的站台上，格朗吉耶一家在等着我们。格朗吉耶先生和他太太大概同年，将近五十岁，但格朗吉耶太太倒像是她丈夫的姐姐。她不修边幅，矮矮的身材，使我第一眼就不喜欢她。

散步时，我无法不注意到她常常会皱起眉头，这使她额上堆满

了皱纹，而且得过上一分钟才能消退。为了让她有一切理由使我觉得讨厌，而我又不必责怪自己不公平，我倒希望她的谈吐能够俗气一些。这一点，她又使我失望了。

做父亲的样子像是个正直人。他从前当过士官，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不过玛特在哪儿呢？我想到以后散步，除了她父母做伴就没有别人了，心里真是害怕。她该乘下班车到，“还有一刻钟，”格朗吉耶太太解释道，“她没来得及准备好。她弟弟也一起到。”

火车进站时，玛特站在车厢的踏级上。“等火车停稳，”她母亲对她喊……她这样莽撞使我喜出望外。

她的裙袍，她的帽子，都很简朴，说明她并不在乎自己给陌生人的印象如何。她把手伸给一个看上去有十一岁的小男孩。这是她弟弟，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一头像是患了白化病人的头发，而且他一举一动无不表明他有病。

在路上，玛特和我打头。我父亲在后面，走在格朗吉耶夫妇中间。

我的弟弟们呢，与这位新来的羸弱的小伙伴同行，呵欠连连；他是不准奔跑的。

我恭维玛特，说她的水彩画画得好。她很谦虚地回答我说，这不过是些习作罢了。她一点也不看重这些东西。以后她会让我看画得更好的作品，一些“用单线条勾勒的装饰花卉”。我想，这是第一次见面，就不必告诉她，我觉得这些花儿什么的很可笑。

她带着帽子，看不清我。我呢，我打量着她。

“看上去您不大像您母亲呢，”我对她说。

这是对女人的一种恭维。

“有时候大家也这么对我说；不过您以后到我家里，我把妈妈年轻时的照片给您看，我真像她呢。”

这个回答使我觉得难过。我恳求上帝，别让我见到玛特在她母亲这个年纪时的模样。

我想驱走这个叫人难受的回答所引起的不快，而且我并不理解，由于玛特好在不是用我的眼光去看自己的母亲，这个回答虽说叫人难受，也只是叫我难受罢了，所以我又说：

“您这么梳头可不妥，光洁的头发会使您更好看的。”

我从来没有对哪个女人讲过这种话，心里惶恐极了。我想到我头发的样子。

“您可以去问妈妈（仿佛她需要为自己开脱似的！）平常我梳头不这么糟糕的，但是我已经迟到了，又怕赶不上第二班火车。再说，我也不想丢下帽子。”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我在想，“居然让一个男孩子和她争辩自己的发辮？”

我试图猜出她在文学上的爱好。我很高兴，她知道波德莱尔^①和魏尔仑^②，同时，我还对她喜爱波德莱尔的方式感到高兴，她的方式和我不一样，我从中看出一种反抗的味道。她的父母最后不得不接受了她的爱好。玛特怪他们接受是出于体贴。她的未婚夫在通信中，告诉她自己在读什么书；要是他向玛特推荐某些书的话，那么他同时也会不准她去读另外一些书。他就禁止她读《恶之花》^③。

①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

② 魏尔仑(1844—1896)，法国诗人。

③ 《恶之花》是波德莱尔的著名诗集，1857年出版后，曾被指控为伤风败俗。

当我得知她已定过婚，我很吃惊，也不是滋味；但又知道她对一个愣头愣脑得连波德莱尔都要害怕的大兵并不言听计从时，我又觉得很高兴。我快意地感到，这个人大概常常使玛特恼火。在最初的吃惊和不快过去之后，我又庆幸他的头脑褊狭；尤其是因为要是这位未婚夫也欣赏过《恶之花》，那我反而要担心他们将来的住所，也会像《情人之死》^①中的那种样子了。随后，我就在想，这情形对我又会怎样呢？

她的未婚夫也不准她上美术学校。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却提出要带她去，还说我常常在那里上课。但接下来我又怕自己撒的谎给戳穿，便请她不要跟我父亲提起。我说，他还不知道我是缺了体操课到“大茅屋”去上课的。因为我不愿她设想，我把上美术学校的事瞒了父母，是因为他们禁止我看到裸体女人。我很高兴，我们之间有了一个秘密，同时，我这人很腼腆，我觉得自己已在对她发号施令了。

我还为自己比田野景色更受人青睐而得意，因为我们对散步时的周围风光还一句话都没谈到呢。有时，她的父母朝她喊：“看呀，玛特，瞧你右边，谢纳维耶尔的山坡多美啊！”或者，她的弟弟走过来问她，他刚才摘到的这朵花叫什么名字。她注意到了他们的话，但漫不经心的，反正只要他们不生气就行。

我们在奥梅松的草地上坐了下来。我还很单纯，后悔自己走得太远，把事情推得这么快。“要是进行了一番少动感情、比较自然的交谈之后，”我想，“只要谈谈这个村子以往的历史，我可能会

^① 《情人之死》是《恶之花》中的一首十四行诗。

使玛特大为赞赏的，而且，还会招来她父母对我的好感呢。”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自己是有深一层的理由的，并且想，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若是谈话大大脱离了我们彼此共同的不安心情，那只会使愉快就此结束。我相信，有些严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这是真的，说来也简单，我从以后的事情中明白了这一点，因为玛特和我一样，把谈话的方向理解错了。而我，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自己向她讲了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以为自己已经对一个冷漠的人表露了自己的爱慕之心。我忘了，格朗吉耶先生和太太可以是很方便地就听到了我对他们女儿所谈的一切；而我，又怎么可以当着他们的面和她这么谈呢？

“玛特吓不住我，”我一再对自己说。这样一来，只有她父母和我父亲才妨碍我不弯下身来去吻她的脖子。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另外一个男孩在庆幸这几个煞风景的人物在场。这男孩想的是：

“好运气！我不是单独和她在一起！不然我也未必敢吻她，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

腼腆的人就是这样自欺欺人的。

我们在絮西车站乘火车回来。因为还要足足等上半小时，我们便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坐了下来。我不得不忍受格朗吉耶太太的恭维话。这些话使我感到屈辱。这是在提醒她女儿，我还只是个中学生，一年以后才通过中学会考呢。玛特想喝点石榴果汁；我也要了。就在今天早上，要是我喝石榴果汁的话，我还会认为自己丢了面子呢。我父亲对此大惑不解，他总是让人给我端开胃酒来的。我

怕他对我这般老实开玩笑。他真开了，但是话说得隐隐约约，使玛特猜不到我之所以要喝石榴果汁，是因为她怎样我也要怎样。

到达 F 城后，我们向格朗吉耶一家告别。我答应玛特，下个星期四，把一套《词语报》和《地狱一季》^①这本书带给她。

“又是一部会叫我未婚夫高兴的书！”

她笑了。

“瞧瞧，玛特！”她母亲皱起眉头说道。这种不顺从总是使她恼火。

父亲和弟弟们已经不耐烦了。管它呢！幸福是自私的啊！

^① 《地狱一季》是法国诗人韩波(1854—1891)的一部自传体散文诗。

第二天在学校，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星期天这天的经过告诉勒内——对他我是无话不谈的。我可受不了他嘲笑，我怎么没偷着吻玛特一下。另外有件事也使我奇怪：今天，我发现勒内和我那些同学差不多了。

我感到自己爱上了玛特，因此我丢掉了对勒内、对我父母、对我妹妹们的爱。

我下决心要在意志上作出努力，在我们约定会面的那一天之前不去看她。然而到星期二晚上，我再也等不下去了，总算给自己的意志薄弱找到几个借口，能在晚饭后给她把书和报纸送去。我想，玛特会把我的迫不及待看成是我爱情的证明；要是她不愿意看到，那么我会强迫她去看。

我像发疯似的，用一刻钟时间直奔她家。这时，我害怕耽误她用晚饭，便汗淋淋地在栅栏门前等了十分钟。我想，我的心这时就要停止跳动了。可是相反，心跳得更加厉害起来。我差一点就要转身回去。不过隔壁家的窗口上有个女人，几分钟前就已在好奇地望着我，想弄明白我躲躲闪闪地靠着这扇门要干什么。她使我下了决心。我拉响门铃。我走进屋子。我问女仆太太在不在家。几乎是顷刻之间，格朗吉耶太太就出现在我给带进来的小客厅里。我吓了一

跳，好像女仆就应该明白我是出于礼貌才要见“太太”，而我想见的却是“小姐”。我脸红了，仿佛此时正是凌晨 1 点钟似的，请格朗吉耶太太原谅我在这个时候打扰她，说我因为星期四不能前来，便把书和报纸给她女儿带来了。

“这太巧啦，”格朗吉耶太太对我说，“因为玛特也无法接待您。她的未婚夫获准休假，比他估计的早了半个月。他昨天刚到，玛特今晚在她未来的公婆家里吃晚饭。”

于是我走了；既然再没有机会哪天能重新见到她，我想，还是强迫自己不要再想玛特了。而这样做本身，脑子里想的就只有是她。

然而，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巴士底车站从自己那节车厢跳下来时，看见她正从另一节车厢里下来。她要跑几家商店，买各种结婚用品。我请她陪我一起走到亨利四世中学。

“对了，”她说，“明年您二年级时，我公公是你们的地理教员呢。”

她和我谈功课，我很恼火，好像我这个年纪就再也没有别的话题似的。我尖刻地回答她说，这真滑稽。

她皱了皱眉头。我想起了她亲母。

我们到了亨利四世中学。我不愿在听到这些我觉得是伤人的话之后就和她分手，便决定再过一小时，等图画课下了再去上课。使我高兴的是，玛特在这种情况下显得并不理智，她一点也没责备我，甚至可以说，好像还感谢我作了这样的牺牲。实际上根本不是。我感激她没有反过来提出陪她去买东西，而是像我把自己的时

间交给她一样，她也把自己的时间交给了我。

这时我们到了卢森堡公园。上议院大厦的大钟敲响了九点。我不想到学校去了。真是奇迹，我口袋里有钱，数目比一个中学生平常两年所拥有的还多，因为前一天我把自己的那些邮票珍品卖给了邮票交易所，就在香榭丽舍大街木偶戏剧场的后面。

谈话当中，玛特告诉我，她要在公婆家里吃午饭。于是我打定主意，要使她同意和我待在一起。钟敲9点半了。玛特吓了一跳，她还不习惯别人为她抛弃自己的学业；不过，她见到我还坐在铁椅上不动，也就没有勇气来提醒我，说我本该是坐在亨利四世中学的课椅上了。

我们始终一动不动。幸福就该是这样的吧。一只狗从水池里跳出来，抖落着身子。玛特站起身来，好像人在午睡过后，脸上还睡意蒙眬，把做的梦抖落下来。她甩动胳膊，做了几下体操动作。我看对我们的和睦相处，这是不祥之兆。

“这些椅子太硬了，”她对我说，似乎是在为自己站起身来表示歉意。

她穿着一件薄绸长袍裙，坐下来后给揉皱了。我不禁想起椅子的藤背在皮肉上压出来的花纹。

“走吧，既然您打定主意不去上课了，那就陪我上商店吧。”玛特说道，第一次点出我对她的事情不在意。

我陪她跑了好几家内衣商店，我不让她订购那些她喜欢而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粉红色的就不要。这种颜色使我讨厌，然而却是她所偏爱的颜色。

取得这些初步胜利之后，就必须使玛特做到不去公婆家吃午

饭。我并不认为，有我相陪这小小的乐趣，就会使她能对公婆说谎。我便寻找能使她下决心随我一块逃学的方法。她渴望能见识一下一家美国酒吧，但从来没有敢要求未婚夫带她去。何况，她未婚夫也没去过酒吧。我抓住这个机会。当她拒绝的时候，我显得真是失望，然而心里想着她还是会去的。半小时后，为了说服她我已是黔驴技穷，甚至无法再坚持了，只好陪她到公婆家去。我此时的心情，有如一个给判了死刑的囚犯，直到最后一刻还希望能在行刑的路上有人拔刀相救。我眼看着快走到那条街了，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突然，玛特敲敲玻璃窗，让出租汽车司机在一间邮局门前停住。

她对我说：

“等我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给婆婆，说我现在离家很远，赶不上回去了。”

几分钟后，我再也按捺不住，瞅见一个卖花女，便选了一朵又一朵的红玫瑰，让她给扎成一束。我既没有去想玛特会很高兴，也没有想她晚上还得对父母说谎，解释这些玫瑰花是哪儿来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要去美术学校的打算，今天晚上她得又一次打电话向父母说谎，还加上为玫瑰花说谎，都是对我优待有加，比起接吻来还要甜蜜。因为我虽然常吻小姑娘的嘴唇，并不觉得有多大乐趣，我忘了这是我不爱她们的缘故，所以我并不那么渴望得到玛特的嘴唇。与此同时，她如此和我默契配合，对我还是很新鲜的。

玛特走出邮局，第一次说过谎后满面春风。我把多努街上一家酒吧的地址告诉了司机。

她像个住校女学生似的，对待者的白上衣，对待者摇动银质大

口杯时的优美动作，对调成的饮料那些稀奇古怪或是富有诗意的名字都入了迷。她不时闻闻那些红玫瑰；她打算将它们画成一幅水彩画，送给我作为这一天的纪念。我要她把未婚夫的照片给我看看。我觉得他很神气。由于我已感到玛特很看重我的意见，便极尽虚情假意，说她的未婚夫长得英俊漂亮，然而说话的样子又显得并无把握，使她得出我是由于礼貌才和她这么说的印象。照我想来，这样就会在玛特心里引起混乱，甚而还会使她感激我呢。

下午，得该想一想她这次出来是为什么了。她的未婚夫——她是知道他的口味的——已把置办他们家具这件事完全托付给了她。但她母亲千方百计要跟着她。最后，玛特答应母亲不糟蹋钱，才得到允许一个人出来。她这天是准备给他们卧室挑选几件家具的。尽管我已下了决心，对玛特的任何话我都要显得不过分高兴或是不高兴，但我还是必须作出努力，才能继续以平静的脚步在大街上行走，而这时，我的步伐和我心跳的节拍已经再也对不上号了。

恪尽这次陪同玛特的义务，我觉得是件倒霉的事儿。这就得帮她挑选她和另一个男人用的房间家具！随后，我看到这又未尝不是挑选玛特和我用的房间家具。

我很快就把她的未婚夫忘到了脑后，以致走了一刻钟之后，要是有人提醒我，说这间卧室里她身边睡的将是另一个男人，我会大吃一惊的。

她的未婚夫喜欢路易十五式的家具。

玛特的俗气口味就不一样了，她大概赞成日本式的。我对这两种爱好都得斗一斗。看谁先下手为强。只要玛特一开口，估摸到她看中的是什么，我就必须和她针锋相对，其实这也未必总是我所喜

欢的。为了做出对她的想法让步的样子，这时我便可放弃一种家具，而选另一件她比较顺眼些的。

她低声嘀咕：“他可希望卧室是粉红色调的。”她甚至都不敢向我承认自己的爱好，而说成是她未婚夫的意思。我估计，过上几天我们就会一起来打趣这些爱好了。

然而，我并不完全理解这种软弱。“要是她不爱我，”我想，“她凭什么要对我让步，要牺牲她自己的、也牺牲那个年轻人的爱好来满足我呢？”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大概最起码的道理也会告诉我，玛特在爱我呢。然而我肯定，情况相反。

玛特曾对我说：“至少，我们给他买粉红色墙布料得了。”——“给他买得了”！只要有这句话，我觉得自己几乎要就此罢手了。可是，“给他买粉红墙布料得了”就等于放弃一切。我向玛特指出，这种粉红色墙壁会破坏“我们已经选好的”简朴家具的效果。我又对争吵作了让步，劝她叫人用石灰来刷她卧室的墙壁。

这是致命的打击。整整一天，她都给胡搅蛮缠得要命，只好毫无抵抗地接受这个打击。她只是满足于对我说：“可不是，您说得对。”

令人劳累不堪的这一天结束时，我对自己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我通过一件一件家具，成功地把这场爱情的婚姻，或者不如说是轻率爱情的婚姻，变成一场理智的婚姻，又算什么理智的婚姻啊！因为其中并无理智可言，每个人在对方身上看到的，只是爱情的婚姻所具有的种种好处。

这天晚上，她在和我分手时，非但没有打算从此拒纳我的意见，反而请求我以后几天再帮她挑选别的家具。我答应了她，但条

件是要她发誓，永远不要把这些事告诉她未婚夫，因为要是他爱玛特，那么到头来能使他接受这些家具的唯一理由，便是想到这一切都出自她的手，出自她的心愿，这心愿会成为他们两人共同的心愿。

回到家的时候，我以为从父亲的目光中看到，他已经知道了我逃学的事。当然，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

“就这样吧！雅克会习惯这间卧室的。”玛特这样说过。我睡觉时一再在想，要是她在入睡前想到自己的婚事，那么今天晚上，她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就应当和以往大不相同了。对我来说，不管这首田园诗的结局如何，我对她的那位雅克已经预先报复过了。我想到了新婚之夜——在那间兴味索然的卧室里，在“我的”卧室里！

第二天早上，我在街上等候邮差，他应当送来一份旷课通知书。我接到通知书，塞进了口袋，而把其余的信件丢进我们栅栏门上的信箱。手法简单之至，大可经常一用。

我以为，缺课一事说明我爱上了玛特。我想错了。玛特不过是我那天逃学的借口罢了。其证明是，我在玛特陪伴下尝到了逍遥自在的乐趣后，便想要独自来品味这份快活，还要培养几名门徒。逍遥自在很快使我像吸毒似的上了瘾。

学年快结束了，我毫不害怕地看到，我荒废了学业，还是不会受到惩罚；我倒希望能给学校开除，最后作为一场悲剧了结这段时期。

当我们生活中魂牵梦萦老是转着那几个念头，而且，如果我们热切地想得到某种东西，眼中所见便老是只有这种东西时，是不会再去注意到自己欲望的罪过的。不用说，我并不是有意要让我父亲

伤心；然而我希望得到的东西却可能会给他造成最大的痛苦。本来我就一直觉得上课是件头痛的事。又是玛特，又是逍遥自在，最后使我感到上课已经无法忍受了。我完全明白，现在我不那么喜欢勒内的原因，只不过是他会使我想起有关学校的什么事情。我感到痛苦；想到明年我就会与我那些愚蠢可笑的同学为伍，这种担心甚至使我连身体也感到病恹恹的了。

勒内也算倒霉，我的不端品性都有他的分。因此，当他笨嘴笨舌地告诉我，说他已给亨利四世中学开除时，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给开除了。这事可得告诉父亲，因为在学监的信送达之前——这封信太重要，不能偷走——由我自己先告诉他，他会感谢我的。

这是个星期三。第二天是假日，我等父亲去了巴黎，好把这事先告诉母亲。想到她这个家以后会有四天心神不宁的日子，这比消息本身还要叫她提心吊胆。接着我就到马恩河去了，玛特说过她也许会在那儿和我见面。她不在河边。这是个运气。否则我的爱情会从这次会面中汲取错误的力量，我也许会和父亲对抗的。空虚、忧郁的一天过完后，来了场暴风雨。我回来时，垂头丧气，也正该如此。我回到家里，时间比我知道的平常父亲到家的时间稍迟一些。那他是“知道”啦。我在花园里转来转去，等着父亲叫我去。妹妹们一声不响地在做游戏。她们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弟弟给这场暴风雨弄得六神不安的，叫我到父亲房间去；他已睡下了。

大喊大叫，威胁恐吓，反而会使我反抗。但情形更糟。父亲一言不发；随后，他毫不动火，开口问我，声音甚至比平时还要温和：

“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像一窝蜜蜂似的在我脑袋里嗡嗡作响。面对任何意志力量，我本来也会有我的意志力量，哪怕微不足道也罢，去进行对抗。可是面对这般亲切温和，我就只想俯首帖耳了。

“你叫我怎样就怎样。”

“不，别再撒谎了。我总是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以后还是这样。也许，你是存心要让我对此感到后悔吧。”

在年轻气盛的时代，我们就像女人一样，过分倾向于相信泪水会补偿一切的。父亲甚至连哭都不要我哭。面对他的宽宏大量，我为现在、为将来而感到羞耻。因为我觉得无论对他讲什么，我都是在撒谎。我想：“除非这谎话在给他带来新的痛苦之前能使他振奋。”或者，要不就算了，我依然想对自己撒谎。我想做的事，是要从事一项工作，它未必比散步辛苦，而且在我思想上，它要和散步一样，能使我自由自在地片刻不离玛特。我假装说我想画画，但一直没敢提这件事。对此，父亲仍然不加反对，条件是我要在家里要继续学习，学习本来应当在学校里学的内容；画画可以听便。

在相互间的关系还不巩固时，要对一个人断念，失约一次便可做到。由于我对玛特老是想啊想啊，对她反而想得越来越少了。我的思想在起作用，和我们的眼睛对房间里糊墙纸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由于眼睛见到的尽是糊墙纸，对糊墙纸反而视而不见了。

真是难以置信！我甚至喜欢起学习来了。我没有像我所害怕的那样撒谎。

当来自外界的某件事使我又比较强烈地想起玛特时，我对她的思念里并没有爱情，而是一份伤感，那是我为本来可以办成的事所有的伤感。“算啦！”我对自己说，“要不那就太美啦。既要床挑拣，又要睡在床上，那是做不到的。”

有件事使我父亲觉得奇怪：没有收到学监的信。他为此事第一次对我发了脾气，以为是我偷走了信，接着凭空告诉他这件事，就这样得到了他的原谅。事实上，并没有这封信。我以为自己给学校开除了，可我弄错了。所以，我们在开始放假时收到校长的一封信，父亲便莫名其妙了。

校长询问我是否病了，下学年是否注册。

最后能使父亲感到满意，这快乐多少填补了我此刻感情上的空虚。因为，如果说我认为自己不再爱玛特的话，那么，至少我还认为她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值得我爱的人。这说明，我依然在爱她。

正当我处于这样的心情中时，在 11 月底，即在接到她的结婚请帖之后一个月，我回家时看到玛特的一封邀请信。信是这样开始的：“我对您的沉默毫不理解。为什么不来看我？也许您忘了，我的家具还是您挑选的呢？……”

玛特住在 J 城，她家的那条街一直通到马恩河边。每边人行道上最多只有十二幢左右的别墅。她住的那幢非常之大，使我感到惊讶。实际上，玛特只住楼上，房东一家和一对老年夫妇分住楼下。

我下午到这里来用点心的时候，天已经入夜。只有一扇窗户，由于没有人在，炉火的火光一清二楚。看到这扇窗户给波浪般或大或小的火舌照得通亮，我还以为是开始失火了呢。花园的铁门虚掩着。如此疏忽真使我感到奇怪。我寻找门铃，却找不到。最后，我踏上三级台阶，一边决定去敲楼下右边的玻璃窗，我听到这些窗后有人在说话。一位老太太开了门。我问她拉孔布太太（这是玛特婚后的姓）住哪儿。“楼上。”我摸黑上了楼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心里怕得要命，唯恐有什么倒霉事临头。我举手敲门。给我开门的正是玛特。我差点要扑上她的脖子，如同那些虽然萍水相逢，却在

海船沉没后都死里逃生的人一样。我真要扑上去她是会莫名其妙的。大概她看出了我惊慌失措的样子，因为我问她的第一句话便是怎么会“有火”。

“因为要等您，我在客厅的壁炉里烧了油橄榄柴，借火光读书来着。”

我走进她用作客厅的小房间。里面没有什么占地方的家具。那些帷幔，还有那些软得有如兽皮的大地毯，使房间小得看起来像个盒子。这时我既高兴，又难过，有如一位剧作家，在他看到上演自己的作品时，过晚地发现有一些错误。

玛特重又顺着壁炉躺了下来，拨弄着火炭，留心不让有黑块混在炉灰里。

“您大概不喜欢油橄榄树的气味吧？是我公婆叫人从他们南方的一块地里送来给我用的。”

玛特在这间是我的作品的房间里，像是在对出自她笔下的一个细节表示歉意。也许这加上的一笔会毁了一个她未必理解的整体。

恰恰相反。这炉火使我非常愉快。同样使我愉快的，是看到她像我一样，等着把身子一边烤得暖暖的，就转到另一边去。我觉得，在这种粗犷的火光中，她那宁静而严肃的面孔从未显得这么美过。火光没有分散到房间的角角落落，才保持了它的全部力量。只要一离开这火光，便是黑夜，便会撞上家具的。

玛特不知道何谓淘气顽皮。她在活跃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庄重。

我的思想在她身边一点一点地麻木了。我觉得她变了样。这是因为，既然我此时肯定不再爱她，我又开始爱起她来。我感到自己无从考虑，无法搞点鬼把戏，就是到这天为止，此时此刻也是这样，我认为对爱情是不可或缺的那种一切，我都无法做到。突然，我觉得自己变好了。换了任何别的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早已使他看得一清二楚。我没有看到我爱上了玛特。相反，我从中看到的证据，是我的爱情已经死亡，将由一种美好的友情取而代之。进一步展望这种友情，我就认为：另外别的感情会是多么罪过，会损害爱她的男人，她是应当属于这个人的，而他又无法见到她。

不过，别的事情其实也能使我明白自己真正的感情。几个月以前，当我遇到玛特的时候，我那所谓的爱情并不妨碍我对她作出评价，对她认为是美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都很丑，对她讲的话我认为大部分都很幼稚。今天，如果我的想法和她不一样，我就怪自己不好。先是我粗鲁的欲望欺骗了我，现在是一种甜蜜的更为深沉的感情在欺骗我。对自己原先非要做到的事情，我感到再也无能为力。我开始尊重玛特，因为，我开始爱她了。

我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我甚至都没有想到请她让我看看她的卧室，更没有想到问问她，雅克对我们的家具看法如何。我别无所求，只要这种天长地久的未婚关系。我们的身子靠着壁炉躺下，她碰到我，我碰到她。我一动也不敢动，唯恐动一下就会把幸福赶跑。

可玛特呢，她在品味着同样的欢乐，却以为只是她独自在品味。她把我懒洋洋的幸福看成是无动于衷。她想我并不爱她，所以她以为，要是她任其自然不能使我对她感到眷恋，那我很快就会厌

倦这间静默的客厅的。

我们彼此一言不发。我看这是幸福的证明。

我感到自己和玛特贴得那么近，确信我们同时在想着同样的事情，确信要是和她说话，对我似乎本来就是件不近情理的事，这就像一个人独处时，却在大声说话那样。这样默不出声使姑娘难受极了。聪明的做法，本来可以是由我使用和讲话或者动作一样俗气的沟通方式，同时又为实在没有巧妙的办法而难过。

玛特见到我日甚一日地沉浸在这种甜蜜的无言之中，以为我的心情是日甚一日地烦闷。为了能让我消烦解闷，她作好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准备。

她喜欢解开头发睡在炉火旁边。或者不如说，是我以为她在睡。她睡觉是种掩饰，好将胳膊搂住我的脖子，等她一醒过来，眼里湿漉漉的，又告诉我她刚刚做了一个伤心的梦。她从来不愿给我讲她的梦。我利用她假睡，闻闻她的头发，她的脖子，她那滚烫的面颊，一一轻微地碰一碰，以免她醒过来。这种种亲热表示，并不如别人以为的那样，是爱情中无足轻重的零钱，相反，是难能可贵的财富，通常只有激情才能追求得到。我呢，我相信就我的友谊来说，这种亲热表示是允许的。然而，对于唯有爱情才能使我们对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权利，我开始认真地感到绝望了。我想，我会放弃爱情的，可是我永远不会放弃对玛特没有任何一点权利。为了拥有这种权利，我甚至下定决心要发生关系，同时又觉得这样不妙。我想得到玛特，但是不理解这一点。

她这样睡觉时，把头搁在我的一条胳膊上，于是我向她俯下

身，想看看她靠近熊熊火光的脸颊。这是在玩火。有一天我的脸靠得太近，但是并没有碰到她的脸，这时我像一枚铁针，它超出禁区一毫米，马上被磁铁吸住。这是磁铁的过错，还是铁针的过错呢？正是这样，我感到我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她依然闭着眼睛，但是显而易见，不像是睡着的人。我吻了她，为自己的胆大妄为感到吃惊，而实际上，当我靠近她的脸时，是她把我的头捧到她的嘴上。她两只手钩住了我的脖子，即使是海上遇难，这两只手也不会这么死命地抱住我的。而我不明白，她是想要我救她呢，还是要我和她一起同归于尽。

现在，她已坐了起来。她把我的头抱在她膝盖上，抚摸着我的头发，一再温柔地对我说：“你该走了，以后不该再来了。”我不敢用“你”字称呼她。当我无法再默不作声时，又要说些什么，我费了好长时间字斟句酌，以免和她说话太直。这是因为，如果说我不能对她用“你”字，那么用“您”来称呼她我就觉得更加办不到了。我脸上的泪水滚烫滚烫的，我一直在想，要是有一滴落在玛特的手上，我会始终期待着她发出一声惊呼的。我恨自己破坏了欢乐，心想我把嘴唇压在她的嘴唇上真傻，而忘记了是她吻我的。“你该走了，以后不该再来了。”我的泪水中愤怒与痛苦交织在一起。同样情况，狼给逮住后，它的狂怒给自己造成的不幸，并不下于陷阱。要是我当时开口讲话，那么这一定是为了辱骂玛特。我的沉默使她不安；她在沉默中看到了屈从。“既然为时已晚，”我也许有远见而又不公正的态度使她想道，“不管怎么说，我的爱和他的痛苦是一般大啊。”在这场激情中，我全身颤抖，牙齿咬得直响。在我与童年告别的真正痛苦中，又加上了一些稚气的情绪。我成了不愿离

场的观众，因为戏的结局使观众不快。我对她说：“我不会走的。您嘲弄了我，我再也不想见到您了。”

原因是，如果我不想回父母家去的话，我同样也不想再见到玛特。我要是把她从她家里赶走多好！

她呜呜咽咽哭了。“你真是个孩子。你不明白，我叫你走，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怀着恨意对她说，我明白得很，她有义务，她的丈夫在打仗。

她摇摇头。“遇到你之前，我感到幸福，我以为我是爱我未婚夫的。我原谅他对我不大理解。正是你使我明白了我并不爱他。我的义务不是你所想的那种义务；这义务不是别对我丈夫撒谎，而是不要对你撒谎。你走吧，别以为我心眼儿坏；你很快就会忘掉我的。可我不愿意给你一生造成痛苦。我在哭，因为对你来说，我太老了！”

这几句情话幼稚得很崇高。不论我以后会体验到什么激情，见到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因为觉得自己太老而哭泣，当时这种喜出望外的激动是再也不可能有了。

初吻的滋味，犹如第一次尝到的水果，是使我失望的。使我们获得最大快乐的，不是在于新鲜感，而是在于乐此而不疲。几分钟后，我不仅习惯了玛特的嘴，而且再也离不开她的嘴。偏偏在这个时候，她说起以后永远不让我亲嘴。

那天晚上，玛特把我一直送回家。为了感到和她靠得更近些，

我蜷缩在斗篷里，搂住她的腰。她不再说我们不该再见面了；相反，她想到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分手，心里很难过。她让我对她起誓，还说了不计其数的傻话。

到了我父母家的门口，我不愿让玛特一个人回去，又陪她一直走到她家里。很可能这种孩子气的举动永远也不会完结，因为她还要陪着我。我同意了，条件是她在半路就回去。

我迟了半个小时回家吃晚饭。这还是第一次。我把迟到的原因归之于火车。父亲装做相信了。

我心上什么压力也没有了。我在街上走路时，犹如在自己梦里一般，轻而松之。

到此为止，我作为孩子孜孜以求所想得到的一切，都应该死心了。另一方面，感激的心情使我对交给我的玩具分外宠爱。对一个孩子来说，一件自己送上门来的玩具该有多大的魅力啊！激情使我如痴如醉。玛特是我的；这不是我说的，是她说的。我能够随心所欲地摸她的脸，吻她的眼睛和手臂，给她穿衣，使她毁坏。我狂热的时候，在她皮肤裸露的地方咬上一口，好让她母亲猜疑到她有了情人。我真想能在她身上咬出我名字的首字母来。我这孩子气的野蛮行径，再现了文身的古老意义。玛特说：“好，你咬吧，在我身上留下标记来，我愿意人人都知道。”

我当时要是想吻吻她的乳房就好了。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要求，心想，她会像她的嘴唇一样自己奉献出来的。几天以后，我又乐此不疲于得到她的嘴唇，不再去想别的乐趣了。

我们就着壁炉的火光一起读书，她常常把一些信扔进壁炉，这是她丈夫每天从前线给她寄来的。我从他信里的不安中猜出，玛特的信越来越冷淡，也越来越少了。我看着这些信熊熊燃烧起来时很不自在。信纸使火旺盛了一刹那。归根到底，是我害怕把事情看得太清楚。

现在玛特常常问我，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我就真的爱上了她，并且责备我没有在她结婚以前对她讲。她说否则她就不会结婚了；因为，如果说她在订婚初期还对雅克说得上有爱情的话，那么由于战争的过错，订婚的时期拖得太长，已经一点一点地从她心中把这爱情抹去了。她嫁给雅克时，已经不再爱他了。她希望雅克得到的这十五天假期，也许能改变她的感情。

他为人呆板，有爱情的人总是使没有爱情的人感到讨厌；而雅克对她爱得越来越深。他的来信出自一个感到痛苦的人之手，可他把玛特看得太高，无法相信她会不忠。因此他只怪自己，只是请求她解释他怎么得罪她了：“我觉得在你身边时非常粗鲁，我感到我的每一句话都使你不快。”玛特只是回答说，他搞错了，她对他毫不责怪。

当时是3月初。春天早早地来了。她不陪我上巴黎去的那些日子，光身穿着一件浴衣，等着我下美术课回来，躺在壁炉前面，炉

里总是燃烧着她公婆的油橄榄柴。她曾请他们再送一些柴来。我不知道是什么胆怯使我畏缩不前。要不就是面对自己从未经验过的事而感到的胆怯。我想起了达佛尼斯^①。这里，是克洛厄得到了一些教导，而达佛尼斯却不敢请她把这些教导传授给自己。事实上，我不是把玛特看成是一位童贞女，在她新婚的最初半个月把身子给了一位陌生人，被他多次暴力占有过吗？

晚上，我独自躺在床上，呼唤着玛特。我这个自以为是男子汉的人，抱怨自己没有男子汉的气概，能使她最终成为自己的情妇。每天，我在上她家里去时，我都下了决心：她不成为我情妇就不出门。

1918年3月，在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她请求我别生气，送了我一件浴衣作礼物，和她的那件差不多，并且希望见到我在她家里穿起来。我兴奋之余，几乎就要使文字游戏^②弄假成真，我可从来没玩过文字游戏。我这浴衣就是借口！因为我觉得，直到此时束缚住我欲望的，是怕遭到奚落，是在她没穿衣服的时候感到自己却衣冠端正。起初，我想就在当天穿上这件浴衣。随后我脸红了，也明白了她礼物中所包含的责备。

① 古希腊小说家龙各斯的田园小说《达佛尼斯与克洛厄》中的男牧童。小说叙述一对纯朴的少男少女相爱的故事。

② 原句“希望见到我在她家里穿起来”中的“穿”，法语为 *mettre*，与“主人”(*maître*)一词读音相同，因此原句也可理解为“希望见到我是她家里的主人”。

从我们相爱一开始，玛特就给了我一把她家的钥匙。这样，要是她正好到城里去，我就不必在花园里等她。我完全可以把这把钥匙用得聪明一些。这是个星期六。我离开玛特时，答应在第二天来和她一起吃午饭。但我打定主意，尽可能早地晚上就去。

吃晚饭时，我告诉父母，说第二天要和勒内一起去塞纳尔森林远足。为此我应该在早上5点钟动身。这时全家都还在睡觉，不会有谁知道我离家出发的时间和我是不是在外面过的夜。

我这打算刚说给母亲听，她马上就要亲自准备满满一篮子路上吃的食物。我沮丧极了，这篮子把我此举的浪漫的情调和壮丽的色彩都给毁了。我事先就在品尝着我走进玛特房间时她那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现在我想象得出，当她看到这位迷人王子出现时，胳膊上挎了一只家庭主妇的篮子，她会哈哈大笑的。我告诉母亲，说勒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是枉然，她什么也不愿意听。再拗下去，只会引起怀疑。

对一些人造成痛苦的事，可能会给另一些人带来幸福。正当母亲在塞满篮子，使我的第一个爱情之夜事先就大煞风景，我看见弟弟们眼里馋涎欲滴的样子。我真想偷偷把这一篮子送给他们；可是，他们一旦统统吃光，就会冒挨一顿揍的危险，把什么都讲出来，好幸灾乐祸地看我倒霉。

我只有认命了，看来，任何躲避办法都不十分可靠。

我向自己保证过，不到半夜肯定父母睡着了，我决不动身。我试着看看书。但当市政厅敲响 10 点，而且我父母已经躺下有一会儿了，我便等不下去了。他们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我没穿上高帮皮鞋，以便翻墙时尽可能不出一点声音。我一手拎着鞋子，一手提着篮子，里面瓶瓶罐罐的大意不得。我小心翼翼打开厨房的小边门。天在下雨。太好啦！雨会盖住声音。当我瞥见父母亲房间里的灯还未熄灭，我几乎要重新上床睡觉了。可我上了路。不让高帮皮鞋出声已经办不到了，天在下雨，我只好穿上皮鞋。接下来，我得翻墙，免得晃动栅栏门上的铃。我走近围墙，有张花园里的椅子靠在墙上，这是我晚饭后有意放在那里的，便于我逃跑。墙脊上铺有瓦片。下了雨瓦片滑溜溜的。我吊上围墙时，一片瓦掉了下来。我恐慌极了，这使瓦片下落的声音增大了十倍。现在，应当跳到街上去了。我用牙齿咬住篮子，落在一个水洼里。足足有一刻钟的功夫，我站在那里，抬头望着父母亲的那间窗户，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所发觉，有什么动静。窗口依然一片漆黑。我安全了！

我沿着马恩河走，可以一直走到玛特的家。我打算把篮子藏在一簇矮树丛里，第二天再来取。战争期间，这种事很危险。事实上，在唯一处长有矮树丛而且能够藏住篮子的地方，就站有一个哨兵，守卫着 J 城的大桥……我迟疑了好久，脸色比一个放炸药包的人还要苍白。最后，我还是把食品藏了起来。

玛特家的栅栏门关着。我取出大家总是放在信箱里的钥匙。我踮起脚尖穿过小花园，然后登上台阶。上楼前，我还脱下了高帮皮鞋。

玛特非常爱激动！当她看到我走进房间时，说不定会晕过去

的。我在颤抖；我找不到锁孔。终于，我慢慢地转动着钥匙，免得惊醒任何人。我在前厅被挂伞的架子绊了一下。我害怕把门铃当成闸刀。我摸索着一直走到了卧室。我停下脚步，又想逃开了。玛特也许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也许，我会突然知道她欺骗我，发现她正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我开了门。我的声音低低的：

“玛特？”

她应声道：

“你把我吓成这样，就不能明天早上来吗？那么说，你的假期提前了一个星期？”

她把我当作雅克了！

要是说我看到了她会以什么态度来迎接雅克，那么我同时也明白了她已经向我隐瞒了一些事情。这么说，雅克一个星期后要来了！

我打开灯。她一直对着墙。只要说声“是我”就行了，可是，我没有说。我搂住她的脖子。

“你脸上这么湿，擦一擦吧。”

说着，她转过身来，一声惊呼。

刹那间，她的态度变了，也无需了解我半夜光临的原因：

“我的好人儿，你要生病的！快脱掉衣服。”

她跑过去重新生上客厅的炉火。回到卧室，她见我并没有动弹，便说：

“要我帮你忙吗？”

我，我最害怕的正是必须脱下衣服的这一刻，我预见到解下衣

服时的那副尴尬样子，我真要祝福这场雨，得以使她叫脱衣解带具有了母亲般关怀的意义。可玛特又来来回回地到厨房去，看看给我掺了糖水的烧酒有没有热。最后，她看到我脱得光光的在床上，半裹着鸭绒被，便呵责我说，脱光了衣服待着是发疯了，得用花露水擦我的身子。

随后，玛特打开衣橱，丢给我一件睡衣。“大概正合我大小。” 雅克的睡衣！我想到这个大兵要来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刚才玛特以为是他。

我在床上。玛特也上来了。我要她把灯熄掉，因为即使是在她怀里，我也对自己的胆怯没有信心。黑暗会给我勇气的。玛特柔声答道：

“不，我要看你睡着。”

听到这句体贴入微的话，我感到有点不自在。我从中看到这个女人令人感动的温情。她豁出一切要成为我的情妇；由于摸不透我这种病态的羞怯，还是同意让我在她的身边入睡。四个月来，我说是爱她，却没有把男人们非常慷慨的、而且往往用以代替他们爱情的证明给予她。我硬是把灯熄了。

我又感到了刚才走进玛特房间之前的那种心神不宁。不过，就像在房门前的等待一样，枕席前的等待时间也不可能是很长的。此外，我想象中决心要达到充分的销魂，结果怎么也无法达到。这也是第一次，害怕自己和当丈夫的情况相同，害怕我们交欢的最初时刻给玛特留下糟糕的回忆。

她比我更兴奋。我们彼此从拥抱中松开的那一刻，还有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大大抵消了我的局促不安。

她的面容变样了。我甚至奇怪，她脸庞的周围确确实实出现了宗教画上的那种光轮，可我怎么也摸不着。

我摆脱了恐惧之后，别的恐惧又来了。

这是因为，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胆怯直到此时不敢作出的举动，有着多大的威力；我害怕玛特之属于她的丈夫，比她自己说的要更深。

由于我无法理解我第一次品尝到的东西，我是以后才一天比一天更多地体验到交欢的乐趣。

这期间，不真实的快乐给我带来了一种男人的真正的痛苦：嫉妒。

我怨恨玛特，因为我从她感激的脸上明白了肉体结合的全部价值。我诅咒先于我唤醒了她肉体的那个男人。我在想，以前我把玛特当作处女真是愚蠢。换一个时代，如果希望她丈夫死掉，那其实是孩子气的异想天开；然而，这个心愿现在变得和假如由我自己杀人几乎同样地罪过。我新生的幸福归功于战争；我期待着这幸福的圆满发展。我期望战争会为我的仇恨服务，如同一个陌生人代我犯罪。

此刻，我们都哭了；这是幸福的过错啊。玛特责怪我没有阻止她结婚。“可是那样的话，我还会躺在这张我自己挑选的床上吗？她会住在她父母家里；我们将无法相会。她就永远不会属于雅克，可是也不会属于我。没有雅克，她无法比较，说不定还会后悔，人心不足呢。我不恨雅克了，我恨的是这个事实，即确信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个我们在欺骗的男人。可我太爱玛特了，看不出我们的幸福是有罪的。”

我们都为自己是几乎一无所有的两个孩子而哭泣。把玛特抢走，和她私奔！由于她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我，这么做等于把她从我身边抢走，因为大人会把我们分隔开的。我们已考虑到战争的结束，战争结束也就是我们爱情的结束。我们明白这一点；玛特徒然地向我发誓，说她会抛弃一切，跟着我。我这人天性不适宜反抗，要是我换成玛特，我无法想象这种不顾一切的决裂。玛特向我解释，她为什么觉得自己太老。十五年以后，生活对我还只是开始，会有女人爱上我的，她们那时的年龄和她现在一样。“我只能痛苦，”她又说，“要是你离开我，我会因此而死；要是你留下不走，这是出于软弱，看到你牺牲自己的幸福，我又会难过的。”

虽说我很气愤，我还是怪自己没有充分表现出对此毫不相信的样子。但玛特只求有相反的结论说服她，我最牵强附会的道理在她看来都是好的。她回答说：“是啊，我没想到这些。我确实感到，你不是在说谎。”面对玛特的担心，我感到对自己不那么有信心，因而我的安慰是软弱无力的。我似乎是出于礼貌才使她认识到想错了。我一再对她说：“不，不，你疯啦。”唉！我过于迷恋青春，不会不想到，待她韶华时光已尽而我锦瑟年华初开的这一天，我是会离开她的。

虽然在我看来我的爱情已经定型，但它依然处于初创状态。只要碰上一点点障碍，它就会受到削弱。

所以，那天夜里我们心灵干下的蠢事，比起我们肉体的蠢事更使我们感到疲劳。这一方面的蠢事好像把我们从另一方面的蠢事里摆脱出来。事实上，这些蠢事使我们晕头转向。好些公鸡在叫。它

们整夜都在叫。我发现，说公鸡日出而啼是种富有诗意的谎话。这并不叫人惊奇。我这年岁是不知失眠为何物的。玛特也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惊讶极了，说明这只能是第一次。她无法理解我紧紧搂住她时所花的力气，因为她的惊讶给我证明：她还没有和雅克过上一个不眠之夜。

我的忧虑使我把我们的爱情看成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爱情。我们以为自己是最早感受到某些心神不宁的情绪，不知道爱情有如诗歌，不知道一切有情人，即使是最平庸的吧，也会以为自己有所创新。为了使玛特想到我在分担她的不安，我对她说（不过并不相信）：“你会厌弃我的，你会喜欢上别的男人的。”她向我保证，说她是相信自己的。我呢，就我而言，我渐渐确信我会留在她的身边，即使在她青春消逝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这人懒懒散散，最终会由她的精力来决定我们日久天长的幸福。

睡意向我们袭来时，我们还是赤身裸体的。我醒来时，见她无遮无盖，担心她受凉。我摸索着她的身子，很是烫人。看她睡觉使我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十分钟后，这种快乐使我再也按捺不住，我吻了玛特的肩膀。她没醒。又吻第二次，这一次不那么正经，带着闹钟那样的猛劲儿起了作用。她惊醒过来，揉揉眼睛，吻遍我的全身，有如在吻一个心爱的人，梦见他死了以后发现他仍然睡在自己床上。她呢，相反，以为真实的情况是在做梦，醒来的时候才发现了我。

已经 11 点钟了。我们喝着巧克力茶，这时，我们听到门铃在响。我想到是雅克。“要是他带着枪。”我这人一向很怕死，但我没有发抖。相反，我倒希望如果这是雅克，那他就把我们杀死。任何

别的解决办法在我看来都是可笑的。

我们只有在独自一人考虑的情况下，才能平心静气地考虑死亡。双双死去，即便是对不信神的人来说，也不成其为死。使人难过的倒不是结束生命，而在于结束赋予生命以某种意义的东西。当一场爱情成为我们的生命时，一起活，或是一起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还没顾得上把自己看成英雄，因为我想到雅克只会杀死玛特，或者是我；我在衡量自己的自私程度有多大。这两种悲剧之间，我又能知道哪一种更悲惨吗？

玛特一动不动，因此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以为是在拉房东家的门铃。但铃声又响了。

“别作声，你别动！”她低声说道。“大概是我母亲。我完全忘了，她做完弥撒后要路过这儿的。”

我很高兴，亲眼目睹了她作出的一次牺牲。一个情妇，一位朋友，只要约会时迟到了几分钟，我就以为他们死了。我把这种形式的提心吊胆归咎于她的母亲，我同时也在品味着她的害怕心情，品味着正是由于我的过错才使她感受到的恐惧。

我们听见在几句悄声交谈之后，花园的栅栏门又关上了（显然，格朗吉耶太太向楼下打听上午是否见过她的女儿）。玛特在百叶窗后望了望，告诉我：“真是她。”我也不禁觉得高兴，看到格朗吉耶太太手里拿着弥撒经书，为她女儿莫名其妙地不在家而快地走了。她还回过头来望望关着的百叶窗。

现在我再也没有有什么企求了，我感到自己变得不讲道理。玛特可以对她母亲撒谎而毫不害臊，我对此感到难受，昧着良心责备她竟能说谎。然而爱情是两个人的利己主义，它为自己牺牲一切，而且是靠谎言活命的。我在同一个魔鬼的驱使下，还责备她对我隐瞒了她丈夫要来这件事。直到那时，我一直都克制住自己不要颐指气使，并不觉得自己有权凌驾于玛特之上。我的生硬态度有时和缓一阵。我唉声叹气道：“你马上会厌弃我的。我像你丈夫，一样粗暴。”“他并不粗暴。”她说。我愈发放肆：“那么说，我们两个人你都欺骗。你就对我说，你爱他好了。你该快活了：一星期以后，你就能和他一起欺骗我了。”

她咬住嘴唇，哭了：“我干了什么事使你这样凶啊？求求你，别毁掉我们第一个幸福的日子。”

“要让今天成为你第一个幸福的日子，你就应当对我爱得很冷很冷。”

这种打击刺伤了打击的人自己。我对自己说的话根本就没有考虑，只是我觉得需要说出来。我无法向玛特说清楚，我的爱情日益强烈。也许我的爱情已到了青春期，而这种野蛮的戏弄，是爱情正蜕变为激情。我感到痛苦。我恳求玛特忘掉我的攻击。

房东家的女仆从门下塞进几封信。玛特捡了起来。有两封是雅克的。她像是在回答我的疑惑似的，说道：“这些信随你怎么处置吧。”我很难为情。我请她读这两封信。但要为她自己把信保存起来。玛特出于那种我们硬充好汉的迅速反应，撕开其中一只信封。撕不动，信想必很长。她的举动又提供了一个责备的机会。我讨厌这种硬充好汉的态度，也讨厌她不会不感受到的内疚。不管怎样，我忍了下来，同时，希望她不去撕第二封信，我可就不能这样去想：照这样看来，要说玛特心眼儿不坏是不可能的。她照我的要求读了信。她信手可以撕掉第一封信，但是她匆匆看完第二封信后，这几句话却是信口说不出来的：“老天爷因为我们没有撕信报答我们了。雅克在信里告诉我，他部队里假期暂停。一个月之内他不会回来。”

只有爱情才会原谅这种格调上的失误。

这位丈夫开始使我感到不安，比他本人在这儿、必须小心提防还要不安。他寄来的一封信顷刻间便像幽灵那样发生影响。我们很迟才吃午饭。5点左右，我们去河边散步。当我从一簇草丛里，就在哨兵的眼皮底下取出一个篮子来时，玛特惊愕极了。篮子的故事使她很开心，我再也不怕篮子有多可笑了。我们在路上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仪表不大方，身子彼此挨得紧紧的。我们手指勾着手指。这一

个出太阳的星期天，使戴草帽的散步者多得像雨后的蘑菇一样。认识玛特的人不敢向她问好；她呢，毫无察觉，毫无恶意地和他们打招呼。这些人会以为这是在招摇呢。她问了我一些话，想知道我是怎么从家里逃出来的。她先是笑，接着脸色就阴沉下来。她使劲握住我的手指，感谢我冒了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又走过她家，把篮子放在那里。说真的，为了这个像是给部队送给养的篮子，我隐约感到会有某种结果，值得一次次的冒险；但这个结果说来太刺耳，我只好埋在自己心里。

玛特想沿马恩河一直走到拉瓦雷恩。那样我们可以在爱情岛的对面吃晚饭。我答应带她去看法国盾牌博物馆。这还是我很小的时候见到的第一个博物馆，我当时曾大为着迷。我如数家珍似地给玛特讲起来。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博物馆只是一个玩笑，我还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我是上了当。什么菲贝尔^①用过的剪刀！这个那个！我一直都信以为真。我故意说这是给玛特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她弄不明白，因为我很少有开玩笑的习惯。说真的，这次讨了个没趣，使我快快不乐。我在想，也许我今天这么信任玛特的爱情，以后会发现这是骗人上当的花招，就像这个法国盾牌博物馆一样！

理由就在于我常常怀疑她的爱情。有时候我自问，我对她来说是否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一种心血来潮，和平生活会提醒她应尽的义务，她随时都会说一声再见的。然而我又想，不是也有一些时刻，嘴唇、眼睛是不会撒谎的啊！这毫无疑问。不过，一旦醉了，即使是最吝啬的人，如果别人不把他们的表呀钱包什么的收下来，

^① 菲贝尔（约 960—1028），曾是法国沙特尔城主教。

他们也会生气的。在这种心态下，他们也和清醒时同样是真诚的。人们不会说谎的时候，正是人们谎言最多，尤其是对自己说谎最多的时候。“在一个女人不会说谎的时候”相信她，如同相信一个吝啬鬼虚假的慷慨大方。

我的深谋远虑，不过是我天真烂漫的一种更为危险的表现形式而已。我并不认为自己很天真；既然任何年龄都逃不脱天真气，我的天真便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老年的天真也够可以的。我这种所谓的深谋远虑，使我看到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使我对玛特有怀疑。或者不如说，我对自己有怀疑，因为我发现自己配不上她。即使我得到成千上百倍的她爱我的证明，我也不会因此而减少一点我的不幸。

我们因为怕显得幼稚可笑，从来不向自己所爱的人谈一些事情，我对其中的奥妙是太清楚了，因此不能不对玛特身上那种叫人难过的羞耻心有所畏惧；我为无法深入她的内心世界而痛苦。

我晚上9点半钟回到家里。父母问了我的外出散步情况。我兴致勃勃地向他们描绘了塞纳尔的森林和那些有我两人高的蕨类植物。我还说起布吕努瓦这个迷人的小村子，我们在那里吃了午饭。忽然，母亲用嘲讽的口吻打断我的话，说道：

“对啦，勒内今天下午4点钟来过，听说你和他去作长途散步了，惊讶不已。”

我恼怒得满脸通红。这件意外事，还有其它许多事都告诉了我，虽然我有某些天赋，但我并不是说谎的料。我一说谎就总是给逮住。父母亲没再说什么。他们胜利了，但很有分寸。

说起来，我父亲在无意中成了我初恋的帮手。或者不如说，他是怂恿这件事情的，对我不管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早熟感到十分高兴。在这以前，他还一直怕我落在一个坏女人手里。他高兴地得知我被一个正直的姑娘爱上了。只有后来在获悉玛特想要离婚的那一天，他才勃然大怒。

母亲呢，她对我们私情的看法就并不那么好了。她在嫉妒。她把玛特看作是个对手。她觉得玛特讨厌，意识不到任何女人，只要是我所爱的，在她看来都是叫人讨厌的。此外，她比我父亲更关心别人的风言风语。她很奇怪，玛特居然能为我这种年纪的男孩子连累自己的名声。还有，她是在F城长大的……在所有这些市郊小城里，打从这些小城和工人聚居的郊区分开以后，就像在外省一样，有人对说长道短抱有同样的浓厚兴趣，同样的强烈渴求。此外，与巴黎靠得很近，又使这些说长道短，这些想当然，变得更加寡廉鲜耻。风言风语中，人人要保持自己的身份。正是这样，我渐渐看出，因为我有一个情妇，而她的丈夫正在当兵，我的同学遵照他们父母的禁令，和我疏远了。他们按照社会等级一个个地消失了。先是公证人的公子，最后是我家花匠的儿子。我母亲为这些做法感到难受，在我看来，却像是一种尊敬。她看到我给一个蠢丫头弄得身败名裂。她肯定在责怪我父亲让我认识了她，责怪他闭着眼睛不管。不过，她认为这事应当由我父亲采取行动，而父亲又一言不发，她也就默不作声了。

我天天都在玛特那里过夜。我 10 点半到，早上 5 点或者 6 点离开。我不再是跳墙出去了，而满足于用自己的钥匙开门。不过这么方便需要小心；为了不让门铃惊动别人，我在晚上用棉絮把铃锤裹起来，第二天早上回家时再拿掉。

在家里，谁都想不到我不在家。在 J 城情况就不同了。已经有一段时间，房东和老年夫妇一家已对我很有看法，回答我的招呼也勉强强。

清晨 5 点，我总是把皮鞋拎在手里下楼，要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到了楼下再穿鞋。有天早上，我在楼梯上碰到送牛奶的小伙子。他手里提着奶瓶箱，我呢，提的是皮鞋。他向我问好时笑的样子真可怕。玛特完了。他马上会把这件事在 J 城传遍。最最使我难受的，是我那副可笑的模样。我可以收买送奶小伙子的嘴，但由于不知道如何着手，便没有实行。

下午时，我不敢向玛特透露这件事。何况，玛特的名声不好，今天的事也无所谓。这早就是既成事实了。谣言更是早在事实之前就把她说成是我的情妇了。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觉察。我们马上就看得一清二楚了。这样，我有一天发现玛特精神萎靡不振。房东先生刚刚对她讲，说四天来他一直窥探到我是在天亮时离开屋子的。起先他还不愿相信，可现在是深信不疑了。老年夫妇的卧室在玛特房间的下面，他们抱怨我们白天黑夜的种种声音。玛特吓呆了，想

离开这里。问题还不在于我们幽会时要小心谨慎而已。我们感到无能为力：习惯已成自然。玛特由此而开始理解过去好些使她奇怪的事情。她唯一一位真正亲密的女友，一个瑞典姑娘，不给她写回信。我知道，这位姑娘的代家长^①有一天曾在火车上远远看到我们搂抱在一起，便劝她不要再见玛特。

我让玛特允诺，如果发生严重的事情，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她父母家里发生也好，和她丈夫发生也好，都要表现得坚强些。房东的威胁，某些谣言，使我感到有理由害怕，同时也有理由希望，在玛特和雅克之间有所解释。

玛特恳求过我，在雅克休假期间要常来看她，她已向他谈起过我了。我没有答应，担心演不好自己的角色，害怕见到她身边有个殷勤备至的男人。假期大概是十一天，也许他会耍个花招，会想个办法多待上两天。我要玛特发誓，每天都给我写信。我等了一天，在确信会收到一封信后，才去邮局的存局待领处。已经有四封信了。然而我无法拿到手：我还缺一件必要的身份证明。使我尤其坐立不安的，是我改动过我的出生证：存局待领只对十八岁以上的人适用。我在窗口那儿一再恳求，心里真想朝那位邮局小姐的眼睛里撒上一把胡椒粉，把她手里拿着然而又不肯给我的信抢过来。最后，因为邮局里有人认识我，又实在没有解决办法，便答应我第二天把这些信寄到我父母家里。

显然，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还有很多路要走。在拆开玛特第

^① 代家长指给远离家庭的寄宿生代行监护责任的人。

一封信的时候，我就在想，她又是如何完成这件杰作的：写一封情书。我忘了，任何一种书信体裁写起来都未必容易，写的时候都需要爱。我发现玛特的信写得很精彩，可以和我所曾读过的最美的情书媲美。然而，玛特在信里给我讲的无非是些日常琐事，以及我不在时她度日如年的苦恼。

我觉得奇怪，我的嫉妒心并不更加痛苦难忍。我开始把雅克看成是“丈夫”。渐渐地，我忘了他正青春年少。在我看来，他是个老头子。

我没有给玛特写信；不过也太危险。事实上，我对自己能忍住给她写信，不如说还觉得高兴，像是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物，隐约感到怕自己写不好，怕我的信会使她恼火，或者使她觉得很幼稚。

两天后，我把玛特的一封信放在书桌上忘了取走。这个疏忽的结果，是信不见了。第二天，信又出现在桌子上。这封信的被人发现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本来想利用雅克这次回来休假，利用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多了，让家里人以为我在离开玛特。因为，如果说我在开始时逞能，要让父母亲知道我有了情妇，那么，现在我开始希望他们没有多少证据。而这一来，我父亲就清楚我循规蹈矩的真正原因了。

我把这一段空闲时间利用起来重新上美术学校；因为好久以来，我一直都是根据玛特的样子来画裸体画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猜到了这一点，至少，他奇怪怎么模特儿都是一个样子，那狡黠的神情使我满脸通红。我又回到“大茅屋”来上课了，很用功，想为今年剩下的时间多准备几幅习作，等到那位丈夫下次回来，准备的作品又可以更新了。

我又见到了给亨利四世中学除名的勒内，他在上路易大帝中学。每天晚上，“大茅屋”的课程结束后，我就去那边找他。我们偷偷地经常往来，因为他从亨利四世中学退学后，尤其是有了玛特这件事以后，他那不久前还把我看成好榜样的父母，就不准他与我为伍了。

勒内呢，对他来说，爱情中的性爱似乎是个碍事的包袱，他取笑我对玛特的激情。我受不了他的那些刻薄话，便昧着良心对他说，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他对我的钦佩感情最近一段时期有所减弱，这一下立即又高涨起来。

我开始对玛特的爱情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最折磨我的，是我的肉体被迫守斋。我烦躁不安，就像钢琴家没有琴弹，烟鬼没有烟抽。

嘲弄我感情的勒内，却也迷上了一个女人。他以为自己爱她，但没有爱情。那位尤物是个金发的西班牙女郎，因关节脱臼非得离开一家马戏团。勒内装作洒脱的样子，其实醋心很重。他用哭笑不得的腔调恳求我给他帮一个奇特的忙。对于熟悉中学情况的人来说，这个忙是中学生的典型想法。他非要弄清楚这个女人是不是会欺骗他。这样就要主动和她接近，才能明白。

这个忙使我感到为难。我的胆怯又占了上风。不过，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显得胆小的，再说，这位女士过来使我摆脱了困境。她很快地主动和我接近，以致通常影响一些事情、又非要增加一些事情不可的胆怯，使我顾不上去尊重勒内和玛特了。至少，我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乐趣的，可我就像是抽惯了某一种牌子的烟鬼。我最后只剩下对欺骗了勒内而感到的悔恨，我对他发誓说，他的情妇

冷若冰霜。

对玛特这方面，我不感到有任何内疚。我克制自己不要内疚。我曾经白白地想过，要是她欺骗我，我是绝不会原谅她的，可我对此事是无能为力的。“情况不同，”我自己原谅自己，利己主义在作出回答时有这样奇妙无比的老一套。同样，我完全想好不给玛特写信，可是，如果她没有给我写，我早就会认为她不爱我了。不过，这次小小的偷情反而巩固了我的爱情。

雅克对他妻子的态度莫名其妙。玛特可以说是爱讲话的人，对他却是一声不吭。要是雅克问她：“你怎么啦？”她便回答说：“没什么。”

格朗吉耶太太对可怜的雅克发了几次脾气。她指责雅克对她女儿举止笨拙，后悔将女儿许了给他。她把女儿性格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归咎于雅克这种笨拙的举止。她想把女儿接回家去。雅克乖乖从命了。他回来后几天便送玛特回了娘家。玛特的母亲对她耍的任何脾气都百依百顺，不自觉地怂恿了她对我的爱情。玛特是在这幢屋子里出生的。她对雅克说，每一样东西都使她回想起她一人自由自在的幸福时光。她打算住在她做姑娘时的房间里。雅克希望，至少他们也要为他搁上一张床吧。他这一下引起了一场歇斯底里的大发作。玛特拒绝玷污这童贞的房间。

格朗吉耶先生觉得这样害羞是很荒唐的。格朗吉耶太太借此机会说给丈夫和女婿听，说他们根本不懂女人的细腻感情。女儿的心毫不向着雅克，这使她很得意。因为凡是玛特从丈夫那里夺走的一切，格朗吉耶太太都看作是自己的收获，觉得女儿的顾虑很高尚。要说她的顾虑高尚，倒也不错，但只有对我才可这么说。

在玛特声称自己最不舒服的日子里，非要外出不可。雅克很清楚，要陪她一起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玛特不能把给我写的信托付给谁，总是亲自到邮局去投寄。

我越发为自己的沉默感到庆幸。因为，要是我给她写了信，听到她硬使别人受到折磨的故事，我的回答本来倒只好为这位受害者说好话。在某些时候，我对自己一手造成的痛苦感到害怕；而在其他时候，我就想，对雅克把作为处女的玛特从我这儿夺走的罪行，玛特无论怎样惩罚他也不算太过分。但是，激情才能使我们不“感情用事”，所以，不管怎么说，我对没有写信一事，对玛特继续这样使雅克绝望，是乐滋滋的。

他灰心丧气地动身走了。

人人都把这场危机，归因于玛特生活中那难以忍受的孤独。因为也只有她父母和她丈夫才不知道我们的私情，房东一家出于对穿军装的人的敬畏，什么也不敢告诉雅克。格朗吉耶太太庆幸自己重新得到了女儿，庆幸女儿像婚前一样的生活。因此，当玛特在雅克动身的第二天宣布要返回J城里去时，格朗吉耶夫妇真是惊讶不已。

我当天就去和她相会了。起先，我有气无力地埋怨她心眼儿这么坏。但是，当我读了雅克写来的第一封信时，我感到惊愕。他说，要是他从此失去玛特的爱，他轻而易举就能把命丢掉。

我没有理解这是“讹诈”。我发现自己要对一个人的死亡负责，忘了我对此人的死曾是求之不得的。我变得更加难以理解，更加不讲道理。不管我们向哪个方向转身，都会见到捅开一个伤口。玛特一再对我说，不要再去助长雅克的希望，这样做更符合人之常情，可是没有用。正是我迫着她亲亲切切地写回信。他从妻子那儿收到过的那几封语气温柔的信，也是我给她口授的。她写这些信的时候，有时怒气冲冲，有时哭哭啼啼。但我吓唬她，要是她不照着

办，我就不来了。雅克仅有的欢乐要归功于我，这样减轻了我的悔恨。

他在给“我们”的复信里洋溢着希望。我从这一点看出，他想自杀实在是表面文章。

当我出于自私的心理，害怕良心里责备自己犯罪而这样行事的时候，我很欣赏自己对雅克的态度。

一番风波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段幸福时期。唉！有一种临时的感觉总还存在。这和我年龄和懦弱的天性有关。我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毅力。既做不到和玛特分手，她以后也许会忘了我，重新尽她的本分；也做不到怂恿雅克去死。我们能否结合，要由是否停战、部队是否最终复员来决定。他要是把妻子轰走，那她还会属于我的。他要是留下她不放，我感到自己无力把她从他手里硬夺回来。我们的幸福是沙土筑成的城堡。可由于这儿的潮汐无法定时，我希望涨潮的时间来得越迟越好。

现在，却是雅克中了邪，支持玛特违拗母命，母亲对女儿回J城一事很不高兴。这次回去，又加上醋意，已经引起格朗吉耶太太的一些怀疑。另一件事在她看来也有问题：玛特拒绝用佣人，这使她全家，特别是她公婆一家议论纷纷。但是，由于我通过玛特要雅克提出种种理由，他成了我们的同盟军，父母、公婆对她也无可奈何。

正在此时，J城向她发起了攻击。

房东一家做出不再和她搭腔的架势。谁也不和她打招呼。只有供货商由于职业关系才不那么傲慢。因此，玛特有时感到需要和人谈谈，便在店铺里耽搁的时间长些。我去她家里的时候，要是她出去买牛奶或是糕点不在家，而且五分钟以后还不回来，我一想到她会给压在有轨电车下面，于是便拼命直奔乳品店老板娘或者糕点商

那儿去。我发现她正在那里和这些人聊天。我因为焦虑万分而急疯了，一出门便大发脾气。我责备她趣味庸俗，和这些商人聊天还觉得挺有趣。这些人呢，由于谈兴给我打断，都很恨我。

市价标签相当简单明了，像所有光明磊落的事物一样。但是小人物的那套规矩最令人捉摸不透了。他们关于上下尊卑的荒唐想法，是建立在年龄基础上的。一位老公爵夫人对一位青年王子行个屈膝礼，会使他们大为恼火。看到一个小家伙打断了他们和玛特的亲热关系，糕点商或是乳品店老板娘的怨恨是不难猜到的。因为有这样的谈话，他们本来是会为她找出千百条理由来原谅她的。

房东家有个二十二岁的儿子。他回来休假。玛特邀请他来喝茶。

晚上，我们听到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这家子不准他再见女房客。我习惯了我父亲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否定我，所以这个傻瓜的顺从劲儿使我惊讶极了。

第二天，我们穿过花园的时候，他正在用锹翻地。也许这是在罚他干活儿。他有点尴尬，干脆转过头去，这样就不必打招呼了。

这些小动作使玛特感到难过。她相当聪颖，爱得又深，能够理解到幸福并不在邻居们的看法上。她就像那些诗人，知道真正的诗歌是“可诅咒”的东西；可尽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有时也会为没有得到被他们鄙夷不屑的赞同而痛苦。

在我的经历中，总有市议员在起某种作用。住在玛特楼下的马兰先生，是一位胡须灰白、德高望重的老头，曾经当过J城的市议员。虽说他在战前就已告退，但他只要有力所能及的机会，为国效劳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他和妻子住在一起，很高兴对地方上的政务非难一通；他们只在临近新年时才接待客人和外出拜访。

几天来，楼下老是乱哄哄地搬动物件的声音，尤其是从我们的房间里听得见一楼任何细小的声音，现在听得更加清晰。擦地板的工人也来了。女仆得到房东家女仆的支援，在花园里擦拭银器，除去铜吊灯的铜绿。我们从乳品店老板娘处得知，马兰家正筹备一次叫人吃惊的社交聚会，动机不明。马兰太太已邀请过市长，还恳求他拨给八升牛奶。他是否还会准许老板娘做奶油呢？

许可证到手后，到了那天(是个星期五)，在预定的时间，来了十五位左右名流显要，带着自己的太太，每位太太不是什么母乳喂养联谊会的创建人，便是什么伤员救援协会的发起者，不是主席便是会员。女主人为了摆出点“派头”，站在大门口迎接客人。她以前曾用新奇奥妙的办法把她的社交聚会变成了聚餐会。这些太太全都提倡节俭，对食谱有所创新。因此，她们的甜食是没有面粉的糕点，掺了青苔的奶油，如此等等。每位新到的女客都会对马兰太太说：“啊！虽说其貌不扬，可我觉得照样很可口呢。”

马兰先生呢，是利用这次社交聚会为他“重返政界”做准备。

然而，叫人吃惊的内容，是玛特和我。我有个在铁路上工作的伙伴，也是这些显要中某人的儿子，他出于好心给我透露了内情。当我得知马兰夫妇准备的娱乐活动，竟是在我们卧室下面一直待到傍晚时分，当场捉奸，请你们想象一下，我是如何大惊失色了。

大概，他们已对这种事情产生了兴趣，并且想把他们的乐趣公诸于众。不用说，马兰夫妇是德高望重的人，是把这种下流行为为道德利益服务的。他们想联合地方上所有的正派人，一起参加他们的抵制行动。

客人们入席了。马兰太太知道我在玛特的房间里，已在她卧室的下面摆下一张桌子。她跺跺脚，恨不得有一根舞台监督用的木棒，来宣布节目开始呢。幸亏那位年轻人所透露的情况——他之所以告密，是要让他家里大惑不解，同时也出于同龄人向着同龄人——我们始终没有出声。我没有敢把这次聚餐的目的告诉玛特。我想象得出马兰太太的脸变了样，眼睛望着挂钟上的指针，还想象得出她的那些宾客们心急如焚的模样。最后，快到7点时，一对对客人一无所获地告辞了，小声骂马兰夫妇是骗子，骂可怜的七旬老翁马兰先生是野心家。这位未来的市议员给你们许下大愿，现在由于食言，甚至也就不想会当选了。至于马兰太太呢，各位女士认为这次社交聚会是她玩的一个花招，使她的餐后点心有了来路。市长亲临只有几分钟功夫；这几分钟和八升牛奶使得大家悄悄议论道，这对于马兰夫妇那个当小学教师的女儿很有好处。马兰小姐的婚事，由于有失小学教师的身份，当年曾经引起大哗，因为她嫁给了一个警察。

我的恶作剧也够可以的：让他们听到了他们本来想让别人听到

的声音。玛特对我姗姗来迟的热情深感奇怪。我再也忍不住，冒着会使她难过的危险，把这次社交聚会的目的说给她听。我们都笑得直流眼泪。

如果我为马兰太太的打算效劳，也许她会宽宏大量的，而她遭此挫折，就不会原谅我们了。这次挫折使她心里恨恨的，可她无法咽下这口气，因为她毫无办法，也不敢写匿名信。

现在是5月。我到玛特那里去见她的次数少了，也不睡在那里，除非我能在家里编个谎话来，可以在那里待一个上午。我一星期编这么一两次谎话。我说谎总是成功，倒使我奇怪。实际上，父亲并不相信我。他极其宽容地闭眼不问，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弟弟和佣人们知道。因此，我只要像那天到塞纳尔森林去远足一样，说一声清早5点钟动身就行了。不过我母亲再也不准备篮子了。

父亲什么都能容忍，接着又会突然大发雷霆，责备我懒惰。他这样发脾气就像汹涌的波涛，来得快也去得快。

爱情比什么都更消耗力量。有的人并不懒，因为堕入情网才变得懒洋洋的。爱情隐约感到，工作是它真正唯一的消遣，因此，爱情把工作看成是对手。爱情是不能容忍有任何对手的。可是爱情又是有益的懒惰，有如毛毛雨可以使大地丰收。

要是说青年时期幼稚无知，这是由于没有经历过懒惰的缘故。我们教育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在于它面向的是数量巨大的平庸之辈。对于一个前进中的人来说，懒惰是不存在的。我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从来也没有学会过这么多东西。要是有个旁观者，这些日子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片空白。其间我像暴发户观察自己在餐桌上的举动一样，观察着自己这颗涉世不深的心灵。

当我不在玛特家里过夜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是天天如此，我们

便在晚饭后一起散步，沿着马恩河溜达，一直到 11 点。我解开父亲的小船。玛特划桨；我呢，躺着，把头靠在她膝上。我很碍事。突然，一桨敲在我身上，这就提醒我：这样的散步不会继续一辈子的。

爱情要让人分享它那至高无上的幸福。因此，一个天性相当冷漠的情妇会变得温柔多情，会搂住我们的脖子，而要是我们正在写信，就会媚态百出。我只有当玛特忙什么事情，心思不在我这儿的时候，我想拥抱玛特的愿望才十分强烈；只有当她梳头时，我才忍不住要摸摸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发弄乱。在小船上，我扑在她的身上，吻遍她的全身，使她松开了船桨，弄得小船漂荡起来，被缠住在一片水草和白色、黄色的睡莲里。她看到我极其强烈的捣蛋脾气发作时，知道这是激情不能自制的表现。随后，我们在高大的树丛后面系住小船。唯恐被人看到或是害怕船给掀翻，这使我们的嬉戏变得千百倍的情意缠绵。

我也因此并不抱怨房东一家的敌对态度，他们的态度使我到玛特家里去变得非常困难了。

我有自称是不可动摇的念头：以雅克未曾能够占有的方式占有她，先要她发誓说，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的嘴唇碰过她的某处肌肤，然后我再吻她那处地方。这些都只不过是放荡行为而已。我自己是否承认这一点呢？任何爱情都有自己的青春期、成熟期和老年期。我是否已处在这最后一个阶段，到了爱情没有花样翻新，便再也不能使我满足了呢？因为，如果我的满足依靠的是习惯成自然，那么，由于这千百种的无聊事，由于这些习惯的小小改变，我的满足就更加强烈。同样情况，一个吸毒者能够心醉神迷，先不在

于剂量的增加，增加剂量很快会使人致命，而是在于想出新的调调来，或是改变时间，或是略施小技，使身体倒霉。

我非常喜爱马恩河的左岸，因此我常跑到其趣迥异的右岸去，为了能静静端详我所喜欢的那一边。右岸不那么无精打采，为菜农和庄稼汉服务，而我这一边河岸是闲人的天下。我们把船系在树上，走到小麦田里躺下来。田野在傍晚微风的吹拂下颤抖着。我们的自私自利躲在一边，把造成的危害置之脑后，使麦子为我们爱情的欢乐作出牺牲，这正像我们使雅克同样为此作出牺牲一样。

一缕临时的芳香在刺激我的感官。品尝过更为剧烈的欢乐，品尝过和第一个女人却没有爱情所感受到的欢乐更相似的欢乐，使其他任何欢乐都相形见绌了。

我已经知道喜爱贞洁的、自由自在的睡眠了，知道喜爱感到自己独自躺在铺着干净床单的床上的惬意了。我提出一些要慎重的理由，好不再在玛特家里过夜。她佩服我性格坚强。我也害怕听到女人们醒来时某种天使般的声音所产生的讨厌感觉，她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演员，似乎每天早上都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责备我的批评，我的做假。一天天过去，我都在自问，我对玛特的爱比以前是多了还是少了。我的爱情使什么事情都钻牛角尖。我对玛特的话有错误的理解，自以为这些话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同样，我对她的沉默作了自己的解释。所以，我总是出错。某种无法说清的抵触告诉我们，我们已触及到实质。我的欢乐，我的烦恼更强烈了。躺在她身边时，那时时刻刻攫住我想单独睡在自己父母家里的渴望，使我预见到共同生活是无法忍受的。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想象没有玛特能生活下去。我开始体会到奸情所带来的惩罚。

我怪玛特，在我们相爱之前便同意照我的意思来布置雅克的家。这些家具对我已变得十分丑恶，我以前挑选时并不是要使自己高兴，而是要让雅克不痛快。我厌倦这些家具，又说不出什么理

由。我后悔没有让玛特自己去挑。也许，她挑的家具开始时会使我不高兴，但接下来，因为爱她，我就会慢慢习惯，并感到其乐无穷。我妒忌雅克会慢慢习惯这些家具而受惠不浅。

当我生硬地对她说：“我希望，我们以后共同生活的时候，不要留下这些家具。”玛特用天真的大眼睛望着我。她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言听计从。她以为我忘了这些家具还是我自己挑选的，但不敢提醒我。她心里在为我的健忘难过。

6月初，玛特收到雅克的一封信。这次他在信里给玛特讲的可不只是他的爱情了。他病了。他给撤下来送到布尔日^①的医院去。我并不因为知道他生病而高兴，可是他有事要说这一点使我感到宽心。他将于第二天或是第三天路过J城，请求玛特在车站月台上等他这趟车。玛特把信拿给我看。她在等候指示。

爱情使她具有一种奴隶般的性格。因此，面对这种明摆着的低声下气，我难以发号施令，也不好说声不准。按照我的习惯，我不做声便是表示同意。难道我能不让她在几秒钟内看一眼自己的丈夫吗？她也同样默不作声。出于这种默契，我第二天不去她那里。

第三天上午，一个跑腿的来到我父母家里，给我带了一张我本人亲收的便条。便条是玛特写的。她正在河边等我。她求我就去，要是我还爱她的话。

我一直奔到玛特在等我的长凳那儿。她问好的样子和便条上的口气大相径庭，使我心里凉了半截。我以为她变心了。

很简单，玛特把前一天我的默不作声当作是表示反对。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什么默契。她度过了忧虑不安的时刻之后，现在见到我还是活生生的，不由又抱怨起来，因为我除非人死了，才会昨天不去。我的惊呆是假装不出来的。我向她解释了我的谨慎态度，说明了我尊重她对患病的雅克所负有的义务。她对我半信半疑。我给激怒了。我差点要对她说：“每当我撒谎时……”我们都哭了。

可是这一盘盘乱棋，要是两个人谁也不出来收拾，便会无休无止，耗人精力。总的来说，玛特对雅克的态度并不想曲意逢迎。我拥抱她，抚慰她。“不吭声，”我说，“不能把我们撮合在一起。”我们相约，要让藏在自己心里的想法互不隐瞒。我有点同情她，她以为这是办得到的。

车到J城的时候，雅克张望过玛特；后来，当火车经过他们家屋子的时候，他看到百叶窗开着。他在信里恳求玛特让他放心。他要她去布尔日。“你应当去，”我说，语气上做到使这句简短的话不含有指责的味道。

“我一定去，”她说，“但是你要陪我。”

这句话就太不明事理了。不过她这些流露出爱的言行，使我的火气很快变为感激。我大为恼火，又平心静气了。我为她的天真稚气所感动，我温柔地对她说着话。我把她看成是个要摘下月亮来的孩子。

我向她指出，她叫我陪着她是多么不道德。尽管我这个回答并没有火气，不像是受到侮辱的情人的回答，但是效果却更加明显。她第一次听到我说出“道德”这个词。这个词说得正是时候，因为她丝毫没有坏心眼，大概也像我一样，对我们的爱情是否道德一定也经历过一阵阵的怀疑。如果没有讲到这个词，那么她虽然反叛小市民根深蒂固的成见，仍然小市民习气很重，本来很可能认为我是和道德无干的人。但相反的是，既然我第一次使她警觉起来，这便证明，直到此刻我一直都是认为我们没有做任何坏事。

① 布尔日，距巴黎南部二百公里的小城。

玛特后悔要进行这样一次棘手的结婚旅行。现在她理解什么叫做办不到了。

“至少，”她说，“你就答应别让我去了。”

脱口而出的“道德”这个词，确立了我是她忏悔师的地位。我像那些对增加某种新的权力感到飘飘然的专制暴君，利用了这一点。权势只有在滥用权势的时候才算显示出来。因此我回答说，她不去布尔日我看不出有任何罪过。我替她找出一些说服她的理由来：旅途劳累呀，雅克很快会康复呀。这些理由使她得到了原谅，即使不从雅克来看，至少对她公婆家是如此。

由于一再将玛特按我的需要来引导她，我渐渐照我自己的形象在塑造她。这是我责备自己的地方，这是在故意毁灭我们的幸福。她像我，而且这是我的成果，这既使我高兴，又使我不快。我从中看出我们情投意合的一个理由。我也从中觉察到日后不幸的原因。事实上，我已经慢慢地把我的徬徨犹豫传给了她；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日子里，这种徬徨犹豫会妨碍她作出任何决定。我感到她像我一样，两手软弱无力，只是希望大海能放过沙丘上的城堡，而这时其他孩子都赶紧在更远的地方建造房子。

有时候，这种精神上的相似在体貌上表现出来，目光，步态。有好几次，一些不相识的人把我们当成了姐弟。这是由于我们身上有着相似性的萌芽，而我们的爱情又使这些萌芽成长壮大。一个手势，一种声调的变化，迟早会把一对最谨慎的情人暴露出来。

应当承认，心灵之会具有理智不明白的道理，这是因为理智不

如我们的心灵更通情达理。也许，我们都是那耳喀索斯^①，对自己的形象既爱又恨，任何别人的形象对他都是无关紧要的。正是这种相似性的本能在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在我们面对一处风景、一个女人、一首诗歌时对我们大喝一声：“停步！”我们可以去欣赏别处的风景，别的女人或别的诗歌，而并不感到这种抵触。相似性的本能，是唯一不是人为的行为准则。但在社会中，只有粗俗的人才始终追求同一类型的人，似乎不会去犯不道德的罪过。因此，某些男人热衷于“金发女郎”，而不知道，最深刻的相似性却经常是最隐蔽的。

① 那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对自己映在水中的倒影产生爱情，相思而死，死后众神将他化为水仙花。

几天来，玛特显得心不在焉，但又并不难过。心不在焉而难过，我倒还能理解，她是担心7月15日快到了，这天她必须去拉芒什海峡的一处海滨浴场和雅克一家会合，雅克正在康复之中。这次是玛特沉默了，我的声音让她吓了一跳。她在忍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全家出访，当众丢人现眼，她母亲酸溜溜的话中有话，她父亲的不闻不问。父亲猜想她有情人，然而并不相信。

干嘛她什么事都要忍受下来呢？我怪过她对事情太认真，为一点小事就痛苦不安，难道这是我开导的结果吗？她显得很高兴，但高兴得奇特，这种幸福使她有些难受，她的难受对我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不能分担。我觉得，玛特把我的默默不语看成是一种事不关己的表现，这也太幼稚了，所以又轮到我怪她不再爱我了，因为她一声不吭。

玛特不敢告诉我，她已怀孕了。

对这个消息，我本来是愿意显得很高兴的。可是这件事开始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对什么事负有责任，而我现在要对最糟糕的事情负责。我也为自己心里放不下这件事情、男子汉气概不够而恼火。玛特的谈话是很勉强的。她害怕这个应当使我们接近的时刻反而会使我们分离。我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于是她的恐惧也就一扫而空了。她保留着小市民道德的深刻烙印；对她来说，这孩子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爱情的嘉奖，上帝是不会惩罚任何罪行的。

现在，玛特从她已经怀孕一事中看到一个道理，认为我永远也不会离开她了，而这次妊娠却使我感到沮丧。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有个会断送我们青春的孩子，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正的，我第一次屈从于对物质生活的恐惧：我们可能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

虽然我已经喜欢这个孩子，然而正是出于爱我才不能要他。我不愿意对他悲惨的一生负责。就是我自己也是无法过这种生活的。

本能是我们的指路人，一个把我们引向毁灭的指路人。昨天，玛特害怕她的怀孕会使我们彼此隔开。今天，她从来没有这样地爱过我，她相信我的爱情和她的一样，还在发展。我呢，昨天还不愿意要这个孩子，今天我却开始喜爱他了；我从玛特身上夺去了一部分爱，如同我们在开始偷情时，我把从别人身上取回的爱给了她

一样。

现在，当我把嘴贴在玛特的腹部时，我吻的不再是她，而是我的孩子。唉！玛特已不再是我的情妇，而是当母亲的人了。

我的一举一动，再也不能就像只有我们两个人那样了。我们身边始终有个见证人，我们应当对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我很难原谅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要玛特对此独自承担责任。然而我又感到，要是她对我说了谎，我对她是更加不会原谅的。在某些时候，我觉得玛特是在说谎，好让我们的爱情延长一些时候，而她的儿子并不是我的。

我像一个寻求安静的病人一样，不知道朝哪边转身才好。我感到对同一个玛特，再也爱不起来了；而我的儿子，只有在他相信自己是雅克儿子的情况下才能幸福。当然，这种遁词使我沮丧。必须和玛特断绝来往。另一方面，我白白地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目前的事实严重得使我抬不起头来，以至无法相信这样一种愚蠢的（我想的是：这样一种明智的）生活还是可能的。

因为，雅克终归是要回来的。在经过这段不同寻常的时期以后，他会像许许多多别的士兵一样，妻子在特殊情况下有外遇之后，他重新见到的将是一个郁郁寡欢、听话顺从的妻子，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她行为不端。但这个孩子对她丈夫来说，只有她经受度假丈夫的接触才能自圆其说。我的怯懦恳求她这样做。

在我们的种种争吵中，这一次既不是最平淡无奇，又不是最轻而松之的。另外我还奇怪没有费什么口舌。后来我才得到了解释：玛特不敢向我承认，雅克在他最近一次休假时取得了一次胜利。她装作听我的话，打算到了格朗维尔^①时，再借口身体不适，实际上不给他以机会。这一大堆的说法，加上伪造日期的巧合，错综复杂，使她在分娩时谁都不会产生怀疑。“算啦！”我想，“我们还有时间。玛特的父母一定会害怕丑闻。他们会把她带到乡下去，让这件事挨上一阵的。”

玛特动身的日子近了。她的这次离别对我只有好处。这可能是一次试验。我希望能摆脱掉玛特。要是我无法做到，要是我的爱情过于炽烈，无法脱身，那么我很清楚，我会发现玛特还是同样地忠实。

7月12日早晨7点钟，她动身了。我前一天夜里留在J城。在去的时候，我是打算整夜都不合眼的。我要充分地亲热温存，使得

我以后一生都不会再需要玛特。

我躺下以后一刻钟就睡着了。

一般说来，有玛特在就会使我不能成眠。我第一次在她身边睡得和我单独睡时一般好。

我醒来时，她已经起身了。她不敢叫醒我。我离开车只剩半个小时。我很恼火，我把我们应当在一起度过的最后几个小时给睡掉了。她也在为动身而哭泣。不过我本来是想用这最后的几分钟做别的事情，而不是两人抱头痛哭的。

玛特把钥匙留给了我，要我常来，要我想她，在她的桌子上给她写信。

我本来发誓不陪送她到巴黎。可是我无法战胜自己对她嘴唇的渴求，而且，由于我言不由衷地希望对她爱得少些，我把我的渴求算在她这次动身的账上，算在这十分虚假的“最后一次”上，因为我清楚地感到，如果不是她的意愿，是不会有最后一次的。

在她应当与公婆会合的蒙帕纳斯车站，我拼命地吻她。我还想为自己开脱：要是她公婆忽然出现，那就会发生决定性的严重事件。

回到F城后，由于我已习惯在这里的生活只是盼着到玛特那里去，便尽量散心消遣。我给花园翻翻土，试着读读书，和妹妹们捉迷藏，我已有五年没玩过这游戏了。晚上，为了不引起怀疑，我还得去散步；通常，一直到马恩河边，我都是轻车熟路。那天晚上，

① 格朗维尔：法国小城，滨临拉芒什海峡。

我步履艰难，小石子扭了脚，使心跳也加快了。我躺在小船上，第一次希望一死了之。但是既活不下去又死不了，我指望遇上一次仁慈的谋杀。我为我们无法死于烦闷、死于痛苦而遗憾。渐渐地，听到有一种澡盆发出的声音，我的头脑空了。最后一次长长的呼吸。头脑空空如也。我睡着了。

7月拂晓的寒意使我醒来了。我全身冻得麻麻木木地跑回家去。家里的门大开。父亲在前厅等到了我，脸色严峻。母亲曾经有点不舒服，叫女仆来唤醒我去找医生。我人不在家也就尽人皆知了。

我忍受着这个场面，佩服这位优秀法官那种出于本能的精细，在许许多多看来应受责备的行为中，偏偏挑出这仅有的一件无辜事情来让罪人开脱自己。不过我并没有为自己开脱，这太难做到了。我让父亲相信我是从J城回来的。当他禁止我晚饭以后出去时，我在心底里感谢他又和我站在一起，为我提供了一个不必再独自在外游荡的借口。

我期待着邮差。这是我的生命所在。我怎么也做不到加以忘却。

玛特曾给了我一把裁纸刀，一定要我只能用来拆她的信。我还顾得上用刀吗？我急不可耐，信封都是撕开的。每一次，说来难为情，我都下了决心要把信原封不动地保留一刻钟，希望用这个办法最终能重新控制自己，把没有拆封的信藏在口袋里。我总是把这个规定延迟到第二天。

有一天，我对自己的软弱感到了厌烦，怒气冲冲地把一封信没有读就撕掉了。花园里的地上撒满纸片，我立刻又手脚并用地趴在

地上。这封信里夹着一张玛特的照片。我这人非常迷信，把最不起眼的事都会从悲剧的角度去理解，而我却把这张面孔给撕碎了。我从这件事上看出上苍的一个警告。经过四个小时，我把信和照片拼齐以后，恐惧不安的心情才平静下来。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地卖过力气。我害怕玛特发生不幸，这使我拼命干好这份害得我头昏眼花的荒唐活儿。

有位专科医生曾嘱咐玛特洗海水浴。我一面责备自己居心不良，一面禁止她洗海水浴，不愿除了我以外任何人能看到她的身体。

再说，既然不管怎样玛特都得在格朗维尔待上一个月，我对有雅克在那里还是觉得庆幸的。我想起在买家具那天，玛特给我看过那张雅克穿白衣服的照片。海滩上的年轻人最让我担心；我事先就认定他们比我更英俊，更健壮，更有风度。

她的丈夫会保护她，免得这些人麻烦。

在某些柔情绵绵的时刻，我像个见人就要拥抱的醉鬼，胡思乱想着要给雅克写信，承认自己是玛特的情人，并以此名义把玛特托付给他。有时候，我还真嫉妒玛特，她既得到雅克的爱，又得到我的爱。难道我们不该一起努力让她幸福吗？在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与人为善的情人。我早就想认识认识雅克，向他说明事情真相，以及我们不该彼此猜忌的道理。接着，突然之间，仇恨又推翻了这个心平气和的倾向。

玛特在每封信里都要我到她家去。她的固执劲儿使我想起一位姑母，她是虔诚的教徒，责备我从来没有去过祖母的墓地。我生性不爱扫墓。这些讨厌的义务和死亡相关，和爱情相关。

难道我们就不能在公墓以外的地方，或是在某个房间里，思念一位女性的死者，或是已经离去的情妇吗？我并不试图向玛特解释这一点，我告诉她我是到她家里去的；同样地，我也对姑母说，我去过公墓了。不过我后来是到玛特家去的，然而是在奇特的情况下去的。

有一天，我在铁路上遇到了那位瑞典姑娘，就是她的代家长禁止她来看玛特的那一位。我感到孤独，这使我对这位姑娘的孩子气发生了兴趣。我请她第二天下午到J城来用点心，不要声张。我没有告诉她玛特不在家，免得她害怕。我甚至还添上一句，说玛特一定会很高兴重新见到她的。我肯定，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自己打算要干什么。我的做法就像那些孩子，在结识的时候总想让彼此惊讶一番。我忍不住想要看一看，当我非得告诉她玛特并不在家时，丝维阿天使般的脸蛋上那副吃惊或是愤怒的表情。

不错，也许正是那种要体会一下叫人大吃一惊的幼稚的乐趣，因为，我没有任何让她吃惊的东西告诉她，而她却拥有某种异国情趣，每句话都会使我感到吃惊。两个彼此不熟的人之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亲近感，是人间最美妙的事情。她颈子里挂着一个涂有蓝釉的

小金十字架，悬垂在一件难看得我想按我的心意重新裁剪的长袍裙上。一个地地道道的活洋娃娃。我感到有个愿望在强烈起来：在车厢以外的地方再有机会这样两人单独相处。

稍许有点破坏她这幅修女模样的，是她作为皮日热学校一个学生的举止。她在那里每天学一个钟点的法语和打字，也收获不大。她把她的打字练习给我看。每个字母都是错，给老师在页边改正过。她从一只难看的显然是她自己做的手提包里，取出一只饰有伯爵冠冕的烟盒，递给我一支香烟。她并不吸烟，但总是带着这个烟盒，因为她的女同学都吸烟。她给我讲瑞典的风情，我装做什么都知道：圣约翰节之夜啦，越橘果酱啦什么的。随后，她从包里取出她孪生姐妹的一张照片，前一天刚从瑞典寄来：骑在马上，一丝不挂，头戴一顶她们祖父的大礼帽。我变得满脸通红。她的同胞姐妹和她相像得使我怀疑，她是不是取笑我，拿她自己的照片给我看。我咬住嘴唇，压下想吻吻这个天真的调皮丫头的欲望。我的表情大概像是野兽，因为我看到她很害怕，眼睛在探寻危险的信号。

第二天，她4点钟来到玛特家。我告诉她，玛特在巴黎，不过很快就会回来。我还说：“她不准我在她回来之前让您走。”我打算待会儿再向她承认我的计谋。

幸好她很贪吃。我自己的好吃有了个前所未有的新招。我一点没有胃口吃奶油水果馅饼、覆盆子冰淇淋，可是我真想变成馅饼和冰淇淋给送到她的嘴边，我不由自主地撅了撅嘴。

我垂涎丝维阿，并不是出于邪念，而是出于好吃。吃不到她的嘴唇，两边脸颊对我也就够了。

我讲话时把每个音节都咬得很清楚，好让她听明白。我对这次有趣的所谓一饱口福来劲了，我一向沉默寡言，话讲不快使我很恼火。我感到需要聊聊，需要讲讲孩子间的悄悄话。我把耳朵靠近她的嘴。我吞下她一句句娇声娇气的话。

我硬要她喝一种甜烧酒。随后我又可怜起她来，像是可怜一只给灌醉的小鸟。

我期望她的醉意对我的企图会是有用的，因为她把嘴唇给我是自愿还是不自愿，我是无所谓。我想过，在玛特家里出现这种场面并不适宜；可是，我一再对自己说，我这样丝毫无损于我们的爱情。我渴望得到丝维阿就像渴望得到一只水果。这一点，一个情妇是不可能妒忌的。

我把她的一只手握在我的两只手里，我觉得我的手很粗笨。我真想脱去她的衣服，哄哄她。她躺在长沙发上。我站起来，朝她生出还是嫩毛额发的地方俯下身。我并不能从她的默不作声中，得出我的吻使她高兴的结论。不过她无法生气，也找不到法语中任何有礼貌的说法拒绝我。我轻咬她的双颊，期待着有一股甜汁像从桃子里喷出来。

最后，我吻她的嘴。她经受着我的爱抚，真是有个耐心的牺牲品，一边闭上了她的嘴和眼睛。她唯一表示拒绝的动作，便是软软地摇摇头，从右到左，从左到右。我不会弄错，可我的嘴在她嘴上面似乎得到了一种响应。我待在她身边，我还从来没这样在玛特身边待过呢。这种不成其为抗拒的抗拒，壮了我的胆量，使我无需劳神。我也够天真的，以为接下来情况还会如此，我轻而易举就能强奸。

我从来没有给女人脱过衣服，倒是我被女人脱过衣服。因此我动手时笨手笨脚，先脱下她的皮鞋和长统袜。我吻她的脚和腿。可是，当我想解开她紧身胸衣的搭扣时，丝维阿却挣扎起来，像个不愿去睡觉、正给人强迫脱掉衣服的小家伙。她用脚猛踢我。我抓住她上下乱舞的脚，使它们不能动弹，并吻个不停。终于，吃饱喝足了，有如吃下过多的奶油和甜食之后解了馋。我非得把搞的骗局告诉她啦，还告诉她玛特去旅行了。我让她答应下来，要是她以后见到玛特，永远不要告诉她我们这次见面的事。我没有向她承认我是玛特的情人，但让她听出了这个意思。当我对她不再感到兴趣，出于礼貌问她我们是否哪天再见时，她感到了这种神乎乎的乐趣，回答说：“明天见！”

我没有再去玛特的家。大门关着，也许丝维阿也没有来按过门铃。我觉得我的行为对传统道德来说是多么的该受责备。因为，也许正是环境才使我觉得丝维阿非常可贵吧。如果不是在玛特的卧室里，我当时会渴望得到她吗？

可我并不后悔。我并不是想到了玛特，才放开这位可爱的瑞典姑娘的，而是因为，我从她身上饱尝了甜美的味道。

几天后，我收到玛特的一封信。信里还夹着一封房东的信，对她说他的房子不是供人幽会的，还告诉她，我是怎么使用她的房间钥匙的，竟把女人带了进去。“我有证据你不忠，”玛特添上一句。她会永远不再见我的。也许，她会痛苦，可她宁愿痛苦也不愿受欺骗。

我懂得这些无足轻重的威胁，知道只要撒个谎，或是必要时说

出实情，便足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我不快的是，玛特在一封绝交信中竟没有对我讲起自杀。我恨她冷冰冰的。我觉得她的信不值得解释。因为我要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即使不想自杀，也会想到应该顺理成章地以此威胁玛特。年龄和中学生身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啊！因为我认为某些谎话是在激情法则支配下讲出来的。

在我恋爱的学习过程中，有了一项新的内容：在玛特面前洗刷自己，责备她不信任我，而信任她的房东。我对她说明马兰这伙人手段十分高明。实际上，有一天我在她家里写信时，丝维阿来看她。我之所以开门，是因为我从窗口里看到了这个姑娘，我也知道有人使她和玛特疏远了，所以我不愿意让这位姑娘以为，玛特在记恨她这种令人痛心的疏远。说不定，她是悄悄来的，而且还担着不少难处呢。

因此我可以对玛特宣布，丝维阿的心对她依然不变。在信结束时，我对能在玛特的家里和她最亲密的女友谈起她，表示感到欣慰。

这次警报使我诅咒起爱情来，爱情强迫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而我是多么喜欢永远也不要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于人于己都是这样。

然而我想，爱情应当提供巨大的好处，因为所有男人都把自己的自由置于爱情的掌握之中。我希望快快坚强起来，足以摒弃爱情，从而也就不必再牺牲我的任何其它欲望了。我并不知道，反正有束缚，宁可受到良心的束缚，也不要成为感官的奴隶。

就像蜜蜂采蜜，使蜂群更加充实一样，一个情人也以在大街上对他突然袭来的全部欲望，充实他的爱情，并让他的情妇从中受益。我以前还没发现这门使天性不忠实的人忠实的学问。一个男人馋涎一个姑娘，并把这份热情转移到他所爱的女人身上，但他的欲望因为没有满足而更加强烈，会使这个女人相信，她还没有这样深地被人爱过。别人在欺骗她，但是按大家的看法，道德并未受到损害。放荡行为就是有了这样的算计开始的。愿大家不要过于仓促地谴责有些男人，他们在爱情最炽烈的时候还能欺骗自己的情妇；也愿大家不要责备他们轻浮。他们厌恶这种狡猾的手段，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快乐混为一谈。

玛特期待着我替自己辩解。她恳求我原谅她的责备。我这样做了，但很勉强。她写信给房东，揶揄地请求他同意：在她不在家时，我可以接待她的某一位女友。

8月底玛特回来的时候，她不住在J城，而住在她父母家里，他们的假期延长了。这个玛特一直在这儿生活的新环境，成了刺激我性欲的药剂。色情的疲惫，独寝时隐秘的欲望，都一一消失了。我在父母家里没有睡上一夜。我在燃烧，我在奔突，有如年纪轻轻就要死去，饭两口两口吃的人一样。我想在分娩毁了玛特之前好好享受享受她。

她这间少女的房间是我们的卧室，她曾拒绝雅克进入房间。在她窄窄的床的上方，我喜欢看到她在初领圣体时的模样。我硬是要她盯着看她自己的另一个形象，她婴儿时拍的照片，好让我们的孩子像她。我兴致勃勃，在这幢看着她出世，看着她出落成妙龄少女的屋子里转来转去。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我抚摸着她的摇篮，我希望这摇篮还能有用；我叫她取出她的婴儿长袖内衣，她的小裤衩，这些都是格朗吉耶家的圣物。

我并不惋惜J城的住所，那里的家具没有家庭里最难看的家具也具有的魅力。它们不能告诉我任何事情。相反，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在给我讲述玛特，她小时候一定在上面磕碰过脑袋。另外，只有我们两人生活，没有市议员，没有房东。当我们几乎赤身裸体地在花园这座真正的荒岛上散步时，觉得自己和野蛮人一样无拘无束。我们躺在草坪上，在马兜铃、忍冬和爬山虎的棚架下吃点心。我们嘴对着嘴，抢着吃李子，那是我捡的，都磕破了皮，给太阳晒

得热乎乎的。我父亲从来做不到能让我像几个弟弟一样，关心一下自己的花园，可是我却料理玛特的花园。我翻土，拔草。炎热的一天过后，到傍晚，当我在给土地和苦苦哀求的花儿浇水解渴时，当我在满足一个女人的欲望时，我感到了同样的男性的自豪，令人陶醉。过去我总觉得做好事有点蠢，现在我完全理解做好事的魅力所在了。花朵经过我的照料而盛开；我给母鸡撒了一把谷粒后，它们便在树荫下入睡。是善心大发？——是私心大发！花朵枯萎，母鸡瘦小，早就会使我们的爱情岛感到凄凉。我所给予的水和谷粒，与其说是为了花朵和母鸡，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

随着心情的豁然，我忘却了，或者说我蔑视自己最近的发现。接触这幢住宅而导致的放荡行为，我把它看成是放荡行为的终结。因此8月份的这最后一个星期和这个9月份，是我唯一真正幸福的时期。我既不弄虚作假，也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玛特。我前面见不到任何障碍。我十六岁时便在考虑别人在中年所希冀的生活方式。我们会住到乡下去；我们会在乡下青春常驻，永远不老。

我躺在草地上，靠着她身子，用一根小草抚弄着她的脸，侃侃地、庄重地向玛特说着我们会有怎么样的生活。玛特从她回来以后，想在巴黎为我们找一套房间。当我向她宣布，说我愿意住在乡下时，她眼里湿润了。“我本来怎么也不敢向你提出去乡下的，”她对我说。“我本来以为你独自和我在一起会感到厌烦的，以为你需要城市。”“你太不了解我了，”我回答。我本来想住到靠近芒德尔的地方去，那里遍地种着玫瑰花，我们有一天曾去散过步。在那以后，有次碰巧，和玛特在巴黎吃过晚饭，我们乘上最后一班火车

回家，我就嗅到了那些玫瑰花。在车站的院子里，搬运工正在卸下一只只芳香扑鼻的大箱子。在整个童年时代，我总是听人说起这一列神秘的玫瑰火车，一点钟开过时正是孩子们睡觉的时候。

玛特说：“玫瑰只开一个季节。开完以后，你就不怕感到芒德尔很丑吗？选择一个不算太美的地方，但任何时候都能迷人，难道不更明智一些？”

我完全承认这一点。在玫瑰盛开的两个月内享受一下，这个愿望使我忘记了另外十个月。选择芒德尔这件事还向我证明，我们的爱情是短暂的。

我常常不在F城吃晚饭，借口要散步或是有人邀请，和玛特待在一起。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她身边有个穿飞行服的年轻人。这是她的表哥。我对玛特不以“你”相称，可她站起身，走过来吻我的脖子。她表哥看到我的尴尬样子笑了。“在保尔面前，什么也不用怕，我亲爱的，”她说，“我什么都告诉他了。”我感到尴尬，但很高兴玛特竟然向表哥如实说她爱我。这个小伙子很可爱，秀而不实，尽想着他的制服不合要求。他对我们的爱情显得很高兴，觉得是对雅克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对雅克既不是飞行员也不常去酒吧很不以为然。

保尔回忆起童年时的一次次聚会，这花园便是聚会的场所。我插话发问，贪婪地听着这场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向我描绘玛特的谈话。同时，我又觉得心绪快快，因为我离童年还那么近，不应该忘却童年时家长不知道的种种游戏，不论是大人们对这些游戏忘得一干二净，还是他们觉得这些游戏是不可避免的缺点。我嫉妒玛特

过去的生活。

我们把房东与我们作对，还有马兰家的那次社交聚会说给保尔听，一边大笑。这时，他正在兴头上，提出把他在巴黎的一套单身小公寓给我们使用。

我注意到玛特不敢把我们打算在一起生活的计划如实告诉他。我们感到，他是鼓励我们相爱的，作为一种消遣，但一旦闹得满城风雨的地步，他也是会和群狼一起嚎叫的。

玛特从桌旁站起来端菜。仆人们都随格朗吉耶太太到乡下去了。因为玛特始终很谨慎，宣称她只喜欢过鲁滨孙那样的生活。她的父母觉得女儿想入非非，并且认为想入非非的人就像疯子，不能违拗他们，也就让她一个人回来了。

我们在餐桌上待了很长时间。保尔去取出了最好的酒。我们很快活，这是一种我们可能会悔不当初的快活，因为保尔的做法是，不论什么奸情，他都会从旁协助的。他嘲笑雅克。我没作声，我差一点会使他感到自己不知道分寸。我还是凑凑趣儿为好，不要使这位浅薄的表兄难堪。

等到我们一看时间，最后一班去巴黎的火车已经过了。玛特提出准备一张床，保尔同意了。我用眼睛望望玛特，她又说：“当然了，我亲爱的，你留在这里。”保尔站在我们房间的门槛上，向我们道了晚安，而且再也自然不过地吻了吻他表妹的脸颊。这时，我感到像是在我自己的家里，作为玛特的丈夫，在接待妻子的一位表兄。

9月底了，我明显感到，离开这幢屋子就是离开幸福。还有几个月的宽限时间，我们得作出选择了：是在谎言里生活呢，还是实实在在地生活，这一头，那一头，日子都不会好过。在我们的孩子出世前，玛特不能被她父母抛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最后还是壮着胆子询问，她有没有将怀孕的事告诉格朗吉耶太太。她对我说，已经讲了，还说也告诉了雅克。所以我有机会证实到，她有时在对我撒谎，因为在5月份，在雅克住了几天以后，她曾对我发誓，说他没有近过她的身子。

入夜时分越来越早了。傍晚的寒意使我们不能出去散步，在J城相会也越来越困难。为了不致闹得满城风雨，我们得像偷儿一般小心翼翼，在街上窥伺着马兰夫妇和房东不在家。

这10月间的萧索景象，傍晚寒意甚浓，但又没有冷到必须生火，这使我们一到5点便上床了。在父母亲家里，白天睡觉意味着生病。这样5点就上床真使我感到欢乐，我想象不出别的人也会在床上待着。只有我和玛特在一起，置身在一个活跃的世界里，却躺下来，一动不动。玛特光着身子，我几乎不敢看她。难道我就是恶魔？我心里为男人最崇高的作用感到内疚。毁坏了玛特的风韵，眼见她的肚皮鼓了起来，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品的破坏者。在我们相爱的初期，当我在她身上轻咬的时候，她不是对我说：“在我身上留下标记”吗？我不是已经以最恶劣的方式在她身上留下了标记吗？

现在玛特于我已不仅仅是最心爱的女人了；这意思并不是说她在情妇中被爱得最深，而是她成了我的一切。我甚至都不想念自己的朋友了；相反，我怕他们，我知道他们以为叫我们改弦易辙是在帮助我们。幸而，他们认为我们的情妇叫人讨厌，也配不上我们。这成了我们唯一的保障。要是情况不再如此，我们的情妇倒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了。

我父亲开始害怕了。他以前在他姐姐和我母亲面前总是袒护我的，所以他又不愿意显得是改变立场的样子。他没和她们说什么，便转而站到她们一边了。他对我声称不惜一切代价，要使我和玛特分手。他要告诉她父母，告诉她丈夫……第二天，他又不管我了。

我捉摸到他的弱点，并利用他的弱点。我敢于顶嘴，指责他看问题的方法和母亲、姑妈一个样，还怪他运用自己的权威太迟了。当初不是他要我认识玛特的吗？这下轮到他自己受不了啦。家里的气氛很沉闷。对我的两个弟弟来说，这是个什么榜样啊！父亲已预见到，有朝一日弟弟们用我的越轨行为来为他们的越轨行为辩解时，他将无言以对。

直到那时，他还以为这种爱情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母亲又截住了一封信。她得意洋洋地把这些于他不利的材料交给了他。玛特谈的是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

我母亲依然完全把我看做是个小把戏，理智上无法接受我会让她抱个孙子或者孙女来。她觉得在她这个年纪不可能当上老奶奶的。说到底，这对她是个有力的证明：这孩子不是我的。

诚实正派可以和最强烈的感情合二而一。我母亲为人十分诚实正派，无法接受一个女人会欺骗自己的丈夫。她认为这种行为是生活放荡，不能算是爱情。我是玛特的情人这件事，在我母亲看来意味着她还有别的情人。父亲明白这样推理有多错误，可是他利用这

点在我心中造成混乱，贬低玛特。他的言下之意是，我是唯一不“了解情况”的人。我反驳说，大家是因为她爱我才这样诬蔑她的。父亲不愿我从这些流言蜚语中捞到什么好处，向我肯定说，在我们发生私情之前，甚至在她结婚之前，就有流言蜚语了。

他给我们家保住了一个体面的门面之后，再也忍不住了，当我接连几天没有回家时，便派女仆到玛特家来，给我带来一张便条，命令我立即回家，否则他就要向警察局报告我出逃，并要控告拉××太太，诱拐未成年的孩子。

玛特保存了面子，做出吃惊的模样，对女仆说，只要我一来就把信交给我。我过了一会儿便回家，痛骂自己年龄太小。我在这个年龄上，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父亲没有吭声，母亲也不开口。我翻遍法典，没有找到有关未成年孩子的法律条文。我糊涂透顶，不相信我的行为可能会把我送到教养院去。最后，翻遍法典而一无所得，我转而去查大拉露斯词典，我把词典里“未成年者”这个词条读了十遍，也没有找出任何一点和我们相关的地方。

第二天，父亲又不管我了。

谁想探究他这种奇特行为的原因，我可以作如下的归纳：他让我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其次，他对此感到惭愧；他发出威胁，与其说对我生气，不如说对自己生气。最后，他又为自己大动肝火而惭愧，便撒手不管。

格朗吉耶太太从乡下回来时，邻居们不怀好意的问话使她有所觉察。他们装作相信我是雅克的弟弟，告诉她我们住在一起。另一

方面，由于玛特动辄就会把我的名字脱口而出，念叨着我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她母亲不久对雅克弟弟的身份便没有怀疑了。

她还是原谅了，因为她肯定这个她以为是雅克的孩子，会了结这一场风流韵事的。她什么也没有告诉格朗吉耶先生，怕他大发雷霆。可是她把这样嘴紧说成是她心灵高尚，一定要玛特心中明白，让玛特感谢她。为了向女儿表明她什么都知道，便喋喋不休和玛特说个没完，话中有话，可笨嘴笨舌，格朗吉耶先生单独和妻子在一起时，求她饶了这个可怜而无辜的姑娘，说这些没完没了的想当然的话最后会把女儿弄得晕头转向的。对此，格朗吉耶太太有时只是一笑，好让他明白，他们的女儿已经承认啦。

这种态度，还有她以前在雅克第一次回家时的态度，不由得使我相信：尽管格朗吉耶太太完全不赞成她女儿的做法，可仅仅出于想满足一下数落她丈夫和女婿的愿望，在他们面前又认为是玛特做得对。实际上，格朗吉耶太太对玛特欺骗自己丈夫是很欣赏的；这正是她或是为了面子，或是由于没有机会，从来不曾敢干过的事情。她觉得女儿替她这个自认是不被理解的女人出了口气。她是个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只怪她爱上了一个像我这么年纪轻轻的毛孩子，比谁都更不理解“女人的细腻感情”。

拉孔布夫妇的家玛特去得越来越少了，他们住在巴黎，不可能怀疑到什么。只是他们觉得玛特越来越古怪，也越来越不喜欢她了。他们担心以后怎么办。他们在想几年后这对夫妻会是个什么样子。原则上说来，凡是做母亲的对自己儿子千求万求的，就是一门亲事，可又不赞成儿子选中的妻子。雅克的母亲可怜他娶了这么个女人。至于拉孔布小姐呢，她加以恶言中伤的主要理由，是因为玛

特在海边认识雅克的那个夏天，她那段儿女私情进展过快，而玛特是唯一掌握秘密的人。当妹妹的预言，这对夫妻以后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说玛特以后会对雅克不忠，如果碰巧还不是既成事实的话。

妻子和女儿的蛮横，有时逼得拉孔布先生只好离开饭桌。他为人正直，喜欢玛特。这时母亲和女儿交换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拉孔布太太的意思是说：“瞧瞧吧，姑娘，这些女人真会迷惑我们的男人们哪！”拉孔布小姐的意思是说：“正因为我不是什么玛特，我才找不到人结婚的。”实际上，这位不幸的姑娘借口“时代不同，习俗相异”，借口再也不能按旧时的习俗决定婚姻大事，但又显得不够倔强，反而使得作丈夫的不敢前来问津了。她对婚事的希望，仅仅只有一个海滨浴的季节。那些年轻人答应，一回到巴黎就来向拉孔布小姐求婚。他们从此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拉孔布小姐快满二十五岁了，她主要的怨恨也许是玛特这么轻而易举就找到了丈夫。她自己安慰自己地想道：只有她哥哥这种傻子才会上当呢。

不过，不管这两家怎么猜疑，却没有一个人想到，玛特身上的孩子的父亲竟会不是雅克。我为此很恼火。有几天我甚至责备玛特软弱，还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我这人天性尽看到自己有弱点，所以我想，既然格朗吉耶太太着眼于这出戏的开场，她会闭着眼睛到底的。

暴风雨临近了。父亲威胁说要把某几封信给格朗吉耶太太寄去。我倒希望他能付诸实施。随后，我考虑了一下。格朗吉耶太太会对丈夫瞒住这些信的；再说，他们两方面都竭力希望这场暴风雨不要刮起来。我感到气闷。我呼唤这场暴风雨降临。这些信，我父亲要直接交给雅克才好。

大发雷霆的那天，他告诉我说，这件事已办好了，当时我真想卡他的脖子。可等到啦！他终于帮了我的忙，把雅克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了雅克。我可怜我父亲把我的爱情想得这么脆弱。此外，这些信也会使雅克死了心，不会写对我们的孩子温情脉脉的信了。我的狂热使我无法明白，这样的举动是愚蠢的，是不可能的。当父亲第二天用平静的口气安慰我，他以为是在安慰我，说他在撒谎，这时，我才开始有了清楚的看法。他感到这个谎太不近人情。当然是这样。可是，什么叫有人情，什么又叫没有人情呢？

懦弱，勇气，使我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在我这样的年龄，偏偏遇上成年男人的风流韵事，产生出成千上万的矛盾，使我筋疲力尽了。

爱情使我身上一切与玛特无关的东西都麻木了。我没有想到父亲可能会痛苦。我对任何事情的判断是这么错误，这么褊狭，我终于以为他和我之间已经宣战了。因此，我践踏自己做子女的责任，不再仅仅出于对玛特的爱，而有时候，是出于报复思想，我今后会敢于承认这一点的！

我不再在意父亲让人带到玛特家里去的那些信了。而是她恳求我更要勤些回家，恳求我通情达理。于是我喊道：“难道你也要和我作对？”我咬牙切齿，跺着脚。我一想到就要和她分开几个小时，就这样发作一通，玛特以为这是激情的流露。她确信自己为人所爱，言行之坚定有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深信我会想着她，因此非要我回家不可。

我很快就明白了她的勇气是从何而来的。我开始改变策略。我装做屈从于她提出的理由。于是突然间，她换了一副面孔。见到我这么听话(或这么轻薄)，她害怕起我不那么爱她了。这时候又是她恳求我留下来，因为她多么需要放下心来。

不过有一次，怎么也不成功。我已经有三天没有跨进父母的家门。我对玛特说，我还和她再过一夜。她千方百计要我改变这个主意，又是爱抚，又是威胁。这一次，她甚至也知道弄虚作假了。她最后宣布，要是我不回父母家去，她就回她父母家去睡。

我回答说，我父亲根本不在乎她的这番苦心。——得了！她不

会去她母亲家的。她会到马恩河边去的。她会着凉而死的；那她终于把我摆脱了。“至少，你得可怜我们的孩子啊，”玛特说，“可别随随便便连累他的一生。”她指责我用她的爱情取乐，指责我想试探她爱情的限度。面对这股倔强劲儿，我对她照搬父亲讲过的话：她和随便哪个男人都欺骗我；我不会上当的。“只有一个理由，”我对她说，“才使你不肯让步：今天晚上，你要接待你的一个情人。”如何回答这样的蛮横无理呢？她转过脸。我指责她受到侮辱居然不跳起来。最后，经过我好说歹说，她同意和我一起过夜。条件是不在她家里。无论如何，她不愿意房东一家第二天能告诉给我父母送信的人，说她在家里。

睡在哪里呢？

我们是些站在椅子上的孩子，因为比大人高出一头还洋洋得意。环境把我们举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心余力绌的。如果说，正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某些复杂的事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而有些极其简单的事情反而会成为障碍。我们从来没有敢使用保尔的那套单身房间。我没有想到可以给看门女人塞上一枚硬币，说明一下我们有时候会来住住。

因此，我们只得去旅馆投宿了。我从来没有住过旅馆。一想到要跨进旅馆的门槛，我就发抖。

做孩子的时候总要寻找借口。孩子给喊到父母跟前为自己辩白，撒谎是非撒不可的了。

即使面前是个瞎了一只眼的旅馆侍应生，我还是想着应该替自

已辩解一下。所以我借口我们得带一些内衣和梳洗用具，非要玛特准备一只手提箱。我们得要两个房间，别人会以为我们是姐姐和弟弟。我是永远不敢只要一个房间的，因为我的年龄（这年龄的人会从娱乐场被轰出来）会给我招来难堪的。

晚上 11 点钟，旅途长得没完没了。车厢里有两个人：一位妻子陪送她当船长的丈夫到东站。车厢里既没有取暖设备，也没有灯火照明。玛特把头靠在潮湿的玻璃窗上。她在忍受着一个不讲情理的年轻人的心血来潮。我觉得羞耻，我感到痛苦，同时在想，雅克对她是那么亲切温柔，比我更值得爱。

我不由自主地为自己辩白，声音低低的。她摇摇头，喃喃说道：“我宁可和你一起不幸，也不要和他一起幸福。”有些情话就是这样，它们毫无意义，而且提起来都难为情，但这些话出自所爱的人之口，会使你陶醉。我甚至以为明白了玛特这句话的意思。然而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和不爱的人在一起难道能幸福吗？

我当时想，我至今还在想，爱情是不是给您硬使一个女人脱离也许是平庸、然而却平平静静的命运的权利。“我宁可和你一起不幸……”这句话是不是无意中包含了责备呢？也许，玛特由于爱我，和我一起度过了一些与雅克在一起时难以想象的时光，但是这些幸福的时光就给了我不讲情理的权利吗？

我们在巴士底车站下了车。寒冷我忍受得住，因为我把寒冷想象成世界上最洁净的东西；可在这个车站大厅里却比海港里的热浪更污浊，而且没有乐趣作为补偿。玛特抱怨抽筋了。她吊住我的胳膊。可怜的一对，他们忘掉了自己的丰采，忘掉了自己的青春，像两个乞丐似的自惭形秽！

我觉得玛特的大肚子很可笑；我走路时垂下了眼睛，毫无当父亲的骄傲可言。

我们顶着冰冷的雨水游游荡荡，从巴士底广场走到里昂车站。在每一家旅馆门口，我为了不跨进门，总是编出个蹩脚的借口来。我告诉玛特，我在找一家合适的旅馆，一家旅客的旅馆，只收过往的旅客。

到了里昂车站广场，要躲过去就更困难了。玛特明确嘱咐我停止这种折磨。

她在外面等候，我走进一间门厅，期望着我自己也不明白的什么事。侍应生问我是不是要个房间。答应一声“是”很方便。这太方便了，而我像一个在旅馆行窃的小偷，当场被逮住，要找个借口似的，对她说要找拉孔布太太。我向他找拉孔布太太的时候，脸红了起来，害怕他回答我：“年轻人，您是在开玩笑？她在街上嘛！”他翻查登记簿。我大概是搞错地址了。我退了出来，告诉玛特说没有房间，而且这一带也不会找到。我松了口气。我慌慌张张，像个逃跑的小偷。

刚才，我还一心想着要逃开这些逼着玛特来的旅馆，也就顾不上想到她。现在，我望着她，这个可怜的姑娘。我忍住了泪水。当她问我，我们到哪里找一张床时，我恳求她不要怨恨一个有病的人，恳求她乖乖回J城去，我呢，回自己父母的家。有病的人！乖乖地！听到这些语无伦次的话，她苦笑了一下。

我感到羞耻，这使回家后的情况更加严重。玛特经过这种折磨后，又倒霉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这人真狠心。”我火了，觉得

她心地狭窄，要是情况相反，她不做一声，显出忘了的样子，我会害怕她这么做，因为她把我看成了有病的人，看成精神有病。所以我绝不罢休，一定要她说她什么也没有忘记；要她说即使她原谅我，我也不应该利用她的宽大胸怀；要她说有朝一日，她会厌倦我对她的凶恶态度，她的疲惫会压倒我们的爱情；要她说，她会丢下我，让我孤零零的。当我这样使劲儿地逼着她对我讲话，尽管我并不相信她的威胁，我却感到某种美滋滋的痛苦，对强者来说，堪与游艺场那上下起伏的滑车道所给我的激动相媲美。因此，我向玛特扑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激动地吻她。

“对我再说一遍，你会离开我的，”我对她说，喘着粗气，将她搂得紧紧的，几乎要把她压扁。她顺顺从从，连一个女奴都不会这样顺从，只有通灵的人才能办到，她为了让我高兴，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她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的话。

找旅馆的这一夜是关键性的一夜，这是我干了许许多多别的荒唐事以后，没有很好意识到的事情。如果说，我觉得一个人的一生会就此一蹶不振，那么玛特，她回去时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筋疲力尽，神色惊呆，牙齿直打颤，她什么都明白了。她甚至有可能看到，在一年的旅程结束时，她坐在一辆疯狂急驰的车子里，除了死亡，其它出路是没有的。

第二天，我发现玛特像往常那样待在床上。我也想上去；她轻轻地把我推开了。“我觉得不舒服，”她说。“你走吧，别待在我身边。你会染上我的感冒的。”她咳嗽，在发烧。她和我说话的时候，为了不像在责怪我，脸上带着笑。她说她可能是昨天夜里着凉了。虽然她心慌意乱，可又不让我去请医生。“没关系的，”她说，“我只需要暖和暖和。”事实上，她不愿意叫我到医生家去，在她家这位老朋友的眼中连累自己的名声。我急于要放下心来，所以玛特不要我去便消除了我的不安。可是，当我离开她回父母家吃晚饭时，玛特问我是不是能拐个弯，给医生家送一封信时，不安又重返心头，而且比刚才更强烈了。

第二天我到玛特家时，在楼梯上碰到医生。我不敢问他什么，只是焦急地望着他。他脸色平静，这使我感到宽慰：这只是职业性的态度而已。

我走进玛特屋里。她在哪儿呢？房间里没人。玛特把头埋在被子里，正在哭泣。医生规定她待在房间里，直到分娩。此外，她的状况迫切需要照料，她必须住到父母家去。别人在拆散我们。

不幸是无法接受的。只有幸福似乎才是应该的。我毫无反抗便接受了这次离别，没有表现出勇气来。我干脆就不明白。我惊呆了，像犯人在听宣判似的听着医生的这份判决。要是犯人脸不变色，人们会说：“多么勇敢啊！”……等到别人唤醒他去受刑，他这

时才“听到”了宣判，同样，只有当有人通报玛特，说医生派来的车子到了，我这才明白，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医生答应不通知任何人，因为玛特一定要回娘家时事先不声张。

我让车子在离格朗吉耶家还有一段路的地方停下来。车夫第三次回头看我们时，我们下了车，这家伙以为撞见我们在第三次吻别，其实我们没有分开。我离开玛特时，丝毫也没有安排以后通信的事情，几乎没有和她说再见，就像一小时以后又会再见的人一样。窗口上已经有几个好奇的女人露头了。

母亲注意到我眼睛红红的。妹妹们在笑，因为我接连两次把汤匙掉了下来。地板在倾覆。我挺不住痛苦。此外，我不相信还有比把心灵的眩晕比作晕船更好的比拟了。没有玛特的生活，就是横越大海。我能抵达彼岸吗？好像人们开始有晕船的反应时，就不关心到不到达港口，但求马上死掉，对将来几乎不放在心上了。几天以后，晕船有所减轻，又使我有时间思念陆地了。

玛特的父母大体上已了若指掌。他们已不满足于把我的信扣下来，便当着玛特的面，在她卧室的壁炉里付之一炬。她的信是由她弟弟送到邮局寄的，用铅笔写成，很不容易看清楚。

我不必再忍受家里的吵吵闹闹了。晚上，对着炉火，我和父亲重又交谈得很愉快。一年的工夫，我竟成了妹妹们的陌路人。我重新习惯了她们，她们重新习惯了我。我把小妹妹抱在膝盖上，趁半明不暗的光线，紧紧地搂住她，因为用力太猛，她拼命挣扎，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我想到我的孩子，但我感到悲哀。我似乎不可

能对这个孩子怀有更为强烈的温情。有个婴儿，却又不是我的弟弟或妹妹，难道我就这么成熟吗？

父亲劝我散散心。这些劝告是出于平平静静的结果。除开那些我再也不会去做的事情，我又该做些什么呢？一听到有门铃响，一听到有车经过，我就颤栗起来。我在我的牢笼里窥伺着任何一点点孩子出世的迹象。

由于我苦苦地窥伺那些能意味着发生什么事情的声息，有一天，我的耳朵听到了钟声。这是宣告停战的钟声。

对我来说，停战意味着雅克要回来了。我已经看到了他俯身在玛特的床头，而我却无能为力。我完了。

父亲回到巴黎。他希望我和他一起去：“这样盛大的节日可不能错过啊。”我不敢拒绝。我害怕自己像个怪人。另外，不管怎么说，在我极度痛苦的时候，我也不反对去看看别人的欢乐。

我还是得承认，这个节日激发不起我巨大的愿望。我感到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大家以为群众所有的感情。我在寻找爱国主义感情。也许，我不公正的态度使我看到的，只是意外的假日所带来的欢乐：咖啡馆开门迟了，军人们有权吻吻轻佻的年轻姑娘。这种我曾想过会使我难过的景象，会使我感到嫉妒的景象，甚至会以崇高感情的感染力来分散我注意力的景象，却使我觉得厌烦，就像厌烦圣卡特琳节^①一样。

^① 基督教旧俗：每年11月25日庆祝年满二十五岁的未婚姑娘的节日。

几天来，我没有收到一封信。一天，那是个少有的下了点雪的下午，弟弟们交给我一封小格朗吉耶送来的信。这是格朗吉耶太太写的信，口气冷冰冰的。她请我尽快去一下。她叫我去能有什么事呢？能有机会接触到玛特，即使是间接的也罢，使我的不安烟消云散了。我想象着格朗吉耶太太不准我再见到她的女儿，不准我与她女儿通信；我呢，像个功课不好的学生，低着头，听着她训话。我无法发作，我无法发火，任何动作都表达不出我的仇恨。我会彬彬有礼地问安，而大门却永远地重又关上了。那时，我会作出反应，提出不怀好意的论据，说出尖刻的话来；这些，本来会使格朗吉耶太太对她女儿的情人，留下一个比捉住了错的学生的可怜相好一点的形象。我紧迫地预见到会发生争吵。

我走进小客厅时，仿佛眼前又重现了我第一次来访的情景。这次拜访却意味着，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玛特了。

格朗吉耶太太走了进来。我为她小小的身材难过，因为她拼命装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她为一点小事而打扰我向我表示歉意。她声称给我送去那封信，是想了解一个情况，由于事情复杂，无法书面询问；不过她已在这段时间里得知了这一情况。这种不近情理的谜，比任何灾难更加折磨着我。

我在马恩河附近遇到小格朗吉耶，他靠在一扇栅栏门上。他脸

上被一个雪球击中，正抽抽搭搭在哭。我拿好话哄他，问他玛特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他姐姐要我去看她。他们母亲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可是他们父亲说：“玛特难受死了，我非要你们顺着她。”

我立刻就明白了格朗吉耶太太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极了、小市民气十足的举动。她要我去，是出于对丈夫和对一个垂死姑娘的愿望的尊重。但惊慌一过，玛特安然无恙，又收回成命。我本来应该是好好高兴的。我惋惜这次危机没有拖延到让我能见到病人。

两天后，玛特给我来了信。她只字未提我的这次拜访。可能这件事对她隐瞒了。玛特提到了我们的未来，口气有点不同寻常，显得平静、超脱，这使我有有点困惑。也许，爱情是利己主义最强烈的表现形式，因为我在探寻我困惑的原因时，我在想，我这是在嫉妒我们的孩子吧——玛特今天和我谈的主要是孩子，而不是我。

我们期待这孩子3月份出世。1月间的一个星期五，弟弟们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们，说小格朗吉耶有外甥了。我不理解他们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也不明白他们干嘛要使劲奔跑。他们肯定不会知道这个消息在我看来会有那么异乎寻常的地方。对我这些兄弟来说，做舅舅的应当是个上年纪的人。小格朗吉耶当上了舅舅，近乎是个奇迹，他们兴冲冲跑来，是要我们分享他们惊叹的心情。

正是我们眼前日常看到的事物，只要稍许改变一下位置，我们就会最不容易认出来。小格朗吉耶有个外甥，我没有立刻认出是玛特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一次电流短路在公共场所会引起多大的慌乱，我身上就发生多

大的恐慌。顷刻之间，我全身一片漆黑。在这茫茫黑夜里，我的感情混乱不堪。我在寻找自己，摸索着寻找一个一个日期，一个一个细节。我掰开手指计算着，像我有时见过玛特这样计算那样，而我当时却没有怀疑她会不忠。然而这样做毫无用处。我计算不下去了。这个我们算来是在3月份，可是却在1月间出世的孩子，是怎么搞的？我为这个异常情况寻找的一切解释，都是妒忌给我提供的解释。顷刻之间，我肯定了一点：这是雅克的孩子。他不是在前九个月前回来休假的吗？因此从那时起，玛特便在对我撒谎了。何况，她对那次休假不也已经撒过谎吗！她不是先对我发誓说，在这可恨的十五天里她拒绝了雅克，结果，过了好久才承认，他曾好几次占有过她！

我从来没有很深入地考虑过这孩子可能会是雅克的。如果说在玛特开始怀孕时，我倒曾经卑劣地希望过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今天我应当承认，我以为面对的事实是木已成舟；还应当承认，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肯定当爸爸的想法蒙骗了我，我喜欢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不是我的。为什么一定要在我得知自己不是孩子父亲的时候，非要自己体验一下做父亲的心情呢！

大家看得出来，我处在一种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之中，仿佛在夜深时分给丢进水中，而自己又不会游泳。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尤其不明白的一件事情，玛特竟然有胆量给她合法的儿子取了我的名字。在某些时候，我以为这是对没有把这个孩子安排给我的命运的挑战；而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不再想把这件事看成只是玛特身上做事没有分寸，趣味不高的一种表现，我曾好几次为此感到恼火，但这些只是她爱得太深的缘故。

我已开始在写一封痛骂她一顿的信。我认为出于面子考虑，非对她写这封信不可！但是无法下笔，因为我心不在焉，我的思想在一些更为崇高的境界里驰骋。

我把信撕掉，又另外写了一封，只讲心里话。我要玛特原谅我。原谅我什么呢？也许原谅我这个儿子是雅克的。我恳求她要依然爱我。

人太年轻，就是一头对痛苦桀骜不驯的动物。我已经在用别的方式安排我的机会了。我差不多也接受了这另一个人的孩子。可是，我的信甚至还没有写完，就收到了玛特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欢乐。——这个孩子是我们的！比预产期早了两个月，必须把孩子放在早产儿暖箱里。“我差点死了呢，”她说。这像句孩子话，逗得我直乐。

这是因为我心里只放得下欢乐。我真想把孩子降生的消息通告全世界，告诉我的弟弟们，他们也当上叔叔啦。我怀着快乐的心情蔑视自己：怎么能怀疑玛特呢？这交织着幸福的懊悔，使我比过去更加爱她，也更爱我的儿子了。在我杂乱无章的思绪中，我庆幸发生了这场误会。不管怎样，我很高兴能有一段时间认识到什么是痛苦。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不过，近在咫尺的事情和事情本身一点都不相像。一个几乎死去的人以为认识了死亡，而当死亡终于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天，他又认不出来了。“这可不是死亡啊！”他垂死时说。

玛特在信中还告诉我：“他像你呢。”我见过新生儿，我的弟弟和妹妹他们。我知道，只有一个女人的爱，才能发现她所希望的

相似之处。“他的眼睛像我，”她还说。也只有她渴望见到我们在一个人身上合二为一，才能使她认出自己的眼睛来。

对格朗吉耶夫妇来说，再也不存在任何疑问了。他们大骂玛特，然而站在她的一边，免得丑闻“玷污”了家庭。医生呢，是维护秩序的又一个同谋，对是早产儿一事秘而不宣，由他负责用一些无稽之谈向丈夫解释使用新生儿暖箱的理由。

在后来的几天，我觉得玛特的默不作声是情理中的事情。雅克可能就在她身边。这个不幸的人因“他的”儿子出世得到了休假；这次休假我最不放在心上了。我最后一次萌生了一个幼稚的念头。我一想到他的这次休假还得归功于我，我甚至浮起了微笑。

我们家里的气氛平静了。

真正的预感是在我们的思想所不能达到的深度上形成的。因此，这些预感会使我们去完成一些我们无从解释的行为。

我因为幸福而感到自己温柔多了。玛特生活在一幢被我的幸福回忆变成吉祥物的屋子里，我庆幸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邈邈邈邈的人，明知自己快要死，会一下子把自己身边的事情整理得井井有条。他的生活变了。他会把文件分类放好。他会早起早睡。他会戒掉恶习。他周围的人都在庆幸。所以他的猝死会显得很不公平。他就要过上好日子了。

同样，我生活中新的平静，对我来说，是临刑前的化妆。我觉得自己是个好儿子，因为我有了一个好儿子。而且，我的温柔感情使我和父亲、母亲接近起来，因为我本能地感到，我很快就会需要他们的温柔感情了。

有一天中午时分，弟弟们从学校回来，对我们喊道：玛特死了。

晴天霹雳打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太迅捷，他反而并不痛苦。然而对在身边陪着他的人来说，却是一番令人心酸的景象。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这时，我父亲大惊失色。他把弟弟们推走，“你们出去吧，”他期期艾艾地说。“你们太不懂事，太不懂事了。”我觉得全

身发硬，发冷，木然没有感觉。随后，犹如在垂死者的眼前，一生的回忆全都在一秒钟之内展现出来似的，这件事的确实无疑，使我看清了我的爱情，以及它种种荒唐透顶的方面。父亲哭了，我也跟着呜咽起来。这时，我母亲用手拉住了我。她两眼无泪，冷静地、温情地照料我，仿佛我患了猩红热。

我人事不省，最初几天这就给弟弟们解释了家里鸦雀无声的原因。可是以后，他们就什么也不明白了。家里从未禁止他们游戏时吵吵闹闹。他们都默不作声。可是一到中午时分，他们踩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就会使我失去知觉，似乎每一次都是来向我宣告玛特死亡的消息的。

玛特啊！我的妒忌随着她一起进了坟墓，我祈愿着死后什么也没有了。因此，我们所爱的人在我们不参加的节日里，有许许多多的伙伴，这是无法忍受的事情。我的心还处在对未来不加考虑的年龄。对，我为玛特渴求的是虚空，而不是一个有朝一日要去和她相会的新天地。

几个月后，我唯一的一次见到了雅克。他知道我父亲有几幅玛特的水彩画，想看看这些画。我们对于和自己心爱的人有关的一切，总是孜孜以求想探个明白。我想见见玛特同意嫁给他的那个人。

我屏住气，踮起脚尖，向半开着的门走去。我走到门边时正好听见他在说：

“我妻子死的时候呼唤着他的名字，可怜的小家伙！这不就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吗！”

我见到这位情操高尚、忍住自己绝望心情的鳏夫时，我明白了，秩序正在各种事物的周围慢慢地自行建立起来。刚才，我不是得知玛特是呼唤着我的名字死去的，而我的儿子或许会过上一种合乎情理的生活吗？

德·奥热尔伯爵的舞会

沈志明 译

—

像德·奥热尔伯爵夫人的那种心态是否已不合时尚？当今之下，她那种本分和放纵兼而有之的心态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哪怕出身名门的女子和克里奥尔女人^①也不再具备这种心态了。更确切地说，人们不再注意纯洁，借口纯洁不如放荡富于情趣，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纯洁心灵的无意识不轨活动要比不道德行为的鬼花样奇特得多。为此，有些妇女认为奥热尔伯爵夫人太老实，有些妇女则认为她太轻佻。不论对哪种说法，我们都将作出答复。

德·奥热尔伯爵夫人出身豪门望族，是格里莫阿·德·拉韦布里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历经许多世纪，久盛不衰，光耀夺目。然而奥热尔伯爵夫人的祖先们却没费吹灰之力。其他家族进入贵族阶级都有光荣的经历，唯独这个家族获得显贵是靠呆在国外。不过老呆在国外，久而久之也不是没有危险的。格里莫阿家族曾一度充当急先锋，鼓动路易十三下决心削弱封建贵族阶级，招致种种辱骂。

该家族的族长忍无可忍，沸沸扬扬离开法国，率领全家定居马提尼克岛。

德·拉韦布里侯爵重振威风，把昔日祖先们对奥尔良地区农民的权贵移植到该岛土著人的头上。他领导几个甘蔗种植园，在满足权威欲的同时，大大增加了财富。

于是我们发现这个家族发生了奇特的变化。在艳阳普照下，一度使格里莫阿家族僵化的傲慢仿佛渐渐消融了。他们好似一棵未经修枝的大树，枝枝杈杈不断延伸，几乎覆盖全岛。刚下船的人们必定先去拜访他们。新到的人员只要证明自己跟他们有点亲戚关系，便可立即发迹。所以，加斯帕尔·塔谢·德·拉帕日里一到岛上，就去认表亲，尽管这一房亲戚远得不能再远了。后来格里莫阿家族的一个成员和塔谢家族的一位小姐联姻使这两家疏远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岁月流逝，塔谢家族尽管依仗格里莫阿家族，却仍得不到普遍的尊敬。当玛丽-约瑟芬·塔谢小姐打道回法国，她和博阿奈^②家族一个成员的结婚预告颇受冷淡，甚至被认为是丑闻，尽管男方的父亲在圣多明各拥有几处种植园。

格里莫阿家族是唯一对被休的约瑟芬不怀恨的旧贵。他们从约瑟芬那里获悉大革命，对这个消息由衷地欢迎。但他们始所未料那个剥夺他们权利的家族居然能在宝座上待很长的时间。也许因为他们起先认为这场革命是由领主们发动的，为领主们效劳的。但当他

① 安的列斯群岛等地的白种人后裔，既保留着白种人严格的处世哲学又沾染上本地人放纵的习性。

② 约瑟芬前夫博阿奈家族。约瑟芬为亚历山大·博阿奈生下一男一女，但未能为拿破仑生育。

们后来得知法国变化的情势，反而指责那些被砍头的人们没有遵循他们的榜样，在最适当的时机，即在路易十三统治下，背井离乡。

他们身居岛上，犹如幸灾乐祸的邻居，注视着旧大陆。这场革命使他们乐不可支。譬如，他们的小表妹居然嫁给了波拿巴将军，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但他们听到帝国宣告建立时，觉得玩笑开过了头，并认为革命已达到顶点。革命的烟火腾空而起，雨花般散落勋章、爵位、财产。他们对这场巨大的假面舞会甚感不快，人们改变封号有如往脸上贴假鼻子那么轻而易举。于是人们看到马提尼克岛上发生了奇怪的骚动。美丽的宝岛转瞬间人口锐减。约瑟芬，为组织皇族，在宫廷大搞裙带风，只要沾一点儿亲的人，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人，一概收罗，但必须属于旧贵门第。她首先想到了格里莫阿家族。不料格里莫阿家族对此嗤之以鼻。等到约瑟芬被休，他们才跟她重新接上关系。侯爵甚至给她写了一封充满道义的信，强调他一向不把事情看得太认真，并表示愿意接待她。侯爵对帝国的仇恨这时才爆发。在这之前，由于同约瑟芬有亲戚关系，他一直忍耐着。

我们追溯这个家族几个世纪的历程时，仿佛只看到一个人物，只看到总是同一个人物在活动，不禁惊讶不已。究其原因，我们其实对格里莫阿家族毫不在乎，而只对活生生代表这个家族的一个女性感兴趣。我们必须明白，格里莫阿·德·拉韦布里小姐，由于降生在艳阳天的吊床上，天生就缺乏手段，而巴黎的妇女，不管其出身如何，则有的是手段。

玛鸥出生时不是很受欢迎的。格里莫阿·德·拉韦布里侯爵夫

人从未见过新生儿。当家人把玛鸥抱给她母亲看的时候，这位勇敢地忍受过分娩疼痛的女人昏厥过去，以为自己生了个丑八怪。这次昏厥给她留下了后遗症，从此怀疑小玛鸥不健全。由于玛鸥牙牙学语较晚，妈妈一直以为她是哑巴。

格里莫阿夫人焦急地等待另一个孩子，希望生个男孩。她预先认为她的儿子十全十美，具备她女儿所没有的一切美德。不幸，她怀孕的时候，圣皮埃尔城遭到一次特大的洪水袭击。侯爵夫人奇迹般地脱险了，但人们一时为她的神志担忧，也为她即将生下的孩子担忧。从此这个岛使她惶惶不可终日，她说什么也不肯继续住下去了。医生们纷纷劝说她丈夫不要违背她的意旨，否则后患无穷。就这样，格里莫阿全家下定决心，即使白给个王国也不要了。他们于1902年7月风风火火赶回法国。事有凑巧，德·拉韦布里庄园正值拍卖。侯爵怀着为祖先报仇的信心重新买下了他们的领地，以为此举光宗耀祖，俨然以路易十三急切召回的领主自居。从此他以领主的气派跟领地的农民们打了一辈子官司。

格里莫阿夫人生下一个死胎。她在洪水袭击时得了妇女病，因此不可能再生育了。当得知死胎是个男孩，她几乎悲痛欲绝。侯爵夫人沮丧过度，得了衰竭症，从此成了克里奥尔女人的活标本，卧靠在长椅上度过终身。

她那颗得子无望的心会不会把母爱转给玛鸥呢？难说，小姑娘生性太活泼，太好动，同她失望的心情太不协调，使她大为不悦。

玛鸥在拉韦布里庄园像野藤似的茁壮成长。她的美貌和聪明虽说长进不快，但却是稳扎稳打的。原先她由黑人老妇玛丽抚育，黑女人好似格里莫阿家的一件东西，听凭指使。玛鸥从她那里得到真

正的温情，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温情，非常接近情爱。

玛鸥离开黑女人以后，只得呆在拉韦布里，就地托给一位出身外省名门却一文不名的老处女抚育。母亲整日昏昏沉沉；父亲只注意教她懂得谁都配不上格里莫阿家的千金。她幼年时的生气一直到十七岁出嫁时才得以恢复，丈夫安纳·德·奥热尔伯爵属于我国相当出众的门第。她如痴如狂地热爱丈夫，丈夫对她感激不尽，报以最热烈的情谊，即他所谓的爱情。只有黑女人玛丽对这桩联姻侧目而视。她的非难建立在年龄的差异上。她觉得德·奥热尔伯爵太老了。为了不离开伯爵夫人，玛丽跟着她进入德·奥热尔公馆。有人说，她无事可干。正因为她的职务不明确，佣人们把许多杂活儿推给她。一天下来，黑女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安纳·德·奥热尔伯爵其实挺年轻的，刚三十岁。他的荣誉怎么获得的，一时说不清，但他卓越的地位已确立无疑。这跟他的姓氏倒没多大的关系，即便特别看重门第的人也得靠才干取胜。然而也得承认他的品德纯是世系的，他的才干只限于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父亲去世不久，人们对其赞扬的语气夹着嘲弄。总之，安纳在玛鸥的内助下，使德·奥热尔公馆重放光彩，从前那种无聊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尽。可以说，战后的舞会首先是德·奥热尔夫妇举办的。已故德·奥热尔伯爵如果在世大概会认为他儿子在宾客中过分突出自己，过分炫示财富。这种不许出风头的说教未免严厉，丝毫说明不了德·奥热尔夫妇获得成功的原因，倒给那些与家族之外的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亲戚提供了说三道四的依据。因此，德·奥热尔公馆的舞会对这些亲戚来说是唯一消闲解闷和说长道短的机会。

已故德·奥热尔伯爵如果在世，受到邀请的不少人都会使他大惑不解。首先是一位年轻的外交官，保尔·罗班。他认为受到某些家族的接待是三生有幸。在他看来最大的荣幸莫过于去德·奥热尔夫妇家。他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参加大学街节庆活动的，另一类是不参加大学街节庆活动的。他对这种分类法洋洋得意，并用来影响他的好朋友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暗暗责怪他不利用贵族姓氏捞好处。保尔·罗班以未谙世故的天真主观地识别他人。他哪里想得到在弗朗索瓦眼里，德·奥热尔夫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可不必趋炎附势。再说，保尔·罗班还庆幸于自己虚构的优越性，并乐此不疲。

这两位朋友的差距之大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但他们却以为十分相似，紧密相连，也就是说他们的友谊促使他们尽可能相似。

保尔·罗班一心想“往上爬”，而别人则错以为他立而望之，姗姗来迟。怎不叫他急得跺脚，生怕误了班车。他寄希望于“大人物”，确信可以有所作为。

如果剔除十九世纪发明的那种愚不可及的浪漫色彩，他的想法倒是蛮可爱的！

自感才疏资浅和未谙世事的人不敢乱闯，生怕陷入流沙。保尔却自以为成了场面上的人物，其实是沾沾自喜，懒得克服自身的缺点。这根毒草越长越大，慢慢缠磨他，使他认为找到了比较圆通的办法。外表看来他颇有手腕，实际上意志薄弱。他慎之又慎，近乎怯懦；他四方应酬，八面玲珑，认为什么地方都应插一足。玩这样的游戏有失去平衡的危险。保尔自视谨慎小心，其实故弄玄虚。为

此他把自己的生活做了不同层次的安排，认为唯有他交游各方，能上能下。他哪里晓得世界小得很，到处都可能碰见。当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问他晚上干什么，他回答：“人家请我吃晚饭。”他所谓的“人家”包括“我的人”的含义。“人家”是属于他的，为他所垄断。一小时之后，他在晚宴上却碰见了塞里欧济。尽管故弄玄虚使他出尽洋相，但他始终不改。

与之相反，塞里欧济是无忧无虑的典型。他年方二十，尽管年轻和好闲，却颇为比他年长的能人看重。在许多方面他相当不知轻重，但清醒地懂得万事不可急于求成。说他早熟，未免失实。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成果，问题在于善于采摘。然而，年轻人往往太急躁，总想摘取最不可及的果子，总想一举成器，而忽视唾手可得的果子。

总之，弗朗索瓦完全是他年龄的产物。一年四季，如果说春季最为宜人，也可说最难承受。

他圈子里唯一使他未老先衰的人是保尔·罗班。他们俩互相施加坏影响。

1920年2月7日星期六，我们的这两位朋友来到梅德拉诺马戏场。一些优秀的小丑把各家剧院的观众都吸引了过来。

表演已经开始。保尔对小丑上场不大注意，更注视入场的观众，寻找熟悉的面孔。突然，他惊跳了一下。

一对夫妇正从他们对面的门进场。男人轻挥手套向保尔致意。

“这就是德·奥热尔伯爵吗？”弗朗索瓦问道。

“是的，”保尔回答，相当的自豪。

“跟他在一起的是谁？是他的妻子吗？”

“是的，她叫玛鸥·德·奥热尔。”

幕间休息一开始，保尔就像干坏事的人那样溜了，乘嘈杂之际寻找德·奥热尔夫妇。他很想见到他们，但是由他一个人见面。

塞里欧济在走廊里转了圈之后，推开弗拉蒂利尼一家的包厢。进他们的包厢就像进舞女的包厢那么方便。

包厢里摆着一些很有气派的残留物，多已失去原来的意味，但在他们这些小丑们看来却意味更浓了。

德·奥热尔夫妇既然来到马戏团，少不得要去见见小丑们。其实安纳·德·奥热尔只不过想露一下面罢了。

伯爵看到塞里欧济进来，立即把姓和人对上号。哪怕只瞥见一次，他就能把全场的人都认出来，从不出差错，除非故意把姓氏说得不准确。

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习惯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已故德·奥热尔伯爵为此常常招来令人不愉快的答话，有些人不喜欢他这个好奇的怪物。

再说包厢狭小，在场的人不可能不打招呼。安纳跟塞里欧济寒暄，装出未瞥见过他的样子。他看出弗朗索瓦因没有被认出而感到拘束，这场游戏是不平等的。于是，他转向妻子说：“德·塞里欧济先生好像不如我们熟悉他那样熟悉我们。”玛鸥从未听说过这个姓氏，但她已经习惯丈夫的花招了。

“我经常请罗班‘接一下头’，”伯爵笑着对塞里欧济加添道，“我怀疑他没有把口信带到吧。”

他刚才看到弗朗索瓦和保尔在一起，因熟知保尔的怪癖，所以

胡编的话听起来倒叫人感到亲切。

三人一起嘲笑罗班故弄玄虚，决定耍弄他一下，让安娜·德·奥热尔和弗朗索瓦假装是老相识。

这一无伤大雅的玩笑使他们一见如故。安娜·德·奥热尔主动请弗朗索瓦参观马戏团的马厩，好像是他自己家的，其实弗朗索瓦早已观看过了。

弗朗索瓦乘德·奥热尔夫人不注意的时候，时不时瞧她一眼，觉得她美丽，傲慢，心不在焉。她确实漫不经心，除了对伯爵爱情专一，对任何事情都心不在焉。她的谈吐有些生硬，声音略带嘶哑，富有男性朴实而粗犷的韵味。她的声音比她的容貌更能显示高贵的出身。而安娜的声音则略带女人气的，朴实而柔弱。它具有某种艺术流派的嗓音，这种假声在舞台上一直还保留着哩。

身经奇遇并不感到稀奇，事后想起来倒令人回味无穷。弗朗索瓦不觉得同德·奥热尔夫妇相遇有什么了不起的浪漫色彩。但他们耍弄保尔的花招却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感到同谋与共，结果自欺欺人，因为在决定使罗班相信他们是老相识之后，他们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铃响了，幕间休息结束。弗朗索瓦想到马上要与德·奥热尔夫妇分手，又要去同保尔在一起，不禁有些惆怅。安娜建议换座位，让弗朗索瓦同他们“待在一起”。

玩笑越开越妙了。

保尔厌恶迟到，会毫不客气地数落你。不管别人有什么想法，他一味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找到奥热尔夫妇也没有碰见什么大人

物，满肚子不高兴，对弗朗索瓦未按时回来正低声埋怨，突然看见他们三人在一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安纳的举止始终好像是名扬全球的人，与老伯爵不同之处在于他风度优雅，颇博好感。他的自信或无意识的自信又一次使他获得成功。他只打了个招呼，女引座员就把两个观众换了座位。

安纳·德·奥热尔和塞里欧济谈笑风生，俨然是老相识，保尔哪能猜想得到他们才初次见面哪。他怒火中烧，觉得受人愚弄了，但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安纳·德·奥热尔具有用之不尽的热情。他好像第一次来马戏场，但又要充当熟悉节目的内行。当矮人经过马道时，安纳向他微微示意，就像刚才向保尔那样轻轻摆手。

如果说他谈起世上伟人时含糊其词，那么他在谈到自己时也相当谦逊。但有时提到某个女王，却轻描淡写，一带而过，颇为不敬，而讲起另一种阶层的人，用他的话来说，下等的人，他可以热情似火，洋洋洒洒发挥一个小时，有如人们描绘昆虫的生活习性。而且，一旦面对陌生阶层的人，他就昏昏然，飘飘然，一心想出风头。他从战战兢兢到话多饶舌到胡说八道，乃至飞蛾扑灯似的忘乎所以。

战时他有机会接触不同阶级的人，因此战争使他兴奋。

兴奋的结果是使他失去了英勇作战所得到的好处：他受到了怀疑。将军们不喜欢成天饶舌的毛头小伙子，他非但没有敬重等级的意识，并且声称要用德意志的精神状态来鼓舞自己的士气，更有甚者，从不隐讳通过瑞士同奥地利的表兄弟们通信。尽管好几次都可以获得荣誉勋位的十字勋章，但始终没有授予他。

这是不公正的。究其原因，与他父亲有很大的关系。此公着实了不起。他硬是不肯撤离他那座坐落在香槟的科洛梅古堡。“我不相信会挨爆炸，”他向车夫喊道，下令套车外出兜风。每天哨兵们向他问口令，他总是回答：“我是德·奥热尔先生。”

他认不出军衔，不管中士或上校，只要戴军衔条纹的军人，一律称“军官先生”。人家用各种恶作剧来报复。借口祖国需要信鸽，住在他古堡里的军官们征用了鸽塔的鸽子，当天晚上鸽子成了军官食堂的美味。德·奥热尔先生知道了，从此逢人便讲：“我不知道若弗尔先生怎么样，反正他手下的人是些骗子。”

鸽子消失之后不久，借口鸽塔妨碍打靶，借口德·奥热尔先生可能上塔打信号，上面下达命令拆除鸽塔。老人气得比他的古堡还傲然。拥有鸽塔是一种封建特权哪！

所以，我们的部队撤退后，德·奥热尔先生看到德国人来占领非常不在乎。德国军官们对他敬之重之，贵族姓氏令人肃然，而德·奥热尔家族更令人起敬。因为这家名门在德国人的字典上占着二、三行的位置。德国对我们侨民的荣誉关怀备至，大革命一开始，奥热尔家族就奔赴德国和奥地利，在那里扎下了根。

德国人放弃科洛梅之后，德·奥热尔先生回到巴黎，以免重见我们的军官。他对德国的赞颂葬送了儿子的十字勋章。他一再说：“普鲁士人好极了。”十分欣赏他们文雅的举止。

“再说，我们世代相传的敌人，是法国。”这便是他的结论。

正当安纳转战沙场，正当他的姐姐在前线照料伤病员，德·奥热尔伯爵一天晚上在躲警报的时候，突然心脏停止跳动。在大学街的公馆地窖里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我们的航空兵奉政府之命投假炸

弹，以便疏散巴黎人民。

“请您跟我们去罗班松参加舞会吧，”在走出梅德拉诺马戏场时，安纳·德·奥热尔对弗朗索瓦说。妻子不胜惊讶地瞧了瞧他。

弗朗索瓦不禁一怔。他当然不想跟奥热尔夫妇分手，不管他们去哪儿。

奥热尔夫妇的汽车没有折叠式座席，只好挤着坐三个人。保尔宁愿感冒，也不肯错过舞会，自告奋勇坐到司机旁边。这一举动是向弗朗索瓦挑战，表明他与奥热尔夫妇关系亲密，坐差位置无所谓。弗朗索瓦坐在他们夫妇的当中。

“您去过罗班松吗？”玛鸥问道。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常听他家的挚友福巴赫老人讲起这个小村庄。德·塞里欧济夫人自从守寡，即弗朗索瓦出生不久，就离开圣母田园街，长年住在尚皮尼。弗朗索瓦每当在城里吃晚饭就在福巴赫家换装和过夜。尽管福巴赫家的人跟他讲过他们青年时代的罗班松，但因为从未去过，弗朗索瓦想象的田园风光还是旧时的情景：老头老太骑着毛驴散步，在树上吃晚饭。

停战后的一年时兴到郊区跳舞。一切符合需要而不出于古怪动机的风气都是令人快乐的。警察局严厉的措施把不肯早睡的人们赶到郊外，乡间聚会一般在晚间举行。几乎都在草地上吃夜宵。

弗朗索瓦坐在车里就像眼睛蒙上布条，莫名其妙，不知道走的是哪条路。车子停下时，他问道：

“咱们到了吗？”

其实他们刚到奥尔良门。一列车队中途停着待发，两侧簇拥着

围观的人群。自从罗班松举办舞会以来，税门附近闲逛的人和红山的百姓常来奥尔良门观赏上流社会的车辆。看热闹的人放肆地把脸贴着车窗玻璃，张望车里的主人。女主人们装做甘心受罪。收入市税的职员动作缓慢，拖拖拉拉。有些胆小的女人，长时间隔着玻璃窗被围观，被觊觎，感到晕眩，如看木偶戏，时间太长，支持不住了。这些群氓虽说不伤人，却咄咄逼人，新贵夫人们不由得想起革命，顿感脖子上的项链有了压力。不过，装做风雅的女士们正需要这些目光来显示她们珍珠项链的价值倍增了。与轻率的女人不同，胆小的女人哆哆嗦嗦地把貂皮大衣领子向上拉起。

况且，车里的人比车外的人更忘不了革命，而民众则陶醉于每晚免费的街景。在红山区各家电影院看完周末电影的观众，散场后随意加入人流，好像继续看更为壮观的电影。

人群中很少有人对走红的人表现出敌意。保尔不安地转身朝朋友们笑笑。几分钟后汽车还停着不走，安纳·德·奥热尔探身车外。

“奥棠丝！”他对玛鸥说，“我们不能见奥棠丝这么样不管哪！她的汽车抛锚了。”

在一盏煤气路灯下，身穿夜礼服，头戴冠冕形发饰的德·奥斯特利茨王妃正在指挥她的司机修车，一边调侃、吆喝人群。她由一个名叫魏纳的美国侨民陪同，魏纳女士享有美人的名声，如同上流社会的其他名声，总是过分渲染的。稍微有点洞察力的人都会发现魏纳夫人并不具备真正的姿色。

德·奥斯特利茨王妃雍容华贵，煤气路灯的亮光比分枝吊灯的亮光更加烘托她的风韵。她与围观的群氓周旋自如，好像跟他们朝

夕相处似的。

为了避免呼唤她那过分响亮的姓氏，大家都管她叫奥棠丝，言外之意她是大家的朋友。愿意接近她的人都觉得她平易近人，因为她善良至极，尽管道学先生们对她的善良也许不以为然。由于她生活作风自由，有些人对她抱敌对情绪。她是帝国一位元帅的曾孙女，嫁给另一位元帅的子孙。德·奥斯特利茨亲王周围所有的人都跟他的妻子合得来，唯独亲王跟她合不来。再者，亲王夫人从不打扰亲王。默默无闻的亲王毕生潜心改良马种，年轻人以为他早已去世了。奥棠丝长得很像她家始祖拉杜元帅。少年时当过屠夫伙计的元帅脸色通红，头发卷曲，使人不禁联想起生猪肉。奥棠丝是温顺的女儿，贤惠的妻子，颇得老百姓的好感，所以老百姓觉得她美。她不仅是温顺的女儿，而且是温顺的曾孙女，因为她非但没有背弃她的出身，还始终对元帅怀着敬意，甚至爱戴。她的胃口十分好，中央菜市场买来的都爱吃，为此有人说她胃口不正常。

年轻一代对她不像她那代人那样严厉。人格无可怀疑的奥热尔夫妇从不排斥她，不认识奥热尔夫妇的弗朗索瓦也早已认识奥棠丝了。

三个男人吻德·奥斯特利茨夫人的手，围观的人群哈哈大笑。

弗朗索瓦已经和奥热尔夫妇融为一体，不明白为什么众人大笑。除了吻手的举动，德·奥热尔伯爵的嗓音也引得大家开心。

有件事德·奥热尔夫人苦思不解，为什么公众对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和赫丝黛·魏纳盲目好感，而对她则只是一般的爱慕，因为王妃和美国女人穿夜礼服而不戴帽子，妇女百姓识别贵妇人的标志，首先看戴不戴帽子。

只有一个站在第二排的大高个儿敢于表现出对王妃的敌意，低声咒道：“哼，要是我有手榴弹！”但周围的人立即轻声教训他，想活命就得放老实点儿。于是此人把火气转向司机，冲着司机骂“笨蛋”。可怜的司机满头大汗，每次发动，以为成功，不料哒哒几下，发动机又熄火了，汽车还是原地不动。王妃冲着发脾气的家伙嚷道：

“喂，懒鬼，你骂娘充好汉还不如来帮我们一把哩！”

有时候某些话好似掷硬币猜正反面，会使形势突变。

“坏事了，”保尔暗自思忖。

不料相反，王妃这句话赢得了一阵喝彩。

喝彩声迫使大高个儿出马，他低声抱怨，一脸的不情愿，硬着头皮尽义务。他推开众人过来，钻到汽车底下，一会儿工夫就把车修好了。

“请这位先生喝一杯波尔图酒！”奥棠丝对司机说。从车厢取出一瓶酒和几只无脚杯。通过同援救者碰杯，王妃把众人彻底征服了。她喊道：

“行了！嗨，上路吧！”

借着王妃布下的光彩熠熠的光泽，奥热尔夫妇，塞里欧济和惊叹不已的保尔兴致勃勃地驰往罗班松。

风云人物就是这样产生的。

热拉尔从前当过赌场的出纳，战时为巴黎人组织娱乐。只有二、三个人敢像他这么干。他还抢先办起了地下舞厅。为躲避警察追捕，他每半个月更换一个地方。他害怕警察，因为这是违抗禁令

的，更因为他犯有前科。

在巴黎城里干不下去了，就跑到郊区找小房子代替舞厅。最出名的是讷伊舞场，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对对风雅的夫妻把这个不法舞场的方砖地跳得锃亮，间歇时却只能坐在铁椅上休息。

热拉尔为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决意扩大经营。他以极低的价格租下罗班松古堡。这座巨大的古堡建于上世纪末，是由大名鼎鼎的花粉商迪克的疯女儿出资的。她下令在古堡的简介和标记上利用“迪克”和“公爵”同音同字的巧合添饰公爵花冠。

这个花冠图案也装饰在栅门上和邸宅的三角楣上，迪克小姐终身呆在庄园里等待背弃她的茨冈人回来。

离奥尔良门几公里处，一些人打着手电筒为去古堡的汽车司机引路。

保尔不时回头朝奥热尔夫妇和弗朗索瓦笑一笑。他的微笑可有多种解释。或是：“不要紧，我挺好，一点也不冷”；或是：“没关系，我不生气”，因为他隐约感到人家在耍弄他……也许他的微笑只反映一个外出兜风的孩子的快乐。

奥热尔的汽车紧跟在奥斯特利茨王妃的汽车后面进入主要院子。还未把车停在台阶前，他们就是通过玻璃门窗瞧见了被热拉尔称为侍卫大厅的舞厅里摆着一张很大的桌子，周围分散地坐着不少男人。只有两个女人，桌子两端各站一个。

奥热尔夫妇、保尔和弗朗索瓦直接从马戏场赶来，还是白日穿着。保尔退缩在后，庆幸陪同奥热尔夫妇和德·奥斯特利茨王妃来见这么显赫的世面，从而抵消了不体面的自卑感。大厅里的男男女女

女，听到汽车喇叭声，顿时消失，大桌子转眼无影无踪，酷似童话中的情景，保尔大为惊叹。但见有人把双扉门打开，急冲冲来到王妃跟前。他正是热拉尔本人，看得出大桌子旁的众人必定是服务人员了。顾客一到，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近日来生意清淡，舞池空落落的，热拉尔为得到手下人的支持，将为取消预约的顾客准备的食物慷慨地给大家分享。同时派他的“同事”到路口用手电筒引路，招徕不知底细的汽车主人。

乐队开始奏乐。弗朗索瓦很高兴，有了音乐，他就可以不说话了。

他转身朝德·奥热尔夫人无意识地笑了笑。

“米尔扎！米尔扎来了！”德·奥斯特利茨夫人喊道。

循声望去，只见沙赫^①的堂弟带着几个朋友进来。大家都管这个波斯人叫“米尔扎”。其实这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称号。这个缩略称号一经被大家采用，便成为友好的绰号了。

人们大概想象不出有比波斯人米尔扎更波斯人了。但祖先的奢华在他身上却以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他没有一大堆妻妾，连唯一的妻子也死了。他专门收集汽车。总是第一个买新车，没等汽车装配完毕就买下了。有一次他驾驶一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在去迪耶普的路上抛锚了，而当时这种车只有在纽约才能修理。

他对政治狂热，这一点和他的同胞们完全一样。

在巴黎，米尔扎给人以轻浮的印象。人说亲王喜欢寻欢作乐。

① 伊朗国王的称号。

理由很简单，哪儿不热闹，他转身就走。米尔扎是不知疲倦的猎奇者，但从不纠缠，既然醉心于猎奇寻欢，那么他就行踪不定了。

米尔扎对弗朗索瓦十分友好。礼尚往来，弗朗索瓦对米尔扎也一向有好感，认为他实际上比传说的要更好些。

米尔扎成了一种偶像。大家认为他具有使聚会活跃的特殊本领，只要他一到场，人们立即生气勃勃。但这天晚上，弗朗索瓦觉得米尔扎讨厌透了。他的到场使他们几个人振作起来，先前谁也没想到跳舞，而现在人人都翩翩起舞了。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不会跳舞，扫兴至极，因不能搂住德·奥热尔夫人跳舞而深感遗憾。

每当一对夫妇跳舞，人们便看得出夫妻间融洽的程度。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动作非常合拍，证明他们情投意合或配合习惯了。

难道可以说安纳和玛鸥协调一致仅仅因为配合习惯吗？不，伯爵夫人一人的爱情就可包容两个人，她爱得如此热烈，安纳深受感染，使人以为是互相爱恋。弗朗索瓦根本看不出问题，他认为面前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妇，并为他们的和睦感到高兴。他产生了一种与往常截然不同的情感。在他，嫉妒先于爱情。这次他的脑筋不开窍，根本不去想这对夫妻间有什么裂痕。弗朗索瓦看着德·奥热尔夫人和丈夫跳舞，高兴得像自己在同她跳。他羡慕他们，看得出神，没有答理赫丝黛·魏纳的问话，心想倘若让他企求一种配得上德·奥热尔夫人的幸福，那他一定选择安纳和玛鸥心心相印，而不希望他们同床异梦。

德·奥热尔伯爵忙得连坐的时间也没有。他利用舞间休息，配制各种混合酒，与其说他具有酒吧侍者的技艺，不如说他在耍魔

法。大家品尝第一杯，但谁都不肯喝第二杯，连配制者自己也不愿再喝。只有德·奥热尔夫人肯喝，因为是安纳配制的；塞里欧济为随顺德·奥热尔夫人，也跟着喝了。

魏纳夫人先想叫弗朗索瓦陪她跳舞，后来离开舞池在他身边坐下。面对趣语连珠的美国女人，弗朗索瓦觉得束手无策，情愿一个人待着。她尽说些弗朗索瓦已经遗忘的事情，而她则是前一天晚上听来的。她用的一些“字眼”，在弗朗索瓦看来，词不达意。她竭力讨弗朗索瓦喜欢，显露才智，高谈某个形象，某种思想，其实都不足挂齿。刚才安纳让人品尝他配制的混合酒时，有人用了“魔法”一词，她借题发挥，大谈春药，温情脉脉地让弗朗索瓦明白她喜欢他，并低声述说使特里斯丹和绮瑟^①永远相爱的绝妙配方，还提到有史以来各个国家激发爱情的一些鸡尾酒。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警惕起来。她胡说些什么呀？他原想只有他和德·奥热尔夫人喝了混合酒，这酒本应配制给安纳喝的，可他并没有喝。

他以为赫丝黛·魏纳猜到他的心意，不由得心绪不宁起来。美国女人看出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局促不安，认为此人比她想象的还傻，但还值得为之开窍。

“在所有这类饮料中，”她继续故作风雅地调情，“必须加进

① 法国中世纪传奇《特里斯丹和绮瑟》：国王马克的侄儿特里斯丹去爱尔兰为国王马克向绮瑟求婚。绮瑟的母亲交给绮瑟一瓶春药，祝她同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英法海峡时，特里斯丹和绮瑟误饮了这瓶春药，以致相爱不舍。国王马克和绮瑟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直到夜幕降临，但在入洞房时，国王马克却发现躺在新床上的不是绮瑟，而是绮瑟的忠实女仆勃朗詹。仁慈的国王并没有追究他们。这对年轻的恋人继续相爱，但先后以自杀告终。

曼德拉草根的粉末。我可以让任何人爱我，因为我拥有一棵曼德拉草。去我家看看吧，世上一共只有五棵呀。”

这种草根的形态长得像人，她是 1913 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集市上买到的，只花了几个铜子。当时她还以为买了个黑人小塑像哩。

“我得给您搞个半身雕像，”她沉默片刻后说道。

“您会雕刻吗？”弗朗索瓦漫不经心地问。

“不专门搞雕刻，我幼时样样艺术都学过一手。”

那么这个塞里欧济对什么感兴趣呢？她思忖自己的话是否太微妙了，谈吐是否符合他的层次（她自以为太含蓄了）。于是她百般逗乐和取悦弗朗索瓦，对他热情似火。弗朗索瓦却相当不礼貌，几乎不掩饰他的厌烦。赫丝黛·魏纳慌乱起来，有如在音乐厅经理办公室要求雇佣的女人，竭力施展才艺。她问侍应领班借一支铅笔，信手并排画了两个 8 字，她说横倒过来就成了两颗连在一起的心。乐队停止演奏。德·奥热尔夫人累了，有点目眩，随便坐了下来。对弗朗索瓦来说，却不是随便的，因为恰巧坐在他旁边。她看到桌布上画着两颗黏合在一起的 8 字，无意之中，投射出讯问的眼光。

美国女人装作不好意思的样子，好像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被人当场捉获。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恨她居然暗示德·奥热尔夫人他们串通搞了什么名堂。

“魏纳夫人刚才给我变戏法呢，”弗朗索瓦回答玛鸥无声的问题。

德·奥热尔夫人对弗朗索瓦表现的生硬和放肆并不反感。当她

得知画的两颗心是由数字拼起来的，反倒觉得挺有意思，赶紧为弗朗索瓦的唐突向赫丝黛·魏纳表示歉意。她心想：

“这舞跳得把我的脑子都弄糊涂了。我想到哪儿去了，居然认为这个年轻人在桌布上画心呐。”

由于她对魏纳夫人说话和气，弗朗索瓦也显得十分客气，为的是取悦玛鸥，不料赫丝黛·魏纳以为终于征服了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感到自己的脸被人家瞧得挺难受的。赫丝黛眯着眼盯视他。

“您这个样子更有性格。给您雕半身像不容易呀，我会受累的。”

难道她已经在想一次接一次地叫他摆姿势吗？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对她的话没有放在心上，根本没有想到魏纳夫人除了聊天之外还有别的招数叫他为难。他忘记了这个美国人是女人，而且非常漂亮。

玛鸥掏出镜子照了照，并非卖弄风情，而是看表似的，想知道是否该回家了。她也许从自己的脸上看出时间已晚，率先站了起来。

“你们车上大概很挤吧，”赫丝黛对德·奥热尔夫人说，“奥棠丝和我可以带一位。”

她的语气很随便，朝弗朗索瓦瞥了一眼，表明根本不在乎是保尔还是弗朗索瓦搭乘德·奥斯特利茨王妃和她的车。

保尔的大脑很快转动起来。该让他的朋友独自跟奥热尔夫妇还

是跟魏纳夫人在一起呢？他以为弗朗索瓦对魏纳夫人的关注胜过对奥热尔夫妇的关注。

保尔像个运气不好的赌客，看到谁赢才跟着谁押宝，每每为时已晚，等他下赌注，赢者已开始输了。他根本不懂每次赌输后下双倍赌注的赌法，总是输得一塌糊涂。

他在梅德拉诺马戏场受到愚弄，对弗朗索瓦怀恨在心，以为抢先登上奥棠丝的汽车是替自己报了仇，阻碍弗朗索瓦的计划得逞。

他反倒救了弗朗索瓦。

在汽车里，安纳·德·奥热尔问他的客人：

“您跟赫丝黛·魏纳有那么多东西可谈吗？”

了解安纳的人从他提的问题看得出他对弗朗索瓦已经产生兴趣。德·奥热尔伯爵为人非常和蔼可亲，但同时却非常独断专行，唯我独尊。他广罗朋友，并不广交朋友。他一旦“收养”谁，谁就得唯命是听。他好指挥，好管事。

弗朗索瓦对他的问题感到吃惊，但并不生气，因为安纳·德·奥热尔给他提供了机会，让他当着德·奥热尔夫人的面澄清事实。由于对赫丝黛·魏纳态度生硬而引起了德·奥热尔夫人不快，他正后悔不迭呢。于是他抓住机会替自己辩护：

“这很简单嘛。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跳舞，自然很感谢她来陪伴喽。”

“对，”安纳对妻子说，责备的口气却是冲他们俩的，“可怜兮兮的！我们把他拉到罗班松，他却不跳舞！”

弗朗索瓦没有接话茬儿。是的，他没有跳舞，却喝了“春药”。

安纳·德·奥热尔力图弥补疏忽，心想只有立即发出邀请方能马到成功。

“改日请过来吃午饭吧，后天怎么样？”他的口气好像是弗朗索瓦的老相识了。

后天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没有空。

“那么明天吧。”

德·奥热尔夫人始终未开口。安纳这般殷勤虽说与她的性格不合，但她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塞里欧济陪他们出来玩，理应受到殷勤的接待。

弗朗索瓦尽管早对德·塞里欧济夫人说过他回尚皮尼吃午饭，但德·奥热尔伯爵的盛情难却，伯爵把他当作知己看待，哪能谢绝呢？他接受了邀请，但不了解奥热尔夫妇的日程安排。按照他们那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下午才安排活动，中午往往只限夫妻俩在家单独用餐。所以中午的客人是可请可不请的，完全出于高兴才请。这些客人很少在白天的其他时间进入公馆。可以说，邀请吃中午饭既表示友情也表示不太重视。但弗朗索瓦哪里晓得上流社会这部机器有那么多复杂的环节，人家发出邀请，他已喜出望外。至于晚宴的邀请，他根本不敢企望。他接受邀请时喜形于色。德·奥热尔伯爵见了心里高兴。他一向热情奔放。内心丰富的人是不讨价还价的，是不遮遮掩掩的。德·奥热尔伯爵喜欢别人也像他那样豪放，在他，这是贵族最好的标记。他自己在接受任何邀请，任何礼

物时必定喜形于色。高贵的天性，其本义恰恰在于懂得一切都不是天生就有的，至少主观上不应有这种看法。只有像罗班这样的人才掩饰意外的喜悦，生怕显得幼稚或得意。因此弗朗索瓦的举止深得伯爵的欢心，这是任何深谋远虑都不及的。

他们在安茹河滨大道告别，已是凌晨5点。

二

弗朗索瓦 9 点钟踏进餐厅，同福巴赫一家一起吃早饭。福巴赫太太对他说：“你很晚才回来吧，我听见的，大概是凌晨 1 点吧。”

福巴赫太太像一般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喜欢在人跟前卖弄，说自己容易惊醒。她和儿子阿道夫在圣路易岛上这座老房子的底层已住了 30 年。福巴赫太太时年 75 岁。她双目失明。儿子阿道夫一向显老，像个老头儿。他患脑水肿。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气，虽然他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幸，福巴赫母子俩也根本没有感到不幸。当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对他说：“你的脸色可不好哇！”他听了并不惊讶，因为弗朗索瓦的作息对一位一辈子 9 点钟就上床睡觉的妇女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当弗朗索瓦刚满可以有一定自由的年龄时，德·塞里欧济夫人就想出这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在福巴赫家占一间房间。她每月支付儿子的膳宿费。福巴赫太太起先嚷嚷不肯收，说她太见外了。德·塞里欧济夫人坚持支付。她很高兴找到了资助老朋友家的借口，再

说也可以更好地对儿子进行监督。儿子对她变通的办法毫不抱怨，相反，产生了平衡感。

福巴赫太太 1860 年嫁给普鲁士乡绅冯·福巴赫，此公是个酒鬼，专门收集逗号。收集的办法是查核每种版本的但丁著作中的逗号数目。总数每次查核都不一样。他从不灰心，孜孜不倦地统计。另外，他是最早的集邮者之一，当时普遍认为集邮是发疯。

可怜的妻子等了 15 年才盼到一个儿子，一个丑八怪。她不仅不承认儿子丑陋，而且还说患脑水肿的儿子了不得：“他的脑门像维克多·雨果。”

福巴赫太太怀孕时隐居在罗班松的朋友家。分娩时刻临近，人们去请助产婆。不料助产婆来不了，只得请乡村医生。但福巴赫太太宣布宁愿像牲畜那样下仔，也不愿男人助产。人们劝她说，“不能把医生当男人看待。”可她嚷嚷得更厉害。但最后不得不投降。几年之后，福巴赫太太听说罗班松村的医生死了，这才松了口气。只有圣女才承认自己有这种思想。

面对福巴赫太太，弗朗索瓦常常懊悔自己寻欢作乐。但是这天早上，他兴致勃勃，情不自禁地要讲他的新遇，在罗班松如何玩得痛快，哪怕转弯抹角说一说心里也高兴。但一转念，觉得真的问起他来还确实讲不清罗班松村是怎么个样子，那多尴尬啊。幸亏罗班松这个村名引起福巴赫太太许多的回忆，她根本没有提问，自己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对她的回忆并不陌生。福巴赫母子俩谈话的范围很窄，总是重复同样的事情。不过，弗朗索瓦在外边听

够了无聊的闲谈，听听她的回忆也是一种休息。听多了，她的回忆几乎变成了弗朗索瓦的回忆。反正，阿道夫·福巴赫断定自己在出生前就参加了那些乡间聚会了。

时间长了，弗朗索瓦觉得眼前不是一母一子，而是一对老夫妻。

这家人的私生活安排得很好，称得上知足者常乐吧。弗朗索瓦常常赞叹不已，感到得益不浅。他看出母子俩什么也不需要。福巴赫太太即使双目炯炯，眼睛对她又有什么用呢？她生活在回忆中，对自己所珍视的一切倒背如流。有时弗朗索瓦坐在她身旁翻看照相簿，其中一本有许多德·塞里欧济先生的照片。母亲一直未让弗朗索瓦看过他父亲的照片。德·塞里欧济先生原是海军军官，死在海上。德·塞里欧济夫人竭力不使儿子对那种该死的职业产生兴趣，但福巴赫太太不大赞成德·塞里欧济夫人向儿子隐藏值得留念的东西，这是因为她不懂得做母亲的焦虑。大凡母亲们牵肠挂肚的事情，福巴赫太太盼也盼不到，她从未有过牵肠挂肚的幸福，因为她不幸的儿子在人生的旅途中从未独自迈过一步。

弗朗索瓦每当翻看相册，心里总很激动。福巴赫太太看不见相片，但每张相片都铭刻在她心上，说起话来根本不像双目失明的人：“这是你父亲4岁时的相片，那是你父亲18岁时的相片。喏，这是他最后一张相片，在他的船上照的，是他亲自寄给我们的。”

“我必定同他合得来！”弗朗索瓦叹道。他的叹息并不针对他的母亲，所谓合得来或合不来，指的是彼此的心事相通或不相通。德·塞里欧济夫人内向，具备地道的内审力，而她的儿子则外露，酷似盛开的花瓣。德·塞里欧济夫人的冷漠其实是老成持重，不露

感情。人们以为她对人对事无动于衷，连儿子也觉得她冷漠。德·塞里欧济夫人实际上十分喜爱儿子，只因为 20 岁守寡，生怕弗朗索瓦感染女人气，硬把冲动的感情深深压在心底。一个家庭主妇只看得到面包屑是多余的；而德·塞里欧济夫人则认为抚爱不仅浪费感情而且可能造成儿子缺乏阳刚之气。

弗朗索瓦对母亲表面的冷漠一点不觉得痛苦，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一个母亲会是另外的样子。可是朋友接触多了，场面上表面的热情感染了他。弗朗索瓦把这种逢场作戏的殷勤同德·塞里欧济夫人的态度相比较，不由得心里难受。所以，母亲和儿子，由于互不了解，各自暗中悲叹。他们面对面的时候，冷若冰霜。德·塞里欧济夫人时刻想到她丈夫倘若在世应持何种态度，她总是让眼泪往肚子里流。“20 岁的儿子疏远母亲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她暗自思忖，“我缺乏勇气吗？”弗朗索瓦运用德·塞里欧济夫人同样的思维逻辑，企图到外面寻找慰藉，以便消除郁闷。这是他作为儿子的心情。

有件事使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心烦意乱，就是福巴赫太太谈起他父亲时的口气。很显然，父亲幼时，她就认识；跟大小伙子讲他父亲小时候的事，叫人怪别扭的。同样，福巴赫家的一些挚友，例如德·拉帕利埃尔，健壮的少校，对他说：“我非常熟悉令尊哪！”好像他和他父亲是一码事，都是前程似锦的人。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在这个老年人的圈子里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因为是他沟通了新老两代人。他谛听老年人讲话，就凭这点殷勤，人人都预言他前程远大。福巴赫太太的朋友们说，他挺稳重的，不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疯疯癫癫。再者，人们特别欣赏他的谦

虚，每当问起他的学业，他总把话题扯开，设法回到往事上来。福巴赫家的人没有一个会承认像他这样善于听人讲话的人竟是个懒汉。

福巴赫一家除了上述的朋友会面之外，主要精力用于“拯救中国儿童”，至少直到1914年是如此。阿道夫从小就对这种神秘的慈善事业着迷，他只知道用邮票就能拯救中国儿童。他家的人，包括姨母婶娘，堂姐表妹，都尽量为阿道夫收集邮票。阿道夫像父亲统计逗号那样，精确地计算别人送给他的邮票。一旦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他立即寄给慈善机构。

为支持慈善事业，阿道夫自然没有姑息冯·福巴赫的收藏。这样，在印有“法兰西共和国”字样的邮票中，毛里求斯岛的邮票占据重要的地位，据说抽出其中一张就能拯救所有的中国儿童。

1914年的战争改变了阿道夫·福巴赫的活动。人们不再给他送邮票，而给他送报纸了。阿道夫和母亲把假新闻剪下来，作为取笑的对象，据说可以御寒。福巴赫太太还编织手套，毛衣，短袜，风雪帽。

福巴赫母子每年去德·塞里欧济夫人家作客一次，总在尚皮尼战役纪念日^①那天。早上弗朗索瓦雇一辆出租汽车来接他们去吃午饭。他们有请必到，无论如何不肯错过纪念仪式。

福巴赫太太和阿道夫是爱国者同盟会的成员，每年到福巴赫先

^① 1870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普法两军在尚皮尼展开大战，死伤惨重。

生倒下的地方参加纪念仪式，热情为演说鼓掌，但在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纪念意义，即在 1870 年战争爆发之时，福巴赫正在普鲁士继承一笔小小的遗产。因此，阿道夫在尚皮尼纪念碑前摆的鲜花既是福巴赫儿子献的，也是爱国者同盟会成员献的。

三

德·奥热尔伯爵刚坐下，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起来，别人无法插嘴，他却称这是交谈。为“引导”客人，他在独白中提到许多姓氏，好让弗朗索瓦心里有数哪些是认识的。德·奥热尔伯爵对这种转移问者角色，自问自答的做法十分满意。他踌躇满志，庆幸自己对塞里欧济采取友好的态度。

弗朗索瓦通常对健谈的人颇能敷衍，并非欣赏其内容，而是因为他可以不说话。这次，他对自己插不上话感到恼火，尽管安纳打断他的方式近似恭维的。他一开口，安纳就兴奋起来，仰头哈哈大笑，笑得出格，笑声尖得出奇。弗朗索瓦心想：“我做梦也想不到他这般锋芒毕露。”安纳不仅笑，不仅对塞里欧济的话，哪怕极无足轻重的话，赞不绝口，还宣称塞里欧济非常了不起，不可思议，可爱至极，并且向妻子重复塞里欧济的话。这叫塞里欧济尤感别扭。怪得出奇呀，因为安纳·德·奥热尔重复弗朗索瓦的话时，一个字一个字拉得很开，好像在翻译一种外语。德·奥热尔夫人出于对丈夫的爱慕，好像只有安纳说话时才洗耳恭听。安纳之所以这般

热烈，正是为了在交谈中始终做中心人物。哪怕吃喝的时候，他那只空的手也不停地挥动，阻止别人把话茬抢过去，迫使别人沉默。这种手势成了习癖，即使用不着担心的时候，他照样害怕人家抢话头儿，就拿这天来说吧，他的对手是一言不发的妻子和很少说话的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比前一天更觉得德·奥热尔伯爵确实像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所描绘的样子。他不无惊讶地发现，晚会和夜宵与参加者何等相称，甚至上流社会的人也不例外，人物渺小，聚会必差劲。他不再认为晚会有什么精彩之处，所谓情投意合只不过是耍弄保尔的一种默契。所以，当他们离开餐桌进入客厅后，弗朗索瓦寻找适当的时机，尽快体面地告辞。

客厅的壁炉里燃着柴火，塞里欧济见到熊熊的炉火，不禁想起乡间生活。火焰使他心上的冰块消融了。

他说话了。他的话很朴实，朴实得叫德·奥热尔伯爵反感，太离谱了。

安纳怎么也想不到竟然有人说：“我喜欢火。”相反，德·奥热尔夫人的脸上突然有了生气。她坐在高出壁炉挡火板的皮长椅上。弗朗索瓦的话如同一束野花，使她感到一阵清新。她张开鼻孔，深深吸了几下，觉得耳目一新。她终于开口说话。他们俩聊起乡村来了。

弗朗索瓦为更多地享受炉火，把椅子移近壁炉，把咖啡杯放在德·奥热尔夫人坐的长椅上。安纳蹲在地上，对着高大的壁炉好似对着歌剧舞台，他温顺地一声不吭，好像一向是无所作为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安纳·德·奥热尔生平第一次充当观众。他谛听他们的谈话，不是听内容，而是当音乐来听，因为伯爵对乡村一无所知。

大自然，除非得到王室的保护，安纳才觉得有魅力。他很像他的祖辈，认为凡尔赛以外或某个古堡二、三里以外，大自然就等于原始森林，一个正经的男子是“不去冒险”的。

另外，安纳·德·奥热尔第一次看到他的妻子离开他的光辉，离开他的注意力。他觉得玛鸥十分风趣，好像是别人的妻子。

“真遗憾，安纳，您的趣味同我的不一样，”德·奥热尔夫人在兴头儿上脱口而出。

话音未落，她冷静下来，觉得刚才的话轻率了，无意间说了错话。然而这句从未说过也从未想过的话却很说明问题。玛鸥和安纳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这就是几个世纪以来格里莫阿家族和奥热尔家族之间的差别，即宫廷贵族和领主贵族之间的对抗。不过奥热尔家族总交好运。这样，尽管他们是小贵族，却飞黄腾达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久已湮没的同音异义的姓氏，其门第经常在维尔阿端^①的著作中排在蒙莫朗西^②一起。他们成了最典型的廷臣，因此他们的姓氏占据显赫的地位。

所以，知其底细的人对德·奥热尔伯爵为突出他家的荣耀而异乎寻常地说谎无不惊讶。但在他，谎言并非谎言，而只是激发想象力。说谎就是用形象说话，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灵敏的人，体会不

① 法国中世纪纪事作家。

② 法国最古老、最显赫的贵族之一。

出细微差别的人，必须夸大某些奥义。像保尔这样的人当然会对他幼稚的冒充大为惊叹。德·奥热尔伯爵甚至自编自演情节剧。他认为公馆的地窖是最好不过的戏剧背景，似乎在昏暗的地窖里人们不容易识别真假：有一次，德国人扔炸弹，竟伤着了躲在地窖里的父亲；又有一次，大革命初期，人们把路易十七藏在这座公馆的地窖里。

玛鸥和弗朗索瓦沉默不语了。安纳像个不愿扔下新玩具的孩子，继续保持着沉默。沉默是个危险的因素。德·奥热尔夫人等着丈夫打破沉默，心想这不该属她做的事情。

电话铃响了。

安纳站起身，拿起听筒，是保尔·罗班。

“有人要跟您讲话，”安纳交谈了几句，拉拉弗朗索瓦的袖子。

“你！是你！”保尔听出塞里欧济的声音，说话都结巴了，心想，他又跟奥热尔夫妇在一起了！演的是什么闹剧？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他忘了自己是个大忙人，每个小时，每半个小时都排得满满的。此时居然不顾露馅儿，敏捷地对弗朗索瓦说：

“你能同我一起吃晚饭吗？我想跟你谈谈，很想见见你。”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原定回尚皮尼，别无他事，就同意了，但又一次把家庭义务推迟了。

“千万别挂电话，我要跟‘德·奥热尔先生’说话。”

花花公子们为了不损害自己的形象，说话时一律省去卷舌音。

我们的时代为类似的怪癖所缠绕，担心出洋相已到了荒诞的地步。保尔·罗班竭力培养这种荒诞的廉耻心，所谓现代的廉耻心，即不愿相信某些严肃的字眼和某些敬词敬语。他们使用这些词语时总说得像带有引号，表示不为之负责。

所以，保尔每当使用某个套语常谈，少不了扑哧一笑或事先深深呼吸一下，以此表明他不轻信。

不愿上当，成了保尔的怪癖，也是世纪的怪癖。这种怪癖有时可能蔓延，使一些人受骗上当。

一切器官根据本身的活动情况，或发达或萎缩。谁要是不断怀疑自己的心脏，那他的心脏就越来越萎缩。谁以为自己经受了锻炼，晒得黝黑健壮，那他一定在自我摧毁。由于完全搞错了奋斗目标，这种慢性自杀竟成了最有趣味的事情，还以为活得很有意思哩。迄今为止，人们只找到了一种阻止心脏跳动的办法，那就是死亡。

保尔就是带着加引号似的口气请“德·奥热尔先生”听电话的。

安纳接过话筒。保尔受好奇心的驱使不肯等到吃晚饭时再打听，硬说有要紧事要对奥热尔夫妇面谈。他可以马上就来吗？

保尔天生沉不住气，有什么秘密总要迫不及待地说出来。

“可怜的保尔，我们昨天晚上无恶意的戏言把他弄得心慌意乱。”安纳挂上话筒时说，“他好像以为我们存心合谋捉弄他。”

电话打破了美好的气氛。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心想：“保尔的办法很灵光。我开始明白他的动机，明白为什么我同一位朋友见面会使他气恼。不过，他应该跟别人耍弄他的手段。”

是的，保尔很像外省的街坊，随便找个借口闯到别人家里去捕捉秘密，并为引起的混乱而幸灾乐祸。

奥热尔夫妇家有什么秘密可捕捉呢？玛鸥的行为叫人朝这方面去想。她说：

“我要出去。”

安纳对她不合时宜的决定惊讶不已。

“您知道汽车不在呀！”

“我想走走。再说，我把安娜婶婶完全忘了，她会跟我过不去的。”

安纳·德·奥热尔学演员表演惊讶时的傻样。他的惊讶是真诚的，但夸大了。他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双臂向上，求助苍天。他的动作明显表示：“我的妻子疯了。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不知道为何说谎。”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感到很不自在。

当下，玛鸥不顾丈夫的阻拦，眼睛看着门，有如嗅到危险的狗，硬要出门，而主子还以为是心血来潮哩。她与弗朗索瓦握手告别。

保尔在街角上和德·奥热尔夫人交错而过，他回头瞧她，而她却没有注意到保尔。

既然如此，你走你的独木桥，她走她的阳关道，难道不更好吗？

保尔进入客厅时，推出与场合相宜的面孔。但安纳和弗朗索瓦不比他自己更说得清到底是副怎样的面孔。

他站着不脱外套，活像警察分局局长。德·奥热尔夫人不在场

使他不知所措。他心想要是她在场，也许摸得清底细；她突然离开，大概正是为了使他摸不着头脑吧。

“我只转一转，马上就走。”保尔说。

“没有必要专门来一趟嘛，”安纳听出保尔信口雌黄，说话有点刻薄。然后对着两个朋友问道：“你们打算在哪儿吃晚饭？”

他们说了常去的一家小酒店店名。

“我们在家吃晚饭，”安纳说，“说不定晚饭后去找你们。”

伯爵又一次不由自主地信口开河。这种不分场合都要出风头的偏执是十分危险的。

保尔和弗朗索瓦一起离开，但很快就分手，各自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四

晚上，弗朗索瓦首先到达赴约地点。跑堂儿的对他说，德·奥热尔伯爵打来电话表示歉意，说晚饭后不来了，并请德·塞里欧济先生第二天上午给他打电话。不出所料，德·奥热尔夫人漫无目的地散步回来之后，想到将要同安纳单独度过一个夜晚，喜不自胜，所以安纳没敢向她提起出去的打算，乘她离开客厅的间歇打电话取消了约会。

整个夜晚，安纳·德·奥热尔茫然若失，玛鸥心不在焉。为了体会单独相处的幸福，应当一心想着单独在一起是多么幸福。他们很少说话。德·奥热尔夫人根本不担心她所处的特定状况，因为她认为同安纳心心相印是很自然的。然而安纳只要同妻子单独在一起，就不免感到一丝淡淡的哀愁，因此心不在焉。倒不是他缺乏感情，而是他喜欢热闹，只有在人多、灯亮、沸腾的氛围中才感到自在。

保尔和弗朗索瓦谈得十分投机，每人都收敛一部分个性，竭力

迎合对方，把秘密深藏在心底。他们模仿十八世纪除杰作《危险的私情》^①之外的坏小说中的人物：每个同谋者用假造的罪行给自己脸上抹黑来愚弄另一个同谋者。

保尔不敢询问奥热尔夫妇的情况，等着人家主动给他讲。为了获得秘密，先得透露秘密。他抢先讲了回家时坐在德·奥斯特利茨王妃和美国女人中间的情景。

“她始终不愿意告诉我们你跟她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她决不想把你带进天堂。在她看来，法国男人都是一路货色，只想着一件事情。不过，奥棠丝和我，我们总算叫她冷静了下来。”

弗朗索瓦微微一笑，差点儿没说他更加明白赫丝黛·魏纳才是她说的那种人呐。不过他没有吹嘘他对魏纳夫人如何生硬，因为他猜想是保尔独自使美国女人冷静下来的。

塞里欧济听了这段插曲很高兴，决定不再折磨好奇的朋友，给他讲了怎样在小丑包厢里结识奥热尔。保尔舒了一口气。这算不了什么。赫丝黛·魏纳的青睐为他洗雪有余，尽管他觉得他的朋友当天就“夺得”一次邀请确实很有能耐。

保尔陪弗朗索瓦走到巴士底广场才离开。弗朗索瓦在巴士底车站乘末班车去尚皮尼。人们管这趟车叫“戏子车”。车厢要到最后一分钟才坐满，乘客稀奇古怪，多为男女演员，大部分住在拉瓦雷纳。剧场离火车站有远有近，演员们卸妆的程度有彻底的有不彻底的。但不应当根据这趟火车下结论说巴黎的戏剧繁荣，因为车厢里

^① 《危险的私情》，法国作家拉克洛（1741—1803）的小说，发表于1782年。

演员多于观众。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到达较早。他登上一节车厢，里面已有一家子人，是刚看完戏的。他们有股樟脑丸味儿。小男孩为父母让他保管车票感到十分自豪。他学父亲的样子，把车票一半插进袖口的翻边，一半露在外面。家长一手托着旧式折叠高顶礼帽，一手抚摸动物似的抚摸礼帽。他用这顶帽子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使得孩子们不打瞌睡；甚至学小丑吹牛，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临了，用右手一拍，礼帽缩成一块黑烘饼。

“你没把车票丢了吧，小鬼？”他时不时不放心地问一声，语气里好像在说，真没有必要乘头等车厢哪！

太太和大女儿因弗朗索瓦在场而为憨直的家长感到难为情，埋头阅读刚看过的演出的节目单，孩子们则高兴得手舞足蹈，摇晃着裹纱巾的脑袋。她们微笑着，用微笑表示不赞同。弗朗索瓦被母女的女性串通感到窘促。一家之长却兴高采烈，这天在他仿佛是节日，但对母女来说是特殊的日子。好不叫人伤心，要是每天都这样过日子该多舒心哪。她们心想至少要让弗朗索瓦这个陌生人认为她们经常这么打扮，经常看戏，经常乘头等车厢。但她们傻主人的举止却不打自招了。

弗朗索瓦并不大惊小怪，中产阶级某些妇女为她们的大恩人感到难为情是习以为常的。

母女俩生气了，收起笑容，绷起了脸。家长则高谈阔论，对这出戏赞叹不已，说演员演得精彩，说餐馆的晚饭极好，说车厢的坐垫柔软。她们却给他泼冷水：“车厢很脏；有个演员根本没有进入角色……”内行应当会抱怨，她们是这么想的。咳，可叹哪！从下

到上大家都这么想啊。

她们之所以耍小聪明，因为她们觉得弗朗索瓦是上等人，当然猜不出他宁可听到令人扫兴的老实话，也不喜欢听她们的蠢话。有的人尽管令人扫兴，但不怎么装腔作势。他觉得孩子们倒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没有为不平等的意识所扭曲，所以快活得像小王子。父亲摸着高顶礼帽，与其说感到得意，不如说感到有趣；想到因工作需要很快又可以外出，不禁喜眉笑眼，而母女俩的连衣裙穿着不自在，母亲想着即将换上的围裙，女儿想着售货员的罩衣。

这家人在马纳河畔的诺让下车。刚才那幕场景叫他触景生情，本来就愉快的心情更加恶劣了。

德·塞里欧济夫人迄今为止在她儿子的生活中起到一个母亲应起的作用。弗朗索瓦绝非坏儿子。但如上所述，他们两人的性格各异，各有自己的心事，互不说心里话。火车上的情景是善良纯朴的心灵常有的折射，使弗朗索瓦不由得想起德·塞里欧济夫人。母女难为情的表情促使他审视自己对家庭的情感。

弗朗索瓦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姓氏感到自豪。这种对祖先的自豪感是出自敬爱还是出自纯粹的自尊？他很想弄个明白。德·塞里欧济的贵族门第并不显赫。德·塞里欧济夫人虽说是个贵夫人，但因生活俭朴，只把自己看成良家妇女，而一般的妇女通常恰好相反。大概由于从小受到高尚情操的熏陶，她认为高贵的情感不仅出身名门的人应当具备，而且所有的人，包括出身低微的人也应具备的。仅此一点，不就看出她的思想方法是贵族式的吗？

她结婚时很年轻，德·塞里欧济的海员职业使她在丈夫去世之

前就习惯于守寡了。由于天性孤僻和对丈夫敬畏，她对把她当作孩子看待的贵族亲戚热情不高。丈夫死后，她抑郁不堪，更懒得跟他们来往。

丈夫家里的人多为老小姐、老妇女，目光短浅，心胸窄小。跟她们接触时间久了，德·塞里欧济夫人也沾染了市侩习气，对贵族产生了偏见，竟未想到这是否定她娘家的门第。但她并未因此而失去高贵的情操，她的行为时时印证她的出身。婆家的人对她的为人处世深感吃惊，归咎于性格古怪，缺乏经验。

因此，关于弗朗索瓦的教育，人们对德·塞里欧济夫人颇有微词。她让一个二十岁的男青年无所事事，不操心为他开拓一个职业，真叫人难以理解。倒不是像德·塞里欧济先生的姐妹、堂表姐妹们想象的那样出于高傲，或因为她的家产虽不是万贯却足够使儿子啥事也不干，而是德·塞里欧济夫人懒得理会小市民的偏见。她心想不要硬性逼儿子，甚至认为年轻人需要过一阵逛荡的生活，尽管她对上流社会十分反感。

弗朗索瓦也许不领会母亲的高尚情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容易夸大他个人的优点，意识不到他之所以能出入不向所有人敞开的邸宅，正因为门户相当，风度相像，而外人是感觉不出来的。例如像奥热尔的那种狂热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因此令人产生耳闻不如目见的快乐。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被火车上的情景搅得烦乱不安。他扪心自问：“难道我也像火车上的那两个女人吗？”这颗豁达的心强迫自己承认没有把母亲放到应有的高度，怪自己没有把母亲纳入自己的生活，好像母亲使他脸上无光。但这种难为情的心理是事后觉

察到的，仅仅因为时至今日他还没有遇上比母亲更高尚的人。

总之，火车上的场景所引起的自责表明他从心底里希望母亲认识德·奥热尔夫人。

年轻人顾着体统，出于自尊，常常向母亲隐瞒私情，只有当他打算联姻时才向母亲公开。

五

醒来时，弗朗索瓦首先想到母亲，他还从未如此急切地想见母亲。

德·塞里欧济夫人出去了，要到吃午饭才回来。弗朗索瓦为排遣无聊，胡乱看看书，写写字，抽抽烟，但不管做什么，无非摆摆样子而已。他在等待。

他什么也干不下去……突然心头一怔。谁说他还没有想念德·奥热尔夫人哪？谁说他装模作样等待母亲哪？他觉得两个同样荒唐、同样无意义的问题是别人强加给他的，他不无心酸地自问：“我为什么要想念呢？为什么要装模作样地等待呢？”他甚至答应自己故意拖后一天再给奥热尔夫妇打电话。

他为自己行动自由而高兴，没想到有意识证明自己自由其本身就说明他不正常了。

等的时间长了，弗朗索瓦开始忘记他在等候，忘记在等谁。这不，德·塞里欧济夫人还得亲自叫他下楼吃午饭呢。

弗朗索瓦向母亲投以新的目光，他从来没有注意到母亲青春犹在。德·塞里欧济夫人 37 岁，脸上看似不到 37 岁。正如她的青春不引人注目，她的美貌给人的印象也不深。也许她缺乏时代意识吧？

她很像 16 世纪的妇女，16 世纪是法国美女辈出的世纪，但她们的肖像如今看来叫人黯然销魂。我们对妇女的美所抱的理想历代各不相同，也许不会再转回到珠宝商的店里去欣赏纳姆尔^①为之倾家荡产的美人了。

今天我们依据脆弱的程度来判断女性。德·塞里欧济夫人脸部健壮的轮廓失去了风韵。这种美已吸引不了男人，唯一欣赏她的男人已经死了。德·塞里欧济夫人始终为死去的男人保养身体，好像要同男人重逢似的。甚至连最老实的女人都难免贪婪的眼光，而她则能避免。

德·塞里欧济夫人没有注意儿子的目光，就局促不安了。她像有些人那样，不习惯别人的关切，不相信别人会改变本性。弗朗索瓦变得亲切起来。这种亲切使她相信儿子在寻求原谅。他干什么了？德·塞里欧济夫人一时有些纳闷儿。通常弗朗索瓦吃完午饭立即离开客厅，这天却迟迟不走。他说不清什么道理，对眼前新发现的形象总觉得看不够。

临了，德·塞里欧济夫人慌乱了，站起来说：

“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对我说吧？”

^① 纳姆尔亲王（1814—1896），路易·菲力普的二儿子，曾为美女耗费大量钱财。

“没有，妈妈！”弗朗索瓦吃惊地说。

“那好，我走了，有事要办。”

她说完就走开了。

弗朗索瓦在屋里愁闷地踱来踱去。他决心在尚皮尼呆在母亲身旁一整天，但母亲避开了。先在房里闷呆，后在花园溜达，最后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找了一本书，但没有打开，便躺下了。

他辗转反侧，像个心绪不宁的病人。他需要喝什么药水吗？身上在发烧，好像需要一只清凉的手来帮他退烧，但他又不认为特别需要某只手。

他隐约觉得自己钟情了，这种隐约的感觉是因受到一次明显的冲击而产生的，但害怕把这次冲击挑明。他从来没有这般微妙的心情，这般为自己害臊。通常承认自己有什么欲望并不这么扭扭捏捏呀。他从来不约束自己的肉欲，更不约束自己的思想，今天却禁止自己想某些事情。他好像终于明白心灵的礼节比举止的礼貌更为重要，前者只有靠我们自己控制，后者则由公众来评判。为什么不对自己客气点呢？他怪自己迄今为止对自己不如对别人尊重和客气，有些埋在心底的情感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但他新近这种爱清白的怪癖太过分了，简直是虚伪了。

弗朗索瓦已经爱上德·奥热尔夫人，诚惶诚恐，生怕惹她生气。正是为了不惹她生气才不去想她，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与玛鸥相配的高尚的思想。

爱情悄悄地在他的心底萌发，藏得太深，自己都觉察不到。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像许多年轻人那样，只注意最强烈的感觉，

即最赤裸裸的感觉。爱情的萌生虽说别有一番滋味，但一个不高明的欲望更富有刺激性。

当一种苦恼刚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危险。但一旦扎下根，我们就跟它和睦相处，甚至忘却它的存在。弗朗索瓦不承认苦恼是不行的，总不能掩耳盗铃吧。尽管他说不清是否真的爱上德·奥热尔夫人，道不明这位夫人在哪些方面勾引了他。然而，可以肯定，祸首是她，不会是别人。

他不想闷呆了，不想独自闷呆了。他强烈需要温情，不由得想起德·塞里欧济夫人刚才本能的慌乱，但他确实需要一个女人。他回忆起一个好久不见面的女友，喔，也许是跟她疏远才苦恼的吧。他想见她，但顶住了。不去这个女友家是出于迷信。他觉得倘若去了，那就是背叛德·奥热尔伯爵夫人，必定给他带来厄运。

六

第二天下午弗朗索瓦在奥热尔夫妇家吃点心时，仍感到与安娜的友谊完整无损。其实这种友谊不足挂齿，不过是天真的心的反复无常而已。他明明一路上对自己说：“我爱玛鸥，”并且盼望当着她的面体验新奇的情趣。但他并不激动，心想：“莫非我搞错了？也许只是对安娜的友谊吧？对他的妻子根本不在乎吧？”

我们可以说弗朗索瓦关于爱情的想法是墨守成规的，他拼凑一些老一套的想法，并恪信不疑。他哪里晓得这是依据没有活力的情感削足适履，结果必定作茧自缚。

弗朗索瓦就这样根据前人的经验来判断他的爱情，犯了认识上的错误。首先，为什么被安娜吸引？不该嫉妒吗？他明知道德·奥热尔夫人热爱安娜，却根本不把安娜看作幸运的情敌，而当挚友对待。他在德·奥热尔夫人身旁对安娜总以赞许的眼光看待，虽然竭力抵制这种怪诞的心态，但当他以为消除了怪诞的心态，不料怪诞的心态又重现了。

至于安纳·德·奥热尔，他对弗朗索瓦巨大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很快把弗朗索瓦看作一个挚友，不认为塞里欧济如此迅速地加入他的朋友圈子有什么不正常。

他对这种偏爱的缘由不加分析，即使有人向他揭示难以置信的理由，他也会无所谓地耸耸肩膀。奥热尔之所以喜欢弗朗索瓦胜过所有的朋友，正因为弗朗索瓦喜欢他的妻子。

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奉承我们，我们总是受用的。弗朗索瓦佩服伯爵，尤其佩服他能得到像玛鸥这样的女子的爱慕。作为报答，奥热尔不知不觉地对弗朗索瓦产生感激之情，正像一般对待羡慕我们的人所产生的那种心情。

弗朗索瓦的爱慕不仅是德·奥热尔伯爵对弗朗索瓦产生偏爱的神秘的由来，而且使他对妻子的爱情确定无疑了。他开始爱恋妻子了。好像非得要有别人垂涎他的妻子才明白爱情的价值。

德·奥热尔夫人以相当赞许的眼光看待安纳的这位朋友。她哪会因给予弗朗索瓦的偏爱而感到不安呢？赞同丈夫的偏爱难道不正是妻室的义务吗？

怎么能怀疑使你感到亲近的情感呢？

七

很快，德·奥热尔公馆少不了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弗朗索瓦为新朋友泡掉很多时间，但没有做出什么牺牲，只不过疏远了以前因闲着无聊而交往的朋友们罢了。

奥热尔夫妇举行晚宴必有弗朗索瓦参加。

塞里欧济第一次在奥热尔夫妇家吃晚饭时，身旁坐着安纳的姐姐，早有所闻的奥热尔小姐。面对弗朗索瓦的殷勤，奥热尔小姐痛苦地想到：显而易见，家里新来了个插足者。

弗朗索瓦以为了解奥热尔家所有的人，对这位姐姐的存在并不感到惊讶。他认为德·奥热尔小姐在午餐时从不出现仅仅是巧合。然而巧合却意味深长。

德·奥热尔伯爵不让她露面的动机颇为复杂，其中最简单的一条是他认为姐姐的长处不多。在他看来，姐姐的价值仅仅是身为他的姐姐。

德·奥热尔小姐是长女。初次见面，弗朗索瓦就明白安纳看不起她的原因。她像一件完美无缺的作品的粗俗模型。她的粗陋与弟

弟的精巧形成鲜明的对照，其素质大相径庭。

此外，如果说她在奥热尔公馆没有任何地位，不等于她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地位。喜欢漫画胜于素描的人们觉得她比伯爵像样子。她每天下午拜访一位年纪很大的人或令人厌倦的人，即奥热尔夫妇不关心的人。这些人认为大学街的聚会是涣散人心的，无忧无虑的，但只要受到邀请立即跑来参加。

每当在沙龙里听到德·奥热尔小姐的名字，必定是在讲她的好话。只有朋友们才谈起像她这样被忘却的人，尽管可以怀疑她是靠掩饰对兄弟和弟媳的怨恨才博得了这种好感的。

“她简直是圣女哇！”赞扬的人们对她作了结论。

这就是说本性成全了她。

八

德·奥热尔伯爵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情感。

先前他总是回避爱情，有如回避一件过于排他性的事物。要爱就得有充裕的时间，而他忙得要命，尽管忙于无聊的事情。

然而，痴情在他不甚提防的时刻巧妙地渗入他的心田。这新鲜的事儿始于玛鸥坐在挡火板旁的长椅上跟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谈话的那天。安纳垂涎于玛鸥，好像她不是自己的妻子似的。

至于弗朗索瓦，他自然希望少一点聚会，多一点私谈。他像乖孩子那样满足于大人给他的玩艺儿，玩得十分起劲。他甚至努力成为讨人喜欢的客人。他多么希望傻呵呵地呆在玛鸥身旁一句话不说，可他不得不绞尽脑汁跟周围的女士们聊天。

弗朗索瓦在饭桌上最害怕跟同龄小伙子坐在一起，多为上流社会的平庸青年，害怕他们瞧不起他，他们则因安纳对他的偏爱，不可企及的偏爱，而羡慕他哩！他们认识安纳已久，把他看做大哥。安纳·德·奥热尔有点把他们当中学生对待，而弗朗索瓦小时候，安纳不认识，所以不把弗朗索瓦看作他们的同龄人。如果弗朗索瓦

猜得出他们对他的羡慕之情，也许会觉得他们蛮可爱的。

在这样的晚会上，弗朗索瓦只希望大家忘记他，就像他忘记大家那样，唯有玛鸥例外。但安娜·德·奥热尔却不愿他这样，出于友谊，硬把他推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弗朗索瓦心里叫苦不迭，并非谦虚或胆怯，而是担心人家看出他面孔背后的东西。

他在面孔背后藏的东西不希望任何人发现，甚至包括玛鸥在内。他觉得要是被人发现，那他的幸福就完了。弗朗索瓦是幸福的，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无牵无挂，当然是幸福的。

九

弗朗索瓦从不跟德·塞里欧济夫人谈他的朋友，却为奥热尔夫妇破例了。母亲大为感动，好像与儿子的距离缩小了。

弗朗索瓦不向母亲隐瞒，因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也许这种纯洁是时机造成的，但正好让他利用了。在这之前，他一直猜想纯洁是乏味的。而今他断定只有粗俗的味觉器官才品尝不出纯洁的美味。然而，这纯洁的美味，难道不正是他不纯洁的心里所缺少的吗？

弗朗索瓦讲起德·奥热尔伯爵夫妇时，语气坚定不移，好像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德·塞里欧济夫人虽然不认识他们，但不用怀疑了。不过，弗朗索瓦有件非常牵肠挂肚的事说不出口：让母亲和奥热尔夫妇聚一聚。他的幸福是这般的新鲜，生怕稍微一个不注意就给毁了。

一天，他跟母亲叙述隔夜的晚宴，德·塞里欧济夫人对他说：

“你的朋友们会怎么想你呢？他们一概说你是无家可归的吧！”

为什么不邀请他们呢？”

他惊讶地瞧瞧母亲。难道是她说这话吗？他从不敢提及邀请，现在是母亲主动邀请，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好像不乐意？”德·塞里欧济夫人说。

“你想到哪儿去啦？”弗朗索瓦情不自禁地喊道，上前亲吻母亲。

德·塞里欧济夫人怪不好意思的，轻轻推开儿子。

十

德·奥热尔夫人得知德·塞里欧济夫人希望认识他们夫妇时，大喜过望。她很高兴弗朗索瓦如此认真对待他们的友谊。

至于安纳，他同往常一样，高兴得直喝彩。就在这时候，安纳的姐姐来了。弗朗索瓦出于体面也邀请了她。但没等不幸的人儿开口，安纳插进来说：“星期六，您到安娜婶婶家吃中午饭吧。”

弗朗索瓦已经听到过这位婶婶的名字，那天保尔·罗班打来电话后，德·奥热尔夫人突然撇下他和伯爵出门。当时安纳·德·奥热尔瞪着眼睛犯傻，意思是她在说谎。弗朗索瓦甚至怀疑这位婶婶是不是虚构的人物。不，安娜婶婶真有其人，只不过被奥热尔夫妇疏远了，而他们觉得需要时利用她来做托词便是对她的补偿。

十一

当德·奥热尔伯爵夫妇到达尚皮尼，踏进他家客厅时，弗朗索瓦明明在等候他们，却仍感到惊讶。朋友们出现在他久已熟悉的客厅对他来说简直是上帝显圣。他的惊愕使安纳·德·奥热尔有点局促不安，但更使安纳不知所措的却是面对一位年轻的妇人。德·奥热尔酷爱取得老年人的欢心，来尚皮尼的路上，他做了精心的准备，没想到弗朗索瓦的母亲这般年轻。

弗朗索瓦第一次见到一个男人向他母亲献殷勤，尽管这是非常自然的，他仍感到不好意思。

这天，德·塞里欧济夫人帅极了！

弗朗索瓦暗自惊叹，渐渐忘了她是自己的母亲。她也乐得如此，说起话来生动活泼，是弗朗索瓦前所未闻的。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德·奥热尔夫人也受到感染，觉得自己更年轻了。她不得不强迫自己不要把德·塞里欧济夫人当作似曾相识的幼时女伴，所以始终恭恭敬敬的。

饭后，德·塞里欧济夫人和德·奥热尔夫人在一起聊天，弗朗

索瓦静静地望着她们俩。德·奥热尔伯爵不说话难受，为了排解，逐一观赏挂在墙上的肖像，但注意力不集中，随便看看而已。德·塞里欧济夫人看不出他这一招是不耐烦的表现，以为有什么东西使客人蹊跷，见他似乎把目光放在一幅肖像细密画，其实他视而不见。

“您在瞧这幅肖像吗？”

安纳这才举眼细看。

“这幅肖像不像约瑟芬皇后一般的肖像，但确实是她，时年 15 岁。肖像是由马提尼克岛的一个法国人画的，画好后送给博阿奈，让他一睹未婚妻的芳容。”

听到马提尼克一词，德·奥热尔夫人马上抬起头，有如小狗听到有人唤它的名字。她向细密画走去。

“她是我曾祖母的婶婶，布列塔尼人管叫婶娘，同约瑟芬的母亲一样，也是萨努瓦姑娘。”德·塞里欧济夫人说道。

“这么说，你们俩是远房亲戚喽！”安纳转身对弗朗索瓦和玛鸥喊道，对自己的新发现乐不可支。

这一断言使大家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弗朗索瓦对玛鸥的家史不甚了了。玛鸥没有接话茬，安纳更来劲了。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你们俩与塔谢家族和戴韦日·德·萨努瓦家族都有姻亲关系咧，是吗？”

“是的，”德·奥热尔夫人回答，好像不情愿承认似的。

为什么心烦意乱？她想到与弗朗索瓦有亲戚关系，哪怕是远房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什么原因以后会弄清楚的。眼下她只想到对德·塞里欧济夫人和弗朗索瓦的态度不可太热忱。

弗朗索瓦也非常局促，甚至没有注意到德·奥热尔夫人得知远房亲戚时的反应。

安纳·德·奥热尔对这个戏剧性的变化仍在津津乐道，对弗朗索瓦说：

“倘若我父亲还在世，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他经常责备我广交朋友，絮叨什么：‘我年轻时没有朋友，只有亲戚。’要是换了他呀，今天会买您的账啦。”说完一阵哈哈大笑。

安纳自以为不拘泥于门户之见，援引已故德·奥热尔先生的话当做玩笑。不过他对自己的发现所表现出快活确实证明他很像父亲。

“您的结论下得太快了吧，”德·塞里欧济夫人说，“因为祖先是亲戚就宣布我们和德·奥热尔夫人是亲戚，是不是有僭取称号的嫌疑呢？”

玛鸥很赏识德·塞里欧济夫人的良知，认为她极明事理，不像安纳，总那么夸大其词。不过稍后，在热烈之余，在轻率之余，安纳突然迸出一句解围的话：

“反正马提尼克全岛的人都是您的亲戚！”

德·塞里欧济夫人很不习惯听安纳的话，不懂他话中的形象，话中的话。安纳所谓马提尼克全岛的人，意思是指格里莫阿家族所联姻的三、四户家庭，而在德·塞里欧济夫人听来，则包括全岛的住户了。她觉得伯爵相当傲慢，以为伯爵把她看作黑奴的后裔，第一次自豪地亮出她的家族：

“德·奥热尔先生言之有理：您家与萨努瓦家族联姻势在必

然，只有二、三个家族可门当户对……”

玛鸥，他的远房表妹！

弗朗索瓦不知该喜该忧。他联想到几个嫡亲堂表姊妹，平庸至极，虽说都是青梅竹马，但一个也看不上。他不无伤感地思忖，要是玛鸥是嫡亲表妹，那才是情投意合的青梅竹马呐。

他一刻也不怀疑亲戚关系的作用。塞里欧济可能觉得滑稽的事情，德·奥热尔伯爵则可能拼命地追求。后者与城关的大户多有亲戚关系，往往只注重整体性的联系，怎么会一下子对这个悠远的亲戚如此看重呢？因为在他眼里，弗朗索瓦不大符合体统，不完全配得上他的圈子。这下好了，在伯爵看来，这场小小的游戏正儿八经地使弗朗索瓦加入了他的圈子。

挂钟敲响四下。安纳·德·奥热尔问弗朗索瓦是否去巴黎。弗朗索瓦本无事去巴黎，但想到可以坐在德·奥热尔夫人身旁乘汽车游览一番，编造说有个约会。

“我想我的儿子希望带你们去观赏一下马纳河畔的风光，所以要尽快再来呀。”德·塞里欧济夫人说。

奥热尔夫妇让她答应在他们再来之前去他们家吃午饭。

弗朗索瓦带着感激的眼光瞧瞧母亲。

“你回来吃晚饭吗？”母亲问道。

弗朗索瓦去巴黎只是为了陪伴奥热尔夫妇，本不想见外人，不愿别人插进来打搅他幸福的回味，于是回答说回来吃晚饭。

但安纳请求德·塞里欧济夫人把儿子留给他。弗朗索瓦求之不

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奥热尔夫妇一向很少在最后一刻发出邀请。弗朗索瓦感激不尽，暗自庆幸把爱情深藏着，不要求任何回报，要不然欺骗像安纳·德·奥热尔这样的好朋友太叫人恶心了。不过，他若能在汽车里跟随德·奥热尔夫人的思绪，那些理不清的思绪，那么他高尚的不安情绪就不会太强烈了。他和某些人一样，有点像大海：在有些人身上，不安是正常状态；另一些人则像地中海，波浪起伏只是一时的，很快又恢复平静了。

玛鸥竟对第三者插足他们的小家庭感到无穷的乐趣，但不是没有苦恼的，这种苦恼几乎从第一次接触就开始有了。但拜访德·塞里欧济夫人之后，她放心了。这种假象使她的误会越拖越久。远房表亲的关系叫她高枕无忧了，因为她的祖先们联姻时不讲究爱情，无忧无虑。弗朗索瓦不使她害怕了。总之，德·奥热尔夫人不知不觉地感到对这位远房表兄产生了女性祖辈们对她们丈夫的感情，然而此时此刻，她爱丈夫倒像爱情人。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玛鸥不是烦躁不安的女人。也许她那些女性祖辈们守节的主要理由恰恰在于担心爱情扰乱平静。

十二

德·奥热尔小姐下楼吃晚饭，当她踏进客厅时，安纳从客厅另一端大声对她说：

“一个大新闻！猜猜看……玛鸥和塞里欧济是表兄妹。”

德·奥热尔小姐向弟弟扫了一眼，然后举起长柄眼镜，仔细打量两个年轻的表兄妹。

“我弟弟真怪……”她自言自语，但没有确定怪在何处。

安纳·德·奥热尔在饭桌上只谈此事，津津乐道。他不放过任何细节，乘机把格里莫阿·德·拉韦布里的整个家谱叙述一遍。德·奥热尔夫人好像在听光荣榜上成绩优异奖名单，涨红了脸。弗朗索瓦非常欣赏安纳·德·奥热尔惊人的知识。安纳自尚皮尼开讲以来，兴致不减，晚上谈起格里莫阿劲头更足了。

消息很快传开，一直传到配膳室。

“日子一长，伯爵先生就不会这么圆通了。”一个当差的悄悄地说。

配膳室离客厅不远。那个仆人开始说长道短，他的谗言不胫而走，起先交头接耳，继而公开地飞短流长。

弗朗索瓦离开时接过德·奥热尔夫人的手吻别。安纳却把他们俩拉在一起说：“请您用另一种方式向表妹告辞，吻她一下，给我赏个脸吧！”

德·奥热尔夫人后退一步，她和塞里欧济宁愿下火海，也不愿拥抱。但他们各自都不想向对方透露心思，所以笑着遵命了。弗朗索瓦在玛鸥的脸颊上重重地亲吻了两下，而玛鸥的脸部做出淘气的样子。她心里责怪丈夫强迫他们吻别，责怪弗朗索瓦亲吻时打哈哈。但她如果明白自己的笑包含什么意义，那就不会怀疑弗朗索瓦笑的用意了。

十三

第二天塞里欧济非常想见保尔·罗班，去外交部找他，给他讲了尚皮尼的插曲。

保尔认为这是安纳·德·奥热尔一手编造的谎话，故事太真，反倒露出马脚。外面议论纷纷，保尔起先拿不定主意，但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想法和安纳的相同。

“多么不平常哪！”弗朗索瓦喊道。

“不见得，不见得，”保尔说，有如剧院经理机械地回答一个呈递脚本的剧作家，“不，不！好稀奇呀，安排得非常巧妙。约瑟芬的肖像，马提尼克岛，整个故事多么动听哪。”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瞠然望着保尔，没想到外交家把真人真事当作传奇来赞赏，心想：“罗班的气质与众不同，把生活当成小说。”看来此人并非知音。

在这之前，弗朗索瓦已找过一个朋友，向他倾诉内心的喜悦，但碰到了冷脸。他感到十分孤单，是的，他孤单，孤单单守着他的爱情，守着别人以为圆满的爱情。

十四

安纳要设晚宴招待德·塞里欧济夫人，弗朗索瓦说不行，她不爱晚上外出，于是决定举行午宴。

午宴后，弗朗索瓦和母亲一起离开奥热尔夫妇。德·塞里欧济夫人不习惯同时见那么多人，有点头晕目眩。他们默默走了几步，她忍不住说：

“德·奥热尔夫人怪惹人疼的，我若有这么个儿媳就好了。”

“我也是，我若有这么个妻子就好了，”弗朗索瓦心里凄然想道，但没有说出口。他从母亲的话中看出自己的命运已定，心上人确认无疑了。

十五

弗朗索瓦对那次吻脸颊记忆犹新，心里很不痛快。

至于德·奥热尔夫人，她虽然时时想起这件事，但是总把注意力移开，只怪丈夫胡闹。

一天晚上，他们去看戏，弗朗索瓦照例坐在奥热尔夫妇中间，但觉得不舒服，挤了一下，无意间把手臂塞进德·奥热尔夫人的手臂下。他被自己的动作吓呆了，不敢把手臂抽出来。德·奥热尔夫人明白这是个无意识的动作，不想惊动他，也不敢挪动手臂。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猜到玛鸥的体贴，不该把她的好意看作鼓励。他们就这样僵着，不舒服极了。

一天，弗朗索瓦想到这件事，产生了对不起爱情的邪念。他虽然没有误解玛鸥的沉默，但仍想利用一下，利用非常不舒服的姿势占点便宜。想起吻脸颊就想报复一下。当天晚上，他又把手臂塞进去，德·奥热尔夫人马上感到他是故意的，心里十分明白这并非出

于爱情，而仅仅出于情欲。这个动作在她看来简直是对友谊的凌辱：“我看错人了，他不值得我们信任。”然而她却不敢把手臂挪开，生怕引起安纳的注意。弗朗索瓦情趣不高，我就该翻脸吗？她希望弗朗索瓦主动脱离接触，不料他把沉默当鼓励，胆子更大，贴得更紧了。

弗朗索瓦瞥见她的剪影，一时泪水涌上眼眶，恨不得跪到奥热尔夫妇面前求饶。此时是羞愧使他不敢把手臂抽出来。

迎面汽车的一盏头灯扫进他们的汽车，德·奥热尔伯爵瞧见朋友的手臂压在妻子的手臂底下，但什么也没说。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在安茹河滨大道下车，与奥热尔夫妇告别。

直到大学街，伯爵和夫人沉默不语。安纳对自己的发现十分意外，大惊失色，难以置信。德·奥热尔夫人心想，如果守口如瓶，那再也不敢直视安纳了。因此，她主动承认塞里欧济在汽车上把手臂塞在她的手臂下，使她很为难，生怕引起纠纷才没有吭声。她问安纳该怎么让弗朗索瓦明白他的动作惹她不高兴了。

安纳·德·奥热尔松了口气。这么说，玛鸥没有向他隐瞒什么，她是无辜的。她在不知道他知情的情况下承认了他所见到的事情。

他感到宽慰，默然庆幸。安纳默不作声却叫德·奥热尔夫人心里七上八下。丈夫会不会暗示弗朗索瓦今后不准再来呢？她不该说出来吗？她已准备为做错事的人辩护，为其寻找托词。于是胆怯地抬头望定安纳，等着见发怒的面孔。怎么他在高兴？什么意思？

“嗯……这是第一回吗？”他问道。

“您怎么能怀疑呢？为什么瞒着不说呢？我没想到竟会如此怀

疑。”她愤愤地回答，丈夫脸上的高兴样子比怀疑更使她生气。

她一气下，说了谎，自己还没意识到。对话的连贯性使她漏掉了弗朗索瓦第一次的举动，她只讲了一半真话，很想改口说：

“不，搞错了。早些时候已发生过一次，弗朗索瓦把手臂塞到我的手臂下，我猜想他不是有意干的。”

但她的话到嘴边留住了。再承认的话，她丈夫不是有权怀疑她了吗？

玛鸥仍等着丈夫拿主意，不料安纳因妻子坦诚而放松下来，把事情掩盖起来，甚至不再认为弗朗索瓦放肆。他说：

“闹孩子气吧。您瞧，我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学我的样……假如弗朗索瓦再闹，那我们可要认真喽。”

如此轻描淡写的话，德·奥热尔夫人听了很不高兴。既然丈夫拒绝协助，她就决定必要时单独自卫了。

十六

安纳·德·奥热尔有权认为他是谨慎行事的，因为玛鸥不再抱怨了。

确实，塞里欧济决心不再重犯。他不怀疑玛鸥已说出全部真相，所以十分感激他们夫妇只字未提，装作不知道。这种豁达更叫他难受，更使他明白自己的鲁莽。

弗朗索瓦意识到自己对不起玛鸥，变得专心一意，和蔼可亲，对人殷勤可嘉。他从失着中得益，难能可贵呀。

天气晴朗。他们经常去巴黎郊外吃晚饭，是弗朗索瓦怂恿安纳组织郊游的。安纳同意去乡间，只因为他发觉妻子每当见到一点绿色便眉开眼笑。从三人的关系中可以看出一切都是以一般人不习惯的、高层次的方式进行的。一般的弊害，因披上高贵的外衣，他们视而不见，所以比别人更难察觉。

许多次从圣克鲁或从圣克鲁附近地区穿过布洛涅森林返回时，德·奥热尔夫人和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意识不到他们的思想是多么融洽，各人只觉得跟另一个人一起长时间的兜风，一起穿过邃

密的森林。

那个名叫米尔扎的波斯亲王经常参加他们避人耳目的郊游。他想方设法叫他的小侄女开心，小姑娘年方十五就守寡了，但她受的是欧洲的教育，根本不顾东方的习俗。亲王和小公主是玛鸥和弗朗索瓦在乡间合得来的人。

爱，使得大家亲密无间。诚然，米尔扎爱小侄女不同于弗朗索瓦爱玛鸥，但也以塞里欧济自以为是的爱的方式相待：米尔扎纯洁地爱着。面对那张充满稚气的脸，面对为丧夫而哭泣的脸，米尔扎不由得怜惜备至。时时窥伺邪恶的巴黎人很快议论纷纷，认为他这位叔叔的行为太过分了。

正是这种不被人们理解的纯洁使米尔扎，小公主，奥热尔夫妇，弗朗索瓦接近，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可以说，他们想把无瑕的纯洁藏在巴黎郊外。

在罗班松发生的那个场景中，我们曾描述过外界对米尔扎的看法，我们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是不确切的。譬如，人们众口一词地说他寻欢作乐，其实是富有诗人气质。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理解自身的诗人气质。他认为自己注重实际，像美国人那样讲究实惠。他崇尚精确，反对含混到了怪癖的程度，由此产生许多笑话。哪怕去凡尔赛，去圣日耳曼，都得打开巴黎地区的大地图，那种开司米衣服似的杂色地图。每次迷路，就推托是在找近路。

他的本性往往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候大发作。一天傍晚，当这小伙子路过布洛涅森林一条小径时，米尔扎突然跳将起来，叫汽车停下，拔出手枪，躲到一棵树后，屏住呼吸：他瞥见了两只母鹿。

根本无法使他明白布洛涅森林里的母鹿是不可以打的。

幸亏他的武器精致而不实用。他回到车上时还气呼呼地怪手枪。要不然可以把两只母鹿献给侄女儿和德·奥热尔夫人了。最使奥热尔夫妇逗乐的，还是波斯小姑娘的赌气，为不能把叔叔的猎物带回里茨街而深感遗憾。

十七

自从德·塞里欧济夫人谈到玛鸥时说：“我若有这么个儿媳就好了，”弗朗索瓦在母亲面前总感到有点拘束，生怕母亲猜出他的爱情，所以他避免让两位夫人重逢。他害怕母亲向他指出，爱恋玛鸥，哪怕默默的爱恋，都是背叛。

弗朗索瓦心想，不要把她牵连到微妙的处境中，反正是清白的，何必呢？

然而爱情叫人诚惶诚恐，他又怕奥热尔夫妇责怪他几个星期都不让德·塞里欧济夫人露面。

他的朋友们每次来尚皮尼，总抽不出时间去游览马纳河畔。他巴望玛鸥到他儿时生活的地方看一看。五月份对实现这个愿望最合适。弗朗索瓦盘算着，如果奥热尔夫妇在他母亲家吃午饭，游览马纳河畔又得告吹。但他又害怕若不以德·塞里欧济夫人的名义邀请，朋友们大概不肯来，所以他编造说家母乐意见到他们并确定了日期。这次假冒的约会前夜，弗朗索瓦睡在福巴赫家，以便奥热尔夫妇开车来接他。

等到上路之后，他才说：

“你们想想，女看门人刚把昨晚到的快信交给我。母亲信中说她不得不去埃弗勒，一个叔叔病了，她大概希望我及时通知你们，表示歉意。”

安纳·德·奥热尔觉得奇怪，弗朗索瓦怎么上路以后才说。弗朗索瓦赶紧加添道：

“咱们照样去尚皮尼吧。我带你们游览马纳河畔。”

安纳·德·奥热尔表示同意，心想这很合玛鸥的情趣。

弗朗索瓦的谎话没有多大危险，因为德·塞里欧济夫人从不沿马纳河散步。她坐马车外出，通常去克伊，去谢纳维也尔，离马纳河甚远。

德·奥热尔夫人对临时变动颇不满意。前夜，她提醒自己应当减少郊游，否则不太明智。她每次郊游回家，总好像感到发低烧，感到一丝淡淡的哀愁。她认为这是有害的。如果丈夫抚摸她几下，她更觉惆怅。对自己的心绪，她想找到单纯的缘由。譬如，她像那些喜欢鲜花的人，花香得叫人头晕，那么只要不在花旁睡着就行了。可玛鸥硬要自己相信惆怅难挨。其实她用浓郁的花香作比较是张冠李戴了，惆怅不是因为头晕，而是因为陶醉。

十八

他们在河边一家餐馆的半圆形拱顶下吃罢午饭，桌子已收拾停当。玛鸥坐在扶手椅上生闷气，背朝马纳河，背朝爱情岛，背朝丈夫，背朝弗朗索瓦，她的眼睛只盯着大路……

一阵铃铛声和一匹马的碎步声使塞里欧济心头一怔，他的耳朵立即竖起来听：这是母亲的马车。

瞬息间，他感到无地自容，愧对母亲，愧对奥热尔夫妇。

德·塞里欧济夫人走这条大路能到哪儿去呢？她哪儿也不去，你绞尽脑汁也无法解释她为何走这条异乎寻常的路线，只能说是偶然吧。这种世间为数甚多的偶然迫使人们承认有一只神奇的手在操纵一切，这就是所谓天意。偶然也罢，命中注定也罢，反正德·塞里欧济夫人突然在家坐不住了，她叫人套上马车，下令到她不常去的地方散步。

就这样，她的儿子听见她的马车在大路上经过。

“我完了，”弗朗索瓦心想。

是的，即使安纳和弗朗索瓦看不见德·塞里欧济夫人经过或不

被德·塞里欧济夫人发现，那也逃不过玛鸥的眼睛。

四轮敞篷马车过后，弗朗索瓦闭上眼睛，好似淹死了。

德·塞里欧济夫人从未显得如此年轻。玛鸥只见过她穿深色衣服。今天她身穿旅行连衣裙，头戴草帽，撑着小阳伞，简直可以说是弗朗索瓦的妹妹了。

玛鸥见到夫人这身打扮，以为在做梦，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此时，四轮敞篷马车已经消失。安纳·德·奥热尔转过身来问道：

“您怎么啦？”

弗朗索瓦脸色苍白得使玛鸥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反应，顿时改变了回答：

“没怎么，我扎痛手指了。”

“您把我们吓坏了！”安纳温和地责怪她，“瞧，弗朗索瓦脸都苍白了。”

弗朗索瓦镇静下来，猜想不到玛鸥已成了他的同谋。他心想：

“幸亏扎了一下，她没看见我母亲。”

他虽然松了一口气，但内疚远没有减轻，相反加重了。他设想着可能发生的情景，仿佛看到奥热尔夫妇把他像作弊者似的赶出他们的小圈子。

德·奥热尔夫人默不作声，她不明白改口回答的原因，不明白为什么最后用一个谎言把它掩盖了。她按照一个陌生的玛鸥的命令行事，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停止自省了。几周以来，她已经养成习惯了。

弗朗索瓦苍白的脸色在安纳看来是极度不安造成的，这种不安

使他恼火，不过他及时恢复了镇定：“难道我陷入可笑的嫉妒了吗？”

这样，他们三人警觉起来，但每人都错过抓住真相的机会。一切很快恢复正常，就是说他们又重新蒙在鼓里。

德·奥热尔夫人为隐约认为他们家的朋友做错事而感到羞愧，为同时对弗朗索瓦和安纳说谎而感到不安，所以竭力为她的行为补过，尽管很难加以解释。她表现得比平常更加亲切。这次警觉带来的好处也落到德·塞里欧济夫人头上。弗朗索瓦不再把母亲和奥热尔夫妇隔开了。

十九

巴黎城空空的，已是盛夏。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还不想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德·奥热尔夫人也不想走。安纳不胜惊讶，心想这两位都是喜欢乡村的啊。伯爵从不热心去乡村，暗自高兴，好像老师忘了叫背书，占了便宜。奥热尔夫妇本打算七月在巴黎过，但接着马上去乡间，就是说这是安纳最不喜欢的时期。八月份，德·奥热尔小姐在巴维埃尔小住的时候，安纳和玛鸥将去一趟奥地利，看望奥热尔家族的亲戚。奥地利的亲戚们还不认识少夫人呢。但少夫人心里不大情愿，甚至对继奥地利之后的威尼斯也不感兴趣。

可是上年的度假义务并不如此使她生气呀。但表面上她欣然接受了丈夫的主意。

安纳·德·奥热尔对妻子很满意，没想到她对度假计划有这么好的反应，认为她进步了，心想：“从前，她只在我们俩单独相处时才感到幸福。现在她不讨厌交际了。”

玛鸥为呆在巴黎找到了一个借口，说她几乎天天泡在花园里。

他们在花园里吃午饭，经常饭后安纳对弗朗索瓦和玛鸥说：“你们不介意的话，我离开了。”他承认：“我很乐意奉陪，但我不喜欢老呆在露天。在花园里，不是太热就是太冷。”

“您能陪我实在太好了！让您受累了！”德·奥热尔夫人对弗朗索瓦说，口气俨然是个老夫人。

弗朗索瓦莞尔而笑，欣然默默无言地呆着。

德·奥热尔夫人总是缝着什么，有时对弗朗索瓦迷迷糊糊的得意神态突然害怕起来，不由得把他叫醒，如同对寂静的情景着慌的孩子，以为人家坐着不动或闭目养神是死了呐。但她不愿承认自己的孩子气，总找得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如，“请把线团递给我，”或“见到我的剪刀了吗？”弗朗索瓦把东西递给她的时候，他们的手经常笨拙地触及。

一天天长时间地呆在一起，她没有感到不安，对自己说：“在他面前我什么感觉也没有。”难道这不正是对幸福下了最好的定义吗？幸福和健康一样，只在出了问题时才有感觉。

有时德·奥热尔夫人浸沉在惬意的氛围中，微微陶醉了，定要做出一些感激弗朗索瓦的举动。一天晚上，她建议用车把弗朗索瓦送回尚皮尼。

“亏您想得出来，”安纳说，“我们没有关照帕斯卡尔，他一定睡下了。”

“安纳，您自己会开车嘛，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兜兜风让我放松一下。”

安纳·德·奥热尔对这个心血来潮的主意不太热心，德·奥热尔夫人立即意识到自己太没有分寸，迅速退却，收回了建议：

“您说得对，我糊涂了。”

她埋怨起自己来：“老使性，这叫什么事呢？该动身了。我变得软弱无力，每天晚上觉得自己好古怪。像我这样年轻的人整天懒洋洋地坐在树下成何体统？”

她忘了说：“整天和弗朗索瓦呆着。”

“总之，我们呆在巴黎干什么？”她对安娜说，“我们好滑稽哟，人都走空了。”

这句话提醒了弗朗索瓦，使他回到现实中来。但由于一直生活在云里雾里，他认为受到捉弄，心里起了疙瘩。

我们最难忍受的事莫过于虚荣心遭到创伤，简直叫人晕头转向。弗朗索瓦的虚荣心比情感受到更大的损伤，但他的虚荣心还不够膨胀，还不敢企望“人都走空了”不包括他自己。其实玛鸥说此话时把弗朗索瓦包括在“我们”之内。但他却只品味到蔑视和无情。

他充满伤感地提醒自己：“我不能怪她。对她来说我算个啥？她给予我的东西够多的了，我应深深感谢才是。”

“巴黎人都走空了，”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突然蛮不讲理地想道：“一会儿向他们宣布我主动离开的计划。”他像孩子似的，自以为报了一箭之仇，其实只是惩罚了自己。

他恢复镇定之后，不再改变决定。虽说这只不过是小心眼的傲慢情绪，但玛鸥的话提醒他确实该分手了。他心想，去威尼斯和奥热尔夫妇会合总不会有什么障碍吧。

二十

不难看出弗朗索瓦经常自相矛盾，最好的证据就是他天生不记仇。

当他确定与奥热尔夫妇在威尼斯会合之后，他的忧愁立即烟消云散。他不再担心离别，甚至急于离别。与玛鸥在威尼斯重逢的想法解除了离别的不安。远离玛鸥生活一个月在他看来好像是履行旅行前的一次手续，譬如买车票或等护照，叫人特别高兴。

下午，弗朗索瓦单独和玛鸥呆在花园里，心里只想着他的新计划，不料玛鸥根本不提旅行的事。可前一天她要求得那么强烈，不免使他有点失望。弗朗索瓦一心想着威尼斯，把玛鸥那句引起不快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反倒主动提醒玛鸥，好像提醒她别忘了许下的诺言。最后他忍不住问她什么时候动身去奥地利。玛鸥打了个哆嗦，确实把她自己的决定忘记了。她结结巴巴地说：“噢，我说不清楚。”

没有比别人的慌乱更替我们壮胆了。

“我呐，过两天就去巴斯克地区。”弗朗索瓦说，“我的座位

一星期前就订好了。”

他幼稚地加了一句谎话，以便不让玛鸥猜出是她那句话催他走的。

“您自个儿走吗？”

“是的。”

德·奥热尔夫人大惊失色，以为他跟一个女人去旅行，不愿说出名字。她捉摸不出这个女人是谁，但立即不无高傲地推断：“我一定不认识她。”接着又想：“滑稽，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可我们对他的生活了解什么呢？”

她感到受了伤害，可她硬把这看做是好奇心造成的。

平时那么灵巧的德·奥热尔夫人此刻却理不好这么粗的线团，真叫人奇怪。但她心中的某些幻想由于不断培育，已经非常容易驾驭，爱怎么使唤就怎么使唤。

玛鸥作出的第一个反应是给人以假象。她深感忧伤，却表现出很快活。安纳来花园找他们，建议到郊外转一转。弗朗索瓦突然想不走了。玛鸥假装的快活使人感到她已经忘记弗朗索瓦要走，什么弗朗索瓦只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要走。她就用这种口吻对安纳说话，并阻止弗朗索瓦再提此事。

但弗朗索瓦反复思考后还是决定走：“晚走不如早先，否则等他们走后再走，那太没出息了。”

德·塞里欧济夫人和玛鸥猜想得一样：他决不会单独一人去一个凄凉的地方。

弗朗索瓦却希望奥热尔夫妇送他上火车站。玛鸥早已想到，但怕显得不知趣。还是德·奥热尔伯爵坦诚，没有那么多疙疙瘩瘩，

弯弯绕绕。他说：

“我们开车送您。”

玛鸥看到弗朗索瓦马上接受心里着实喜欢，对自己说：

“我怀疑他搞小名堂，这太荒唐了。”

二十一

出发那天，弗朗索瓦一清早向母亲告辞，这样，他可以在奥热尔夫妇家度过整个白天。玛鸥和弗朗索瓦很少说话。弗朗索瓦感谢玛鸥不像往常那样为打破沉默说些没有意义的话，他最喜欢默默无言地呆着。但安娜·德·奥热尔把沉默寡言看做离别不可避免的感伤，竭力活跃气氛。他帮了倒忙。

分离使我们有权享受某种温情。一个男人要是在月台之外挥动手绢，只能说明他是个疯子。德·奥热尔夫人顾不得体面，不加掩饰地表露出脉脉温情。弗朗索瓦依依不舍，一心想着尽快在一个新地方，在威尼斯，重新见到她。

火车快开了。弗朗索瓦握着女友的手久久不放，玛鸥当着安娜的面不好意思把手抽出。德·奥热尔伯爵正准备笑着说：“怎么，您不吻别表妹吗？”但见他们俩互相吻别。弗朗索瓦多么想让双臂永远不松开，多么想使颊上的吻富有另外的含义，多么想摆脱别人的指挥，把安娜排除在外！德·奥热尔伯爵悄悄把脸转开。

丈夫和妻子默默走出火车站。安纳说：“晚饭吃得这么早叫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干什么好哇。”

玛鸥感谢丈夫给她一个下台阶，既简便又明确的下台阶，使她摆脱迷迷糊糊的状态。

“咱们像母鸡那么早睡吗？”

“去哪儿随您吧。”

他们去梅德拉诺马戏场。

德·奥热尔夫人听着伴随惊险动作的咚咚鼓声感到一阵阵虚弱，但一直坚持到幕间休息才离开。

“您走得好快哟，”安纳在走廊里说，“我快跟不上了。”

玛鸥不予理睬，安纳有如大街上一些男人认错了女人，在她们耳边低语，遭到了冷淡。玛鸥却因为沉浸在回忆中，心神太专注了。

二十二

弗朗索瓦只身一人，却不感到无聊。他甚至不需要用懒人们认为必不可少的种种消遣来填补孤独和空虚。朝霞刚照到百叶窗，他便起床：“又是新的一天。”晚霞怎么还不出现？光阴似箭，他没有丝毫的惆怅。弗朗索瓦·德·塞里欧陶醉在清明恬静的景色中，如同游泳健儿展臂仰泳那样舒畅。这里的一切都有利于他涵养性情，不是很好吗？

一天傍晚，弗朗索瓦从木头阳台看见一处松树林起火。他像疯子似的跑到海滩上，问一个渔民怎么得了。渔民看见他为难的神色十分惊讶。弗朗索瓦心想，渔民安然观望不是很好吗？于是学着渔民，眺望火灾，如同眺望夕阳。

弗朗索瓦来了以后还没有给德·奥热尔夫人写过信，他好像乐意保持出发那天的沉默。他的爱情使他陷入种种价值观念颠倒的境地，写出来的东西可能令人生疑。他不担心奥热尔夫妇把他的沉默看作不友好的表现，相反，他担心流露出爱情。

德·奥热尔夫人得到他的信息后很快给他写了回信，对他

说，他们现在住在维也纳，出发前他们见到了德·塞里欧济夫人。邀请弗朗索瓦的母亲是安纳的主意，向她表明跟她来往并非仅仅出自对她儿子的情谊。这番美意着实叫德·塞里欧济夫人感动。她在给弗朗索瓦的信中称赞了奥热尔夫妇，劝他跟他们保持友谊，弄得弗朗索瓦以为母亲猜中了他的心思。倘若在巴黎，他也许会深感痛苦，此刻非但一点不痛苦，相反十分感激母亲。他也曾谈起玛鸥，多半让德·塞里欧济夫人猜出他对玛鸥的感情。母亲却谆谆嘱咐他无论如何不可违背朋友的义务。

人离得远，看似影影绰绰，十分相像。分离可能产生障碍，也可能消除障碍。

因此，德·塞里欧济夫人和儿子远距离的面对面谈心，体贴入微，通过往来的书信，增进了理解，互相使对方产生了希望。

引起书信与交谈之间的差别，更确切地说引起不在一起与在一起的差别，应归功于心灵的哪个部件的运转呢？反正分离之后好像比较容易伪装。但德·奥热尔夫人却不是如此，她一定没有怀疑自己书信的基调。她的信往往比她本人在弗朗索瓦跟前时更使他幸福。诚然，玛鸥的信不会给他任何希望，但信中流露出坦率、信任的语气却在巴黎时从未有过的。这一点弗朗索瓦心里十分明白。玛鸥在弗朗索瓦远离的情况下，不再自我检点，加上书信往来比弗朗索瓦本人在眼前更使她高兴，她把这种无意识的幸福归功于近在跟前的德·奥热尔伯爵。所以安纳对妻子从未感到如此的满意。

尤其使他疼爱妻子的是，他感到所有召来法国会见的奥热尔家族成员的维也纳远亲都喜欢玛鸥。

安纳很少动笔，有时在玛鸥给弗朗索瓦的信的左空白上加一句话。弗朗索瓦从这行字看出，玛鸥的好意是合法了。

二十三

在分手的日子，一切都使弗朗索瓦感到方便和兴奋，但他只停留在暂时的东西和应时的场合寻觅知识。

这期间，一起在外度假的小事使玛鸥在错误中越陷越深，她进一步确认她的整个身心都属于安纳。

他们住在维也纳郊区。国际工人协会早已被取缔，但其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要好的远亲照旧来往密切，巴黎，法国，各处皆有。主子们难道要为仆人之间的争吵翻脸吗？奥地利的奥热尔家族成员就是这么看待战争的。

可以说欧洲的时代正在复兴。在旧大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像保尔·罗班这样的人认为轻浮是不可宽恕的。他错了。正是在动荡的年代轻浮乃至放荡最易促使人们互相理解。人们慷慨激昂地谈论明天属于他人的东西。

安纳的天性就在这种轻浮的氛围中惊醒了。他是个很容易捕捉的猎物，一眼就看得出来。自从弗朗索瓦出现后，他稍微掩饰了轻浮的天性；弗朗索瓦离开后，他的天性变本加厉地暴露了，况且在

维也纳，轻浮是时髦的习性。

先前，伯爵对妻子小小的不忠时有发生，既然妻子蒙在鼓里，他也心安理得。他并不一味追求情欲：从小小的背叛得不到极大的快活。可以这么说，安纳欺骗玛鸥是出于义务，如果这个字眼不太尖刻的话。在他，这是他风雅的组成部分，他把故作风雅视为职业，从虚荣中得到唯一的乐趣。

一位著名的维也纳美人来到安纳·德·奥热尔表兄的古堡。安纳颇博得她的青睐。她向安纳表示了好感。安纳受宠若惊，很想以她期待的方式向她表示谢意。但古堡的生活虽有利于初步接触，却难以获得如愿的结果。安纳·德·奥热尔很尊重自己的妻子，不愿在妻子身旁干不忠诚的事情。这在巴黎是小事一桩，短暂的情爱，自尊心的一次满足，在这里却叫德·奥热尔伯爵优柔寡断了。

维也纳女人很不高兴，让人给她发一份电报，说迪蒂罗尔庄园有急事请她回去。德·奥热尔夫人对她离去并不惋惜，尽管对她的角逐丝毫没有察觉，但不知为什么对她极为反感。

爱情，研究起来是多么微妙哇！玛鸥认为没有必要更亲近安纳，结果却真的亲近了。然而，她往前走的两步实际上并没有使他们俩更加亲近，因为安纳往后退了两步。

二十四

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孤独一人时，自认为判断一切事情既高尚又敏锐。在回顾自己的友情，回顾自己的看法时，他陷入了危险的游戏。玛鸥也包括在他反思的范围中。弗朗索瓦不得不承认他爱玛鸥如同爱一个普通的女人，不像爱天使或姊妹。在巴黎，他至幸至福，说不清是什么爱。现在单独面对现实，不再受场面上彬彬有礼的限制，他懊恼不已。他在海滩上散步，心里思量：“如果我真的爱上玛鸥，那我就是有意欺骗安纳。”玛鸥的态度保护了他对安纳的友谊，唯其如此，他利用无望的情感把自己看成重友谊的人。他不断对自己说，他喜欢安纳与爱恋玛鸥没有关系，哪怕没有玛鸥，他也会仰慕安纳的。“他使我高兴，使我着迷。他以自己独特的优缺点代表了日益接近普通百姓的旧式贵族。难道不正是这种感染我的魅力使得我对保尔·罗班采取不公正的态度吗？难道我没有可笑的贵族偏见吗？我以自己所爱的对象贬低不是生来俱有的东西，难道不是着了疯魔吗？多么荒唐的想法！一个人怎么会没有根呢？保尔和安纳的出身不同，仅此而已。”

弗朗索瓦以为孤独使他净化了，看事情不太偏激了，比较公正了。仅举保尔为例，他意识到必须向社会所做的让步，认为不能向社会提出过高的要求。弗朗索瓦想到向保尔讲述约瑟芬那段插曲时，因保尔不信而怨恨保尔，深感内疚。

弗朗索瓦和在外交部工作的保尔保持通信联系。说实在的，倒不是内疚促使他给保尔写信，他是想得到一张去意大利的护照。至于保尔，他觉得对不起弗朗索瓦，好像悔恨让他们友谊的联系松懈了。难道他没有责任吗？他对弗朗索瓦和奥热尔夫妇之间友情的判断是咄咄逼人的，令人难堪的，难道应当如此吗？他准备度假，主动提出来和德·塞里欧济一起度过一、两个星期。

二十五

保尔一到，弗朗索瓦就发现朋友已失去昔日无忧无虑的状态，其原因着实叫他吃了一惊。保尔自罗班松之夜就成了赫丝黛·魏纳的情人。他出于虚荣、怠惰，任凭艳遇发展，心里根本不把它当做回事儿，因为压根儿不爱她。赫丝黛猜出保尔有过一次破裂的爱情，但他不肯细说，不肯承认那场爱情使他不高兴，让他脸上“不光彩”，而跟赫丝黛·魏纳的私情却是非常体面的事。

赫丝黛·魏纳却把她和保尔的艳遇看得很认真，不动声色地让它发展。这对保尔是件要命的事情。况且，她出于爱情的嫉妒，感到保尔有一种两面为难的情绪，很快弄清了真相。她搞到了保尔情妇的名字，此女是个小资产者，为了爱保尔，跟丈夫断绝了关系。赫丝黛以为受到保尔的爱恋，哪知保尔跟她在一起感到厌烦。而她却认为厌烦来自另一处私情，自认为有办法使它中断。她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

保尔的情妇做梦也没想到保尔会欺骗她，突然把他恨之入骨，悲惨地同他一刀两断了。保尔被赫丝黛这一着儿弄得狼狈不堪，冲

着她说恨她，从没爱过她，再也不想见她了。

保尔一下子制造了两个女人的不幸，痛苦难熬，倍感孤独、失落，一心只想重新征服心爱的女人。他叙述时流露出对自己的厌恶，准备做点纯洁的事情。往往是这种精神崩溃促使最内向的人倾吐积愆，为此保尔急忙来找弗朗索瓦。

弗朗索瓦听了保尔的知心话很受感动，也向保尔畅叙衷肠，直言说出他爱上了德·奥热尔夫人。一场无望的爱情。对安娜的友谊使他不敢有非分之想。两个朋友谈得十分投机。很奇怪，这些串通一气的家伙，先前津津乐道假想的缺德事，如今却竞相标榜他们从前嗤笑过的情感：忠贞，自尊，尊重他人，以及只适合于没有情趣的人做的平庸的事情：义务。

然而，在这个所谓新的保尔身上，弗朗索瓦每向他接近一步，反倒更清楚地认出旧的保尔，真正的保尔。

保尔给弗朗索瓦带来去威尼斯的护照。当他得知塞里欧济将在威尼斯重新见到奥热尔夫妇，便缠着朋友，不让安宁，直到弗朗索瓦建议他一同前往。弗朗索瓦耍弄起心机来了：保尔在向他倾诉最秘密的恼恨之后，不得不把吐露的真情遮掩起来。威尼斯好像是奥热尔夫妇和弗朗索瓦的家产似的。

二十六

玛鸥继续给弗朗索瓦写信，却不提及意大利。

安纳和玛鸥心有灵犀一点通，好像不想去威尼斯了。但各自等着对方开口。他们心领神会，配合默契，一句话没说就改变了行程。难道只剩下空间的距离才分得开玛鸥和弗朗索瓦吗？玛鸥心想不如不去威尼斯，直接返回巴黎，与安纳单独生活一小段时间。至于安纳·德·奥热尔，他对奥地利欣喜若狂，只想回国前再去一趟德国。这两个国家，正因为处于财经困境，在他那轻浮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眼中，竟成了乐土。他乐不可支，有如小孩拿着一口袋钞票去买小东西。

他们到了德国后，德·奥热尔夫人才给弗朗索瓦写信说，由于种种原因不去意大利了。弗朗索瓦有思想准备，已经料想到了。他虽然懊丧，但对去意大利旅行的指望早已减弱了，甚至在拆信以前就不抱希望了。

玛鸥的短信写得那么不好意思，那么和善，一再对改变计划表示歉意，几乎消除了弗朗索瓦懊丧的情绪。他心想：“不管怎么

说，他们将提前返回巴黎。我寻求什么呢？在她身边，独自在她身边。现在大家拥向威尼斯，我偏回巴黎，一定比去威尼斯更叫人高兴。”

他天生能够随遇而安，即使发生意外情况，也会自找快活。

保尔独自去了意大利。他见到的第一个人竟是赫丝黛·魏纳，并立即同她言归于好。

奥热尔夫妇不像弗朗索瓦想象的那样快返回巴黎。弗朗索瓦要是早知道两个月见不到玛鸥，他会不忍离开巴黎的。但他始终充满着希望，耐心地呆到九月末。玛鸥终于从德国给他写信，说他们动身回国了。弗朗索瓦立即打点行李。

二十七

弗朗索瓦重新见到母亲的喜悦从来没有这样的真挚。德·塞里欧济夫人对儿子热烈的拥抱惊讶不已，松开双臂说道：

“你的脸色不好哇。”

这句话把他们之间刚消融的冰块又合拢了。弗朗索瓦十分难过，他想念玛鸥，心里思忖，她也会这样想念吗？

奥热尔夫妇已经回巴黎两天了。弗朗索瓦一路上只想着尽快重见玛鸥，此刻却害怕起来了。

“你已经想溜了，”母亲饭后对他说。

“奥热尔夫妇回巴黎了，”他的语气异乎寻常的严肃，仿佛急于去他们家，无论对他还是对母亲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

“看你心急火燎的，”母亲加添道，“爱得不浅啊！”

她话音未落，戛然而止，从儿子的目光中已经明白这句套语常谈，这句随便说说的话，无意之间言中了。

“事情终于发生了，”弗朗索瓦痛苦地思忖，“我那些信写得太放任了，什么也不该流露哇。”

因此，母子之间又冷淡起来。

事先不通知就前往德·奥热尔公馆有可能扑空，谁也见不着，但弗朗索瓦宁愿最后一刻知道玛鸥不在家，因为他已经忍受了两个月的远离。现在离玛鸥很近了，再也承受不住当天见不着她的想法。

德·奥热尔公馆在他看来好像挺凄凉的，似乎还没有从夏日的昏睡中苏醒过来。

玛鸥独自一人在家。听到报塞里欧济的名字，她站起来，向前迎去，好像上前搀扶被子弹打中的人。弗朗索瓦吻她的手，仿佛前一天才分手。他心想：“我本可以拥吻她。”言外之意是：“可惜安纳不在场。”确实，安纳不在场，他反倒拘束；安纳在场的话，他就会拥抱玛鸥了。

安纳参加打猎去了，第二天才能回家。玛鸥由于旅途疲劳，没有跟他同去。

弗朗索瓦几乎不瞧玛鸥，他仔细观察客厅，感到周围的东西使他不舒服。他原先多么神往这个时刻！他变了吗？他还热恋吗？他再也感觉不出这间客厅的温暖了。

“天公不作美。不下雨的话，咱们可以呆在花园里，”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是啊，真遗憾，”玛鸥微笑着说，笑得很勉强。

他们俩单独关在屋子里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彼此不知道说什么好。各人好像该扮演一个角色，但从未用心学过，无拘无束的举止不是临时学得会的呀。此刻，塞里欧济突然明白他的爱情是无

望的。

玛鸥和他面面相觑，局促不安，心照不宣地想着德·奥热尔伯爵。通常丈夫在场情人们感到拘束，而他们俩则正好相反。

天色已晚。他们朦胧迷离，竟没有注意到天黑。一个仆人进来送点心，德·奥热尔夫人这才清醒，发现天黑了。

她用责备的口气，命令仆人点灯，好像仆人应为天黑负责似的。

弗朗索瓦从一张矮桌子上的书堆抽出一本照相册。玛鸥说：“打开瞧瞧，很有趣的。”她语气谦逊，感到力不从心，提不起弗朗索瓦的兴致。

照相册里都是夏天拍的相片，还没有按秩序整理好。多半的脸是陌生的。弗朗索瓦见到维也纳女人的像，问道：“这个女子是谁？她好漂亮哪！”玛鸥心想：“这个女人魔力真大，连弗朗索瓦也觉得她漂亮？”

她妒火中烧，但认为这是肖像引起不愉快的回忆，因为无意识的自欺欺人的心态促使她摆出反感的依据：那个女人老围着安纳转悠。但她立即镇静下来，不该如此激动嘛。

照相册使弗朗索瓦解除了一些拘束，你瞧，安纳在所有的照片中占据首要地位。

二十八

弗朗索瓦恢复假期前那样与奥热尔夫妇往来。他和安纳重逢时比较自在，不像见到玛鸥时那么拘束。伯爵带回一些奥地利和德国的烟嘴和活动铅笔。“由于汇兑有利，我实际上只花了几个铜子儿买的。”以这种方式夸耀礼品着实叫弗朗索瓦吃惊。

弗朗索瓦再次表现出自欺欺人的平静。如果说他继续坐以待毙，任凭时间的摆布，那德·奥热尔夫人却很快下定了决心。

是的，她决心已定，但怎么干呢？她仍茫然不知所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判若两人呢？

词语富于极大的威力。德·奥热尔夫人原先以为可以随意解释对弗朗索瓦的偏爱，所以害怕对任其发展的情感命名。

时至今日，她同时承受着义务和爱情的重负，以纯而又纯的想象力判定被禁的情感是苦涩的。而她觉得自己对弗朗索瓦的情感则是甜蜜的，所以阴差阳错在所难免。如今这种情感经过无声无息地孵化、喂养、催长之后脱颖而出了。

玛鸥不得不承认自己爱上了弗朗索瓦。

她一旦承认这个可怕的字眼，一切豁然开朗了。近几个月来的暧昧消散了。但因明暗的反差太大，一时眼花目眩。她当然不想再堕入迷雾，很乐意立即行动，但苦于不知如何行动，不知向谁求教。走投无路之余，她时而凝望安纳，时而凝望弗朗索瓦。

就在这令人难堪的时候，安纳告诉弗朗索瓦他准备举办一次化妆舞会，并说已跟妻子商量过了。

“我觉得好像不是时候，”玛鸥结结巴巴地说。

“您太稳重了，”安纳接着说，“十月份确实不搞舞会，但要是我们举办了，别人也会跟着举办的。咱们捷足先登，鸣锣开道嘛。”

二十九

德·奥热尔夫人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她觉得与丈夫的差距太大，不指望他的帮忙了。按理她可求助于弗朗索瓦，但她太顾脸面，下不了决心。连她自己也搞不清的事情，怎么跟他说呢？能指望他干什么呢？

她的身心全部卷进这场残酷的格斗，无法自拔。她的脸色骤然变坏了。而弗朗索瓦，他做梦也想不到玛鸥苍白的脸色是他引起的。他的爱恋之情还不断在加深，心想：“她的气色很不好，什么原因呢？她爱安纳。大概安纳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爱她。”他的爱情和友谊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以致毅然运用其全部影响敦促安纳更好地爱玛鸥。他还感到，如果安纳使玛鸥不幸，他对安纳的友情也就完了。

一天晚上，德·奥热尔夫人比平时更不舒服，早早儿回房休息了。弗朗索瓦大惊失色，向德·奥热尔伯爵公开表示不安。

“玛鸥的身体看上去不太好哇。”

“嗨，可不吗？”安纳闻言，如释重负，立即说，“您也注意到了。我为她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可她硬说什么事也没有。真拿她没办法。好像只要我在她身边，她就恼火。另一方面，因为我焦急，我又不敢让她一个人呆着。”

弗朗索瓦觉得面前的人同他所估计的人有天渊之别，后悔曾怀疑过他爱妻不深。德·奥热尔伯爵继续说：

“玛鸥很年轻，她需要更多的活动。这个时节沉闷得不得了，也许等到休假季节过了以后会好一些。但她不跟我配合呀。为了让她散心，我想出举办舞会的主意。您亲眼瞧见她是如何反应的。我想带她去看医生，有人向我推荐一名大夫，专治莫名其妙的疾病，她却执意不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德·奥热尔重复道。弗朗索瓦则哀叹自己无能为力。

当天夜里，玛鸥否定了伯爵表示担心的问题。她说：

“没有事儿，我没有病，尽管放心。”

安纳急了，大声说道：

“不止我一个人觉察到您的变化，弗朗索瓦也注意到了。我们不谋而合。”

德·奥热尔夫人慌了手脚，她的行动太迟缓了，危险已迫在眉睫。她这才下定决心，第二天早上给德·塞里欧济夫人写信。

有时要说的事情太单一，反倒陈述不清楚。她想请求德·塞里欧济夫人帮她解围，但突然发现她从未表白过爱情，于是把写好的信撕了重新起草，尽量把措词写得既认真又含蓄。

德·塞里欧济夫人从未经历过这种提心吊胆的事，觉得德·奥热尔夫人的信未免含糊不清。诚实的女人，贞洁的女人很难理解这封信的内容。弗朗索瓦的母亲只有过爱丈夫的幸福，因此只相信结发夫妻的情分。只有妖魔才会让丈夫以外的人占据自己的心。但这封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女人因不甘迷途而承认了罪过。德·塞里欧济夫人终于明白生活并不那么简单。贞洁并非是唯一的情操。她反复读着来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口中念念有词：“我早就预料到了。”

送信的黑女人玛丽在前厅等候回音，德·塞里欧济夫人把她叫到身边，问道：“伯爵夫人傍晚是否在家，知道不？”答复是肯定的。德·塞里欧济夫人心想：“看来正等着我去呢，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严重。”所谓更严重，在她，意味着弗朗索瓦应受谴责。她去见德·奥热尔夫人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好像收到校长的来信，尽管无关紧要，仍立即前往，深信自己的儿子犯了不轨的行为。

德·奥热尔夫人发出信后感到轻松些了。她在信中倾吐了衷肠，似乎觉得事情不那么严重了。虽然谈不上她已平静下来，但她对自己的行为是称心受用的，不再像前些日子那样惶恐不安。也许这种轻松感主要来自爱情的吐露。总之，现已有人分担这沉重的秘密了。不是她的廉耻心得到了满足，而是她的爱情得到了满足。或许她还没有感到她的决定的震撼力，因为这不是一项真正的决定。

德·塞里欧济夫人在火车上重读来信。

夫人：

这封信如此急忙派人送上本身说明我要说的事情的紧迫性。然而这件事您是万万料想不到的，不久前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你若得知我面临的危险，或许会认为我求助于您是很冒失的。

我丈夫结识贵公子不久，我便发现自己在所有的朋友中对他特别偏爱。当时这并没有引起我严重的不安，即使有所察觉，也认为是自己过分谨慎的缘故。实际上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越轨了。尚皮尼之行进一步安慰了我的良心，我死死抓住那个念头，弗朗索瓦不只是朋友，还是表兄，我对他的感情完全是名正言顺的。

我一度丧失了理智，现在醒悟了，必须用恰当的字眼儿称呼我对贵公子的感情。母亲是最敏感的。所以我必须立即奉告，贵公子是清白的，他不曾打扰我的安宁，是我单相思，独自闯入感情的禁区，他完全蒙在鼓里。况且，倘若不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夫人，您是个明白人，我决不会有脸向您求救的。但只有您才能从他那里得到我得不到的东西，即如果他对我丈夫，对我们仍有友谊，请他不要再来见我们。因为我不能自拔了，在他面前我无法控制自己了。您一定找得到最合适的理由说服他，也许最好把一切向他讲明。我不害怕，我知道他不会把我的痛苦当作虚荣的炫耀。幸亏他心灵将受到的创伤同我所经历的相比是轻微的，是一种与挚友疏远的痛苦。我却办不到，我的心已经背叛了这种友谊。因此万万不要让弗朗索瓦来见我。

请不要认为我无权这么做，无权把他同我丈夫分开，请不要认为我不尽最基本的义务，没有首先向德·奥热尔先生坦白。连日来我多次试图向他披露真情，但他好像离真情太远了，充耳不闻，害得我鼓不起勇气。别以为我在责怪丈夫，相反，我想一人做事一人承当。如果说我丈夫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他对我太信任了。

唉！我无依无靠。宗教救不了我。丈夫不信教，我依恋丈夫，已无信仰。家母哪能想得到我会如此不像她呢？她若在世，会如何教我提防危险呢？我面临的危险在她难以想象的。我从未想到自己不能独立保全面子。我之所以埋怨自己，是因为我现在看清了我不配别人对我的信任。

夫人，恳求您劝劝弗朗索瓦！您和您的儿子是我唯一可指望的两个人……

德·塞里欧济夫人心想：“她向我隐瞒了真相。”一封这样的信定有难言之衷。她不让我为难哪！

三十

玛鸥在卧房接待德·塞里欧济夫人，她事先关照过除德·塞里欧济夫人外谁也不见。她们俩开始寒暄了一阵。

德·奥热尔夫人对这样的问题不知如何启齿。对面沉默，德·塞里欧济夫人心想：“问题一定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她确信自己有过错之后，战战兢兢地打开话题，好像是她自己犯了错误。

“我不敢替小儿向您道歉……”

“不，夫人，您太宽厚了！”玛鸥大声说，心怦怦直跳，激动地抓住母亲的双手。

这两个纯洁的女人有如滑冰新手在危险的场地竞相失足。

“不，不，”玛鸥说，“我向您肯定弗朗索瓦与这场悲剧无关。”

德·塞里欧济夫人确信她依然有顾忌，不好意思说出真情，于是扬言知道她对弗朗索瓦的感情。

“他对您说了什么吗？”德·奥热尔夫人问道。

“不用他说，我也知道。”德·塞里欧济夫人回答。

“知道什么？”

“他爱您。”

德·奥热尔夫人大惊失声，有如人类遇难时迸发的惊呼，德·塞里欧济夫人看呆了。玛鸥所有的勇气不正来自弗朗索瓦不爱她这一信念吗？一种狂喜闪电般掠过她的脸，继而呈现失落的痛苦。弗朗索瓦若在此刻出现，必定拥有她了。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她投入弗朗索瓦的怀抱，即使他母亲在场。

德·塞里欧济夫人看在眼里，一切都明明白白了。她竭力控制恐慌，使自己恢复镇定。玛鸥大声说道：

“我恳求您，别抢走我唯一的喜悦，只有这种喜悦才能支撑我承受义务。我不知道他爱我。好在我的命运已不属我的了。为此我更要求您别让弗朗索瓦同我见面。如果他爱我，随您怎么应付他，但别告诉他真情，否则我们完了。”

对她所爱的人的母亲谈论她的爱情，德·奥热尔夫人居然津津乐道。最初的激动平静下来之后，她坚定地说：

“他今晚要来吃晚饭。无论如何要阻止他来，要不然再见到他，我会昏倒的！”

德·塞里欧济夫人本来就想立即采取行动。此情此景更促使她要劝阻弗朗索瓦。7点钟或许在福巴赫家找得到弗朗索瓦。她对玛鸥说：

“他不会来了，我向您保证。”

塞里欧济倘若在场，最令他惊异的，莫过于他母亲的态度，他

一直以为母亲冷若冰霜。这场激情唤醒了她沉睡的母性。她眼含热泪，热烈拥抱玛鸥。她们俩感到彼此的面颊热乎乎的，湿漉漉的。德·塞里欧济夫人为某种戏剧性的东西陶醉了。眼前的玛鸥，在确信被爱之后所表现的镇静，令她震惊，心想：“她是个圣女。”

三十一

德·塞里欧济夫人急忙赶到福巴赫家，好像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奔跑者，见福巴赫母子和弗朗索瓦惊得发呆，这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行动未免轻率。她心想：“儿子的事用得着我插手吗？为什么疯婆子似的奔跑？”

她比谁都憎恨外露情感，憎恨不能控制自己。

“怎么啦，妈妈？”弗朗索瓦正在换衣服，见她闯进房间，禁不住问道。

面对儿子，德·塞里欧济夫人恢复冷漠的表情，由此进一步弄巧成拙。

“我得感谢你呀，你把我弄得好苦哇！”

人们怎么也认不出就是这个女人一小时以前还和玛鸥·德·奥热尔相对痛哭，此刻她从提包里取出玛鸥的信，冷若冰霜地递给弗朗索瓦。在她看来，任何暧昧的艳遇都是不体面的，她后悔接受扮演一个角色。因此，她认为向玛鸥许下的诺言已毫无价值了。

弗朗索瓦读着这封信，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手里捧着令

人难以置信的证据，幸福至极。不可怀疑这确是德·奥热尔夫人的手迹。

德·塞里欧济夫人一连串的责备，滔滔不绝。但幸福的顿悟使弗朗索瓦充耳不闻，母亲的训斥如同耳旁之风，一吹而过。

德·塞里欧济夫人责怪玛鸥没有停止感情的冲动，甚至怀疑她撒谎，埋怨起她来了。在这种不公正的情绪下，甚至怪怨玛鸥利用她向弗朗索瓦表露爱情。弗朗索瓦陶醉之余，也有这种想法。幸福掩盖了一切，他根本不明白德·奥热尔夫人写这封信出于什么目的。他得意忘形，几乎认为是爱情促使玛鸥想出这个聪明的办法。

弗朗索瓦把反复读过的信非常自然地夹入钞票夹。

“你见到她了？”弗朗索瓦问，“你们说了些什么？”

“我应当承认我没有这个女子那么宽宏的胸怀，”德·塞里欧济夫人答道，“听她的口气，你是无辜的，她一人承担过错。但我认为你至少同她一样有罪过。你该明白你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你们不应该再见面了。由你找个合适的借口，告诉德·奥热尔先生，我可没有搞这类名堂的习惯。”

“咳！为什么非要跟唯一的朋友搞到闹翻的地步哇！”德·塞里欧济夫人接着又叹道，母亲们有时不可思议地冤枉人。她看到儿子继续在打扮，怯生生地问道：

“你还打算去奥热尔夫妇家吃晚饭吗？”

“我不去赴约，安纳·德·奥热尔会不理解的。我要去。”

德·塞里欧济夫人沉默不语，在儿子面前低头了。她一向把儿子看做孩子，现在面对的却是个男子汉了。

返回尚皮尼已经太晚了，她留在福巴赫家吃晚饭。跟福巴赫母

子在一起，可以随便一点，但德·塞里欧济夫人也太心不在焉了，连双目失明的和低智能的都察觉出来了。在德·奥热尔夫人面前，在自己儿子面前，她都未能从容不迫地行事，尤其不能原谅自己居然被玛鸥的不幸激起一股青春的火焰，尽管很快熄灭了。总而言之，德·塞里欧济夫人狠狠地责备自己不该接受这样的角色，更不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三十二

妻子大概还在换装打扮，安纳已经准备就绪，先出来接待一个相当奇特的客人，此公正是大家都以为去世了的纳鲁莫夫亲王。轻信流血事件的报界早已宣布这个尼古拉沙皇的亲信惨遭杀害了。

纳鲁莫夫亲王好像第一次来到巴黎，谁都不认识了。他来安纳家，因为一星期前在维也纳有人向他谈起奥热尔夫妇的维也纳之行。接待纳鲁莫夫亲王的奥地利朋友们几乎同他一样的穷困潦倒。他头戴的帽子和身穿的打猎服装还是奥地利朋友们送的呢。他以这身穿着来到安纳跟前，并不怕别人笑话。

德·奥热尔伯爵见他这身打扮惊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他只善于表达虚情假意。真正的惊愕过后，这才大惊小怪地嚷嚷起来。听着纳鲁莫夫叙述不幸，他主动提出留亲王住在他家。德·奥热尔伯爵的善良和轻率结合得天衣无缝，叫你无法分辨。不过有件事让他担心：亲王会不会干扰旨在最后商定舞会的晚宴？诚然，很难想象有比直接来自神秘国家的亲王更富于“吸引力”了。但出于节俭的考虑，安纳·德·奥热尔对纳鲁莫夫突然降临实在有苦说

不出。因此他决定不让纳鲁莫夫太突出，吃饭时只让他谈论政治。他差一点没让亲王待在后间陪伴单独吃饭的姐姐。

德·奥热尔伯爵夫人露面了，她十分虚弱，生怕坚持不住。亲王和她立即感到彼此合得来。当晚玛鸥迷茫的神情使亲王倍感亲切，至少没有巴黎高级化妆品那样使他惶恐不安。至于德·奥热尔夫人，她之所以同情为怀，因为她自己很不舒服。

安纳吩咐增加一副餐具。玛鸥心想这个吩咐是多余的，她指望弗朗索瓦打电话来为不能赴约表示歉意。

第一批客人已经到达。安纳·德·奥热尔认为时机已到，便站在入口处向每个人介绍这位外宾。他讲述纳鲁莫夫亲王的事迹，添枝加叶，吹得神乎其神，连当事人都不得不出来加以阻止。

“不完全如此。这身打扮才三天，不是直接从莫斯科来的。”

保尔·罗班第一个到达。安纳只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纳鲁莫夫，就让他自己进去，有如古堡的守门人，仅仅指点一下，不单独引进，因为要等其他的客人。他毫不客气地让保尔自己去对付那个神秘人物，幸而不久米尔扎和他的侄女来帮他解难了。他们都是经过大起大落的，似乎一见如故。

纳鲁莫夫对安纳·德·奥热尔引见的开场白不太满意，有意转换话题。他对米尔扎说，战争之初去波斯拜见国王时未能见到他深感遗憾。米尔扎对自己那时不在波斯深表歉意。

保尔·罗班惊异他们礼尚往来的客气话，竟然相让不下，纳鲁莫夫说什么也不肯占先。他硬要感谢米尔扎让他经过波斯的一块宝地。米尔扎十分惊讶，纳鲁莫夫所说的宝地其实是波斯的一个省，很难阻止别人进去。纳鲁莫夫已经忘记他当时听说米尔扎未到省界

恭候还大发雷霆呢。

纳鲁莫夫遭到不幸的前后判若两人，他变得和善了，不再傲慢了。

弗朗索瓦通常总是第一批到达。现在只缺他和德·奥斯特利茨王妃了。德·奥热尔夫人确信他不会来了。她焦虑不安，一分钟以前还认为他会来的。她对弗朗索瓦顺从她的命令感到合乎情理，而内心则为他未违反她的命令而痛苦。

弗朗索瓦把她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在路上耽搁了。正当他按奥热尔公馆的门铃时，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刚下马车。她见弗朗索瓦在等候，嚷道：“您叫我放心，我还以为迟到了呢。”

玛鸥只在弗朗索瓦离他两步时才发现他。她往后退了一步，但立即悠然地判断德·塞里欧济夫人还未见到他。

她马上发动女人们特有的机能：她们堕入情网，却很不情愿，因为与她们恪守的妇道背道而驰。难道她不是想尽办法让弗朗索瓦取消约会吗？现在既然他来了，也不必责备自己，所以她希望充分享受这个延期，这个唯一的晚会。

晚宴一开始，纳鲁莫夫就竭力做出快活的样子，但他的在场使人们失去了活力。任何微笑都消除不了别人脸上的痛苦，印在皱纹上的痛苦，融在目光里的痛苦。一个痛苦的男人不一定衰老，但变化比较大。

纳鲁莫夫在衣冠楚楚的人们中间深感孤单，他以为这是他的穿着和众人的夜礼服太不一样所引起的。若在从前，他定会觉得自己

与客人的穿着反差太大必使客人拘谨，而今他已失去了这份儿高贵的自信。灯光的明亮，嗓音的明亮，都叫他心绪不宁。他听不清身旁女士们的话语，总让她们重复一遍。

五花八门的话题把他吓坏了。他跟不上别人的思路，觉得人家东拉西扯，说得又快又乱，无所适从，有如笨手笨脚的人参加传环游戏^①。

德·奥热尔夫人理解纳鲁莫夫为何心慌意乱，她自己也感到如坐针毡。于是他们俩避开众人交谈起来。纳鲁莫夫给她讲俄国。德·奥热尔夫人支持不住了。其实俄国不是她心慌意乱的理由，但给她提供了可以直言不讳的借口。纳鲁莫夫见此情景，心想：“这是个好心肠的女人。”

玛鸥原以为见到弗朗索瓦会快活，不料心里反而难过。她竭力不看弗朗索瓦，就像逃避无益的折磨，但总不能控制自己把目光不时转向他，以便监视他。

弗朗索瓦坐在波斯姑娘身旁。他内心的喜悦使他和蔼可亲。把俄国亲王安排在德·奥热尔夫人旁边，把弗朗索瓦安排在小寡妇旁边，与其说出于偶然，不如说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内心痛苦的玛鸥觉得跟一个没出息的人坐在一起很得体，而满心欢喜的弗朗索瓦则觉得没有比跟年轻爱笑的公主为伴更合适了，尽管这位公主已经流过许多眼泪。他们的笑声刺痛德·奥热尔夫人的心，她瞧着弗朗索瓦，暗自思忖：“这女孩子可爱极了。”

尽管以为弗朗索瓦还蒙在鼓里，玛鸥仍怨他嘻嘻哈哈：倘若他

^① 参加者围坐一圈，相互传递一个环，由站在圈内的人猜在何人手里。

爱她，难道他的心还没有预感到这一时刻的严重性吗？她甚至怀疑德·塞里欧济夫人对她讲的话了。但很快许许多多她从前不肯正视的细节，如今在思想上再也不可视而不见了，确切地向她证明她的爱情不是单向的。然而，安纳的榜样引她犯了错误，给爱情蒙上一层温文尔雅的轻纱，她责怪弗朗索瓦缺乏预感，其实是她自己缺乏预感。弗朗索瓦的喜悦恰恰来自玛鸥心迹的披露。

德·奥热尔夫人居然嫉妒起来。当一个女人决意不顾面子献身爱情的时候，难道嫉妒不是正当的情感吗？

“您大概对那些布尔什维克恨之人骨吧！”赫丝黛·魏纳突然向纳鲁莫夫发问。

安纳·德·奥热尔对她荒谬的打岔非常恼火。他好不容易巧妙地引导大家不谈俄国，为此特别感谢他的妻子。他的如意算盘寄托在妻子的身上。妻子不负重托，成功地避开大家，与纳鲁莫夫进行个别交谈，使他绕过了困难。他赞赏妻子，对她敬重有加，总算使谈话避免了阴郁的气氛，结果这个美国女人一句话使他前功尽弃。

纳鲁莫夫亲王犹豫了一下，为难情绪使他把话说得平淡无奇：

“能让人对地震承担责任吗？该发生的事情是躲不过的。我认为法国有心以自己的那场革命来评价俄国革命。但我们国家的幅员那么辽阔，事情发生的方式必然是不同的。除此之外，在我看来，用革命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在我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恰当的。这是一场大灾难，你们怎么形容也不过分，但我决不非难那些把我弄得家破人亡的穷人。”

他最后忧郁地加添道：

“你们对俄国发生的事情了解得不大确切。譬如有消息说人家

把我杀害了，实际上他们没有动我一根毫毛。不过，他们虽给我留下性命，却剥夺了我生活的依据，这倒不假。”

他感到很难改变主张，此刻亲王似乎明白，如果他的生活不符合公论，那他是虚度年华，否则谈不上光明正大。

“纳鲁莫夫言之成理，”德·奥斯特利茨王妃对着保尔·罗班说，“为什么总怪怨人民，把什么罪过都加在人民头上呢？想必那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一样，既有坏心肠的人，也有好心肠的人，也许好心肠的人比任何地方还多哩。”

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如同人们所说，是“吃了苦头”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吃了苦头才明白的。她接着说：

“我参加一项慈善事业，有机会接触人民。嗨，我敢肯定，如果我们发生革命，绝不会是人民首先发动。”

保尔听得入了迷，好似谛听神谕。在他眼里，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自从奥尔良门受到热烈欢呼，一直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不知所措，他的偏见受到极大的冲击：一位奥斯特利茨公主居然赞美人民！一位沙皇的近亲居然拒绝咒骂布尔什维克！

保尔对勇敢的人一向侧目而视。在他看来，勇敢等于冒失，而敢于冒失的人必定自信。这个俄国人想来是不计小人仇的人物。

德·奥热尔伯爵没有任何意见，为他的晚宴增光添彩又何乐而不为呢？刚才赫丝黛·魏纳那句打岔的话叫他毛骨悚然，此刻他又眉飞色舞起来，心想：“这个俄国难民不像别的难民那样令人生厌。”

大家和安纳的想法完全一致。

大家没有意识到纳鲁莫夫已经有板有眼地道出了悲剧，德·奥热尔夫人对大家漠然的态度感到气愤。另外她痛苦地看到纳鲁莫夫对弗朗索瓦毫无吸引力，弗朗索瓦只顾陪着小姑娘，根本不注意其他人的谈话。除了德·奥热尔夫人，只有米尔扎看出纳鲁莫夫不光有灵活的头脑，还有其他素质，向他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

“您真叫人吃惊，纳鲁莫夫，”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说，“您没有变，我甚至觉得您更年轻了。”

“我没有变，”亲王说，“但我失去了一切。”他用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失去了一切。我还剩下什么呢？”最后笑着大声说：“我只剩下斯拉夫人的魅力。”

“有魅力的斯拉夫人来到巴黎，可以忘记一切呀。”安纳用哥儿们吆喝的声调说，“让我们祝贺他吧，别用布尔什维克的噩梦缠磨他啦！”

这句令人心碎的话非常适时，晚宴不知不觉地在纳鲁莫夫的引导下结束了。大家起身离开餐桌。

安纳斩钉截铁地宣布改戏，商讨别的事情。

当话题转到化装舞会时，大家才一本正经起来，好似参加会议。

弗朗索瓦觉得德·奥热尔伯爵给他为筹备舞会分配的角色太重要了。而安纳则认为只有处处突出弗朗索瓦才能显示其亲密的友情，所以任何细节都征求他的意见。保尔见周围的人都不理睬他，心中着实恼火，哪能猜得到弗朗索瓦巴不得把光彩的角色让给他呢。

大家一致认为一次化装舞会若没有硬性的规定必然变成不伦不类的狂欢会。应当有个总体的主题。但涉及主题，立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空气中顿时出现火药味。每个人都在想，若不听我的意见，叫我来干什么，不如不参加呢。

安纳·德·奥热尔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却竭力左右逢源，八面安抚。他对玛鸥感到失望，心想：“她也不帮我一下。”确实，德·奥热尔夫人不参与争论，继续单独跟纳鲁莫夫交谈。

亲王尽管很想参加集体讨论，但感到有点恍恍惚惚。他反复回忆，竭力回顾欢快的场景，但晚近的记忆又把他吞没了，脑子里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奋力克服神经紧张，顶住疲劳，毅然决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在讨论中表现出色，把德·奥热尔伯爵完全蒙住了。玛鸥伤心地看着弗朗索瓦插手毫无意义的琐事。她板起了面孔。弗朗索瓦察觉了：怎么！这个假正经的就是爱他的那个女人吗？就是她向德·塞里欧济夫人求救的吗？他把手伸进衣兜，摸摸那封信，恨不得拿出来再念一遍，生怕信上的字被抹掉或被改掉。

赫丝黛·魏纳在摊在双膝的本上勾画一些无定型的衣样。奥棠丝·德·奥斯特利茨则在自己身上即兴创作。她乱操客厅里的东西，把一个灯罩戴在头上，试戴面具，披挂服饰，从而激起了安纳内心的激情，提醒他世代相传的风魔：假面舞会。于是德·奥热尔伯爵请弗朗索瓦跟他上楼帮着挑选织品，因为他对构思和布局一窍不通，很像他那些文化素质不高的祖先，会打胜仗，但看不懂地图。安纳打开抽屉时，突然问弗朗索瓦：

“不知道玛鸥怎么啦，今晚更不像话了。”

弗朗索瓦顾左右而言他，第一次抵制安纳君临的优越感，不买账了。他觉得安纳孩子气十足，冷眼瞧着安纳往自己肩上扔各式披巾、头巾。

他们下楼回到客厅，把各种刺绣织物扔在地毯上，客人们你抢我夺，争先恐后地比试，以求达到他们所希望的化装效果。弗朗索瓦不以为然，他不想化装，要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德·奥热尔夫人不顾大家的恳求，躲在一旁陪伴纳鲁莫夫。亲王早在已故奥热尔伯爵时代就来过这个客厅。他念念有词：“战争把大家搞疯了。”

在这临时安排的狂欢中，安纳·德·奥热尔昏头昏脑，脸上泛红，兴奋得像玩游戏的孩子。他进进出出，以变化不大的化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赢得一些掌声。赫丝黛·魏纳摆开姿势，披挂服饰，夸耀自己在扮演什么著名的塑像。谁见了都不笑，因为没有意思，但她却以为别人很欣赏。

许多丈夫虽然施展巧妙的手腕，却不如安纳·德·奥热尔那样成功地使妻子避免危险，尽管他经常做不合适的事。这种不适时宜的表现此刻达到了高潮。安纳一时避开大家，突然戴着纳鲁莫夫的蒂罗尔^①毡帽跳着俄罗斯舞步出现在众人眼前。混杂的穿着，民间的舞步，绿色的鸡翎儿毡帽，引起哄堂大笑。只有亲王好像不大欣赏他的表演，他说：

“对不起，这顶帽子是我的，是奥地利朋友们送给我的，他们

^① 奥地利西部地名。

没有别的帽子可送哪。”

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气凝结了众人的欢笑。在混乱中，大家几乎把纳鲁莫夫忘了。此刻他起着法官的角色，提醒大家适可而止，对不幸的事应有顾忌。于是，大家集体起哄，互相埋怨，怪别人不该这般胡闹，更怪怨有节制的人没有出来阻拦。

德·奥热尔夫人瞠目结舌，丈夫不仅对纳鲁莫夫的谈话心不在焉，而且像淘气的孩子，竟忘了最起码的体谅。事情正好发生在她需要丈夫树立高大形象的时候，他反倒变得渺小了。安纳在塞里欧济面前显得渺小，令人难堪，无法叫她忍受。倘若弗朗索瓦责备她把爱情献给一个如此孩子气的男人，她能作何回答呢？唯一能使弗朗索瓦承认罪过的人偏偏扮演了小丑的角色，多么令人难受哇！

德·奥热尔夫人想的有道理。自上楼取布料，安纳在弗朗索瓦面前的表现就像他的仇人们所描绘的一模一样。但弗朗索瓦并不痛快，他心里明白安纳轻浮的外表掩盖着高尚和风雅。他若不再喜欢安纳，只要幸灾乐祸就行了，只要瞧一瞧德·奥热尔伯爵夫人眼睛里对丈夫的行为的反应就行了。

悲剧有时围绕微不足道的事情愈演愈烈。安纳偏要戴那顶帽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嘛！伯爵夫人和弗朗索瓦不约而同地发现彼此的想法完全一致。然而，她采取了一个明知不高明而颇有勇气的行为，一个无奈的行为，因为即使预见性很强，也始料不及一顶蒂罗尔毡帽会是悲剧的发端。

她心中盘算，只剩下一个挽救的办法了。尽管她厌恶这个办法，但它会有效的。那就是参与安纳的行动，并成为他的帮手。简而言之，给弗朗索瓦一个无言的回答，表明她并不觉得丈夫扮演的

角色可恶。

纳鲁莫夫生硬的话刚说完，玛鸥便站起身，走向安纳，犹如赴汤蹈火。

“不，安纳，应当这样，”她边说边帮他把帽子弄得凹凹凸凸。

尴尬的局面越发不可收拾。本来安纳·德·奥热尔至少可以推托一时糊涂，过于兴奋。德·奥热尔伯爵夫人的行为使人感到她有意作难，而且发生在纳鲁莫夫说话之后，更令人难以容忍。

她计算很准确。

“他把她害苦了！”弗朗索瓦心想。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削弱塞里欧济的爱情，玛鸥早就充分获得牺牲的成果了。但她的行为只能引起弗朗索瓦更大的悲伤，从而激发更强烈的爱情。

在场的人中间数纳鲁莫夫最为惊愕。他压着发火的冲动，转而一想：“不，这决非出自她的本意。”他太欣赏伯爵夫人了，具有古风的自尊不允许他承认自己看错了人。

唯其如此，不了解伯爵夫人的人反倒看得准确。苦难磨砺了纳鲁莫夫，加上他是个俄国人，因而具备双倍的明智去深刻理解古怪的心态。唯他独醒。他快猜中了。他猜想德·奥热尔夫人定有难言之隐：“她太敏锐了，不会不为丈夫感到羞愧，她是舍命陪君子呀。”

然而，纳鲁莫夫把伯爵夫人的举动看做夫妻笃爱之故，却是阴差阳错了。

不管怎么说，她的举动非但没有激怒纳鲁莫夫，反倒促使他平静下来。刚才安纳戴着他的帽子出现时，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笑，现在他却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他喊道：

“好极了！”

他一百八十度转弯的态度叫众人不胜惊讶。

安纳刚才怀疑自己的举动有失分寸，现在坦然多了。亲王的叫好没有丝毫的讽刺意味，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玛鸥坐下，心想：“不能有更好的下台阶了。”至于弗朗索瓦怎么看她的举动，她已经没有力气去想了。

大家伙儿悄悄地把布料、服饰扔在不显眼的地方。

“唉，有关舞会的事毫无进展，”安纳说，“这得怪我。”

“你们准备走啦？”玛鸥对米尔扎及其侄女儿说，她巴不得大家快走，恨不得高喊：“你们滚蛋吧！”她感到力气快耗尽了。“但愿在最后的客人走以前我别昏倒！”最后走的客人难道是弗朗索瓦吗？玛鸥害怕在他面前昏倒。

纳鲁莫夫是他们的贵客，她不能在招待之后立即失陪，但她确实觉得体力不支。

“但愿弗朗索瓦快离开，”德·奥热尔夫人不住地想着，“但愿他今晚什么也不知道，但愿他再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

突然在眩晕中，她想起向德·塞里欧济夫人求援的傻事。倘若他母亲不向他讲实情，她会说什么呢？除他们的爱情之外，没有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把他们分开，甚至连爱情这条理由说不定她也怀疑呢。

“如果德·塞里欧济夫人胡诌，弗朗索瓦一定会觉察的，会追

根究底的，会跑来弄个水落石出的。”

德·奥热尔夫人胡思乱想起来，她几乎在赫丝黛·魏纳面前站不稳了。

这时在隔壁小客厅里伯爵慢条斯理地送别米尔扎，玛鸥听见波斯姑娘的笑声。赫丝黛·魏纳拦腰扶她，还是没有扶住，她昏倒了。大家把她放平躺下。

塞里欧济的反应是，不管对安纳有什么想法，他毕竟更有权介入。于是跑去找德·奥热尔伯爵。

“玛鸥感觉不舒服。”

“嗨，咱们快去！”安纳·德·奥热尔说。

他回到客厅，众人尾随在后。但德·奥热尔夫人已经恢复过来，她冒着再次昏倒的危险，硬撑着站起来。

“弗朗索瓦把我们吓了一跳，”安纳大声说道，“他说见您昏倒了。”

大家心里明白，这个插曲使一次沉闷的晚会达到了高潮。赫丝黛·魏纳自从听到对弗朗索瓦和玛鸥的风言风语，便讨厌起玛鸥来了。

“此人见异思迁，对狂热迷恋他的玛鸥腻歪了，正在追米尔扎的侄女儿哩。”她低声向保尔·罗班说道。她的坏话说得太离谱儿了。保尔·罗班对弗朗索瓦的成功佩服得五体投地。

“弗朗索瓦想跟我们多待一会儿，”安纳·德·奥热尔天真地对妻子说，最后离开的几个人对他的好意无不惊讶。

“不，不，”德·奥热尔夫人高声说道，“让我一个人待着。”

她怕这喊声使人感到意外，便向弗朗索瓦伸出手去加添道：

“您太客气了，弗朗索瓦，我肯定无事，只是困得慌。”

“那么明天早晨我再打听您的消息，” 弗朗索瓦回答说。

玛鸥眼巴巴望着他由安纳陪同消失在隔壁的屋子里。

保尔·罗班在寒冷的街角等候弗朗索瓦。然而一路上弗朗索瓦只谈论舞会，保尔后悔没搭赫丝黛·魏纳的马车回家。

三十三

大门重新关上的声音引起玛鸥一阵痛苦，可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可她仍确信少不了安纳。她心想，帽子事件发生后，弗朗索瓦必定会再来的。由于她感到重见弗朗索瓦会有极大的弊害，所以必须由安纳出面接待……

“今晚我有话要对您说，”她对关门回来的安纳说。

“我安置好纳鲁莫夫后就上楼去您的房间。”

德·奥热尔夫人脱衣服的时候，突然觉得思想中断了，只剩下茫无头绪的图景。她仿佛随着弗朗索瓦·德·塞里欧济上了街，跟他一起叫了一辆车，在圣路易岛上的一间候见室拉着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弗朗索瓦好多次对她讲起福巴赫太太，说她简直是个圣女。玛鸥借助这些回忆竭力想到自己的义务，但那些图景总占据上风，她看到的不是义务，而是残废的福巴赫母子俩。

德·奥热尔伯爵好像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有话要对丈夫讲。他

没有猜测要谈的内容，慢腾腾地在楼下转悠。

他上楼到纳鲁莫夫的房间转了一圈，问道：

“您不需要什么了吗？不缺少什么了吗？”

他下楼来到客厅，把落在地上的衣服捡到扶手椅上，把纳鲁莫夫的帽子放回前厅，然后把布料、服饰拿到楼上一块块叠整齐。他希望转到玛鸥房间为时已晚，她已睡着了。

命运真爱嘲弄人哪。德·奥热尔夫人从未像此刻这般急切地等候安纳。这种焦急只有面临幸福才会领略，可现在她却在受罪。这悲剧性的坦白时刻，她等不及了，恨不得主动去找安纳。也许她已经完全失去自信，需要别人逼一下吧。但是在她急切的心情中难道没有一点本能的需要，惩罚一下不光彩的帽子事件所反映的无意识表现吗？

安纳·德·奥热尔进来，在妻子的床旁边坐下。

首先，他想以诙谐的形式好好教训她一番。

“嘿！发生什么事了？在众人面前昏倒，这太糟糕了，难道您克制不住自己了吗？”

“我精疲力竭了，独自一人顶不下去了。”

那次无伤大雅的坦白，即弗朗索瓦把手臂塞在她手臂下的那天，我们还记得玛鸥无意间说了谎话吧，几乎是说漏嘴的谎话。现在，是通过类似的现象一下子倾筐倒篋呢？还是以责备的语气挤牙膏式的，半死不活的招供呢？

不管怎么说，可以由此推断，一股无名的怒火促使德·奥热尔

夫人变得咄咄逼人。安纳差不多就是这么理解的。面对玛鸥沉着的样子，他想，怒火中烧的人往往表面平静。咳！平静之下藏着很深的怒火。玛鸥爱弗朗索瓦，这个想法已根深蒂固，她很难想象天机泄漏之后会产生什么结果。反正借此机会说个明白。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这种冷淡生硬的态度，叫德·奥热尔伯爵费解。玛鸥发觉了，顿时六神无主。对付一个不肯轻信的人总是不顺手的。面对丈夫的不理解，伯爵夫人本来就决心独自认罪，此刻发作了。由于她的坦白充满了抱怨，安纳断定坦白是假的，抱怨是站不住脚的，用来唬丈夫而已。

安纳·德·奥热尔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他信任玛鸥呢？还是他的感情被太强烈的痛苦凝固住了？总而言之，他什么感觉也没有，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好像根本不爱玛鸥。

她痛苦万状，恳求道：

“别板着这副怀疑的面孔。噢，希望您觉察到您是多么的残忍，逼迫我让您承认使我万分失望的事情。”

她疲乏不堪，但仍声嘶力竭地用琐事当炮弹，进行猛烈的攻击。由于心迹被披露而灰心失望，她试图更直接地伤害伯爵的自尊心，说他对纳鲁莫夫的态度是可耻的，并向他说出她的配合是假的。

安纳·德·奥热尔之所以沉默不语，甚至必要时准备承认对细腻的情感不大敏感，因为他自认为在社交方面的本事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说，玛鸥打中了要害。但正出于这种自负，他决定不意气用事，既坚决又有分寸，不管玛鸥说什么，决不像她那样发火。他说：

“瞧您说的！您病了，神经过敏，脾气恶劣。您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我了解纳鲁莫夫，他若真的生气，不会不向我发作的。刚才我和他分手时非常友好嘛。”

他接着说：

“您还是个孩子，明白吗，您的种种想法恰恰证明您还不成熟。”

他最后几乎用傲慢的态度嚷道：

“对不起，玛鸥，您居然来教训我如何处理我最拿手的事情，实在可笑。关于纳鲁莫夫，您对我的非难倒教我明白您的忧虑是那么无聊，那么愚蠢……您发烧了，明天醒来您会对这场闹剧后悔的。”

他站了起来。

玛鸥坐起来，半个身子冲出床外，拽住安纳的袖子，其有力的程度她自己也料想不到。

“怎么，您走啦？您要走？”

安纳·德·奥热尔决意不发火，叹了口气，重新坐下。玛鸥心想，也许在这副面孔之下还有另一个安纳在呻吟。她把在反抗的心情下做出的回答以低声下气的口气说了出来。

“好吧。我的忧虑不管怎么无聊，反正我已写信告诉德·塞里欧济夫人了。她来过了。她什么都知道了。不过她不认为这是孩子气。”

“您居然干这等事！”安纳结结巴巴地说。

这句话包含的愤慨、怒火是显而易见的，德·奥热尔夫人终于害怕了。她准备替自己辩护。

不难看出，德·奥热尔伯爵的特点是善于觉察公共场合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此时此地，由于玛鸥承认给德·塞里欧济夫人写了信，他是否终于明白玛鸥没有说谎？她确实爱上了弗朗索瓦？虽然安纳对这场争吵无动于衷，但此刻他意识到也许事情不好办了。他所担心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玛鸥将迫使他采取行动。他预感到也许他不会总像现在这样把她的坦白看成失于检点。有些男人在事发时，先是听之任之，然后才想方设法阻止丑闻。与之相反，伯爵立即作出职业性的反应来办理最紧急的事情，就是说尽快利用这次打击，这次惊愕，采取措施，以防不测。眼下他想一个人承受苦恼。

他终于明白了！玛鸥看出她的话命中了，于是闭上眼睛等候、期待风暴的来临。然而，安纳已经后悔那句话说得过重了，有失风度。胆战心惊的玛鸥不料听到他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道：

“荒唐！……我们得找个办法加以弥补。”

这两口子有着天渊之别。玛鸥根本无法理解安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怎么一下子变得这般温柔。她慢慢躺在枕头上，仿佛刚梦见自己从高处坠落。往往这种坠落把人从梦中惊醒。她如梦初醒地又坐起来，凝望着丈夫，但伯爵没有发现眼前已是另一个女人了。

玛鸥好似坐在另一个星球上眺望安纳，而留在原来星球上的伯爵则丝毫未觉察所发生的变化。他没有理睬面前这位狂热的女人，只把她当作一尊雕像。他说：

“得了！玛鸥，咱们冷静下来吧。咱们不是住在蛮荒孤岛上。大错已经铸成，设法弥补吧。弗朗索瓦要来参加舞会，或许最好也把德·塞里欧济夫人请来。”

安纳吻了一下玛鸥的头发，告别时说：

“弗朗索瓦必须和我们一起入场。您为他挑选一套服装吧。”

站在房门框里的安纳显得英俊潇洒，难为他承担了高级交际场上的责任。他在退出房间时无意识地做了一个庄严的头部动作，嘴里却学着施催眠术者的腔调：

“现在，玛鸥，睡吧！我要求您睡。”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魔鬼附身

作者= (法) 拉迪盖著

页数= 2 5 3

S S 号= 1 2 8 3 3 8 5 8

出版日期= 2 0 1 1 . 0 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